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202501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45741 v1



自謀而拙于借俗耳

工固知之矣嘗

謂江某盡忠言事摘發大姦有功時邊臣掩
朝議遣掖垣一人往勘

上曰非御史江某不可于乞歸則

遣使諭留于

起廢則敢推旋補于持平則

廢斷特乎即至衆口含沙而竟不變其

簡用之心惟是揚州之役慈母不能不投杼于三至也



播事蕩平論功行賞矢口何人說紀生耶

有詔蒙自外至凡以播事降黜者俱准優恤以昭浩蕩之恩而翁不及見矣悲夫方翁林居十餘年廬不蔽風雨田不供饘粥郡邑大夫不得一望顏色日惟寄傲陽阿之間漱流枕石泊如也翁之襟期固已遠矣憶昔長安舒比部閨門疫死親故交知無不望而却走翁顧往繼其孤歸而撫之人誠翁強年方舉子獨奈何為駭俗之行翁謂死生有命伯彊胡能為則翁業已達死生通微性命况區區寵辱成虧且

等之夢幻泡影曾何足以攬其寧哉要以瑞金鍾靈萬生正直予以弼

聖明而勵頤風砥中流而冠旣倒固如此不肖方待

詔臺中典型具在後事可師因與弟爾松哀翁著作并遠近之所以頌述吾翁者僅得十之三爰付剞劂命曰瑞陽阿集聊以寄仰止之思且俟吾弟之繼述云萬曆辛亥春王正月

進士文林郎知蘄水縣事考選雲南道御史從子世東頓首拜書



瑞陽阿集目錄

甲卷

論定錄

乙卷

臺中疏草

丙卷

廷中疏草

丁卷

黔中疏草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戊卷

鎮沅紀畧

己卷

鎮沅懷德錄

庚卷

撫黔紀畧

辛卷

撫黔紀別錄

壬卷

癸卷

家居小試

山居小適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論定錄目

黔記宦賢列傳 又載太史焦公志微錄

欽志節概列傳

墓誌銘

墓碑

直隸巡按駱

疏

禮科給事中余

疏

雲南道監察御史王

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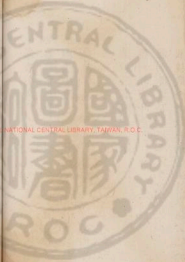
直隸徽州府歙縣兩學生員舉謚公結

銓部鄒公著

中丞張公著

司馬沈公著

司馬郭公著



歙縣夏 勸語

徽州府劉 勸語

蕪安道王 勸語

貴州貴陽府宣慰司新貴縣兩學生員舉名宦

呈

直隸徽州府歙縣兩學生員舉鄉賢呈

歙縣儒學徐 勸語

歙縣夏 勸語

徽州府劉 勸語

蕪安道張 勸語

督學察院徐 批語

養正堂記

銓部鄒公著



點記宦賢列傳

僉都御史江東之又載太史焦公憲徵錄

江東之字長信歙縣人萬曆丁丑進士為御史撻發
內瑞馮保姦狀侃侃有聲二十四年罷撫市賑田右
文田澤幽田恤隱局種種善政為士民永利又於南
門河築磯以匯水名曰鰲磯而賦之

鄒銓部元標著江公傳新安海內名區也故稱財窟
今稱才藪名碩項背相望以予所親記若吾友江念
所中丞者大節泠泠置諸古司直中不知雄雌乃以



用兵誑死予聞世之人不亮其初終根流俗之毀譽也作江中丞傳中丞名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歆慕人也宋有汝剛公者由三衛來倅歛遂寓歆長子孫其苗裔汝楫為邑諸生封侍御者即公父有奇徵而生中丞登萬曆丁丑進士為人魁梧個儻初任行人輜軒所至咨諏詢訪不遺餘力既官御史勃勃有埋輪志江陵柄政與馮爾表裏為奸兩人以徐爵為數江陵外言非爵不入馮爾內言非爵不出爵又時以獨計令兩人交擬交驩兩人者不得而測其倪嚴事

之夜至禁門守衛者不敢訶問江陵死益橫無忌公默自計曰夫此么麼者濁亂海宇日久而保以爵為腹心病在腹心不治即虛扁望之而走恣而疏爵不法狀

上怒而下爵理滿朝震悚于是疏保者疏江陵逆僕逆黨者紛至而城社肅清矣公于是益感徵

過知無不言疏王中丞宗載陷御史劉臺事得成去是時王方掌院事公以劄封進王笑曰柱史復何言公亦咲曰為死御史鳴冤王曰死御史誰氏公



曰劉臺王愕然曰誰尸之而誰寃之公曰即乃公王
跟踉歸邸舍待罪至今烏臺譚之猶有生氣然人人
目攝公矣奉

璽書督理屯牧畿輔畿輔人聞江御史名多咋舌去
會虜蹂躪黑谷關邊臣及諸帥掩諸器以功聞為按
臣李植糾發

上命公輟屯政往蓋異數云重臣復有為邊帥地者
公矢心告曰東之生平不敢負國歎君亦不敢故入
博名高說者漸而退至則諸掩飾詳密無所得聞公

佯出郭外觀菌蕪青映人立命健兒取春鍾來搥蕪
下窖死者枕相藉而創痕尚血漬未乾諸將始伏辜
公竟據實報坐諸將死邊事大振丁御史此呂泰江
陵科場諸作奸者海豈楊冢宰謂御史言過誅求具
疏奏御史外謫公適自塞上歸振袂起曰十年來以
賢書為奸莪者人知之冢卿獨不聞乎亦具疏奏楊
言有所為人不能堪公言最多請編請贖請免徭役
及禁私宮皆不能盡紀每疏出都中爭相傳頌
上無弗嘉納也者有

詔江東之盡忠言事可嘉其

特擢以彰忠諫晉光祿少卿升太僕少卿是時諸官
輩較下者皆江陵舊人多四面內愧心熱又恐人暴
其短從旁揶揄諸少年不容遂有起而擊

賜環諸君者矣公曰諸臣無罪言江陵與不善事新
貴人其罪諸臣可議臣請與俱罷人遂以黨擊公公
力求去

上使使至

皇極門

諭留又異教云亡何公又言

大峪山事羣起而攻公左遷職方員外郎出知霍州
病免歸而有胡夫人喪大事既衰築室瑞陽之阿曰
吾將老焉

上手詔起公知鄧州升僉事備兵沅州尋轉南光祿
少卿入忝大理晉左少卿署卿事所平反甚多會與
銓曹異議升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學畫多大猷惠民
有局備荒恤武右文有田寢鑛稅有踰障下流有誤
皆其鉅者首議建天柱銅仁二邑擒烏撒酋平高塞

苗俘獲百餘人

上聞賜金帛有差最苦心者搗首誓五司五司在黔
門庭中日苦殺攻公以赤手枵腹鼓舞數千兵士即
不支乃其心在報國足錄而諸臣未履疆場乘公致
任以文墨繩公得削籍報公遂飲恨死嗟哉元標兩
入朝咸席未暖去與公跡甚踈心最偉公者一不能
及公者二公艱子娶武林婦俊其夫固在也禮而歸
之此所偉公者也同年舒比部疫死餘一子公入室
抱其子歸以子字之舒卒得祀丁侍御以言誦諫言

蜂起公獨以身冒衆猜不計人問故曰朋友道喪吾
將以身為儻羊此所以愧公服公無能起公九原而
下拜公也公子爾松痛先公沉鬱即世數使使來索
公傳予折簡曰異世必有董孤為子尊人千秋者予
即欲握管有懲于吻不如無傳爾松督之急予謹撮
其大概觀室者觀其隅中之巍巖可知也爾松以為
略世必有野史以增吾未備者在矣論曰江公以言
被

上寵命數矣其被

寵命也朝臣及目者曰此必有陰為地者乃
寵者之獨不勝忘者之力一言而晉寧再言而歸三
至而削籍有為地者如是乎難以

明聖如

上亦不能不為投杼乃知蓋臣孤立一意

明君樂謹言旌塞謬也于今日良難哉

鄒登部元標書江中丞傅後客有習中丞者曰以中
丞風猷稍稍儉德當自完壁惜不習兵用兵卒取困
予曰子謂中丞因乎人臣事君在盡心力否耳中丞

撫黔誓不與首俱生天日為昭倘遭其變為顏之馬
賊馬之叢輩其所優為不能以一級酬

主者天也客曰中丞如輕發何予曰奔蜂攫體子搏
之乎曰然曰子素何議中丞輕發耶首日持干戈各
苗蜂屯蟻聚川原厭人之肉流人之血若坐待其變
無論不為城池人民計即穴句公所不計且辱國矣
故議中丞輕發者是處奧室未覩江滄風濤之惡而
咎濟者之善溺也曰吾固知江公苦心但當審而應
曰子以刃與挺較孰勝曰刃勝以一人與千百人較

孰勝曰一人而敵千百人其數不勝曰子既知如是而復咎中丞不審而應乎曰古有以寡敵衆轉弱為強者何術曰寡與衆弱與強非大相懸殊之謂也黔與蜀貧富衆寡強弱何嘗天淵總督大帥未臨播兵一指碁江城破殺兩名將伏尸流江津重慶騷動黔有之乎夫以一彈丸地無兵無餼公徒以一腔血誠拮据搶掠中尉而為將市傭為兵先鋒鎬者自父母妻子咸無怨言非得素封循士卒能然乎客曰然則中丞一無遺議與曰有曰何曰吾聞自古未有無居

中調護而能成功于外者公自關部及要人皆與之齟語一有礙中時露白簡即功其孰與我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以夷治夷從古已然安之與播緡互糾結其來已久即罪當聲討孰為後先不度力而靡安驅安而與播合陰以抗公顏行播固播也肘腋之播不可通也是公不濡忍靡夷而過之深也公之意曰吾以

朝疆此小醜如秦山壓卵然不知秦山高不可通即一播後來諸君子所以請兵請餉左羈右靡數年



艱辛萬狀者何如胡公直兩播為之阮哉九原而作
公當以予為知言雖然公清風愷澤適于黔人黔人
聞公沒至樹梓楔思公吾友郭中丞相奎繼公後亦
謂公遭時之艱極身無貳慮可念沒世不忘于公見
之此豈可知力為哉客曰不以成敗論人而中丞一
腔真心得先生益明先生言公而核非先生徃履黔
習黔事不悉也請藉之異世當不謂先生阿所好者
蠟衣生郭子章曰予著黔記九名公傳止載黔事不
及其他例也即江中丞傳亦然而予又愆夫後世不
睹中丞之全也因友人鄒爾瞻所著中丞傳并刻於
後庶幾後世讀黔記者知中丞黔政讀爾瞻傳者知
中丞大節嗚呼儻矣予在楚與中丞蒲泉同官比承
乏黔與中丞先後同官乃中丞奮志以均而予不能
一伸白也誠媿之矣誠媿之矣

欽志

節概

江東之宇長信投行人擢御史都尉侯拱宸恬戚晚
勢車騎闖入御道東之叱之出錦衣徐爵張居正腹
心驕縱莫敢誰何東之劫其奸狀巡撫王宗載謀殺
直臣以媚相權東之露章指其殺人以媚人乞從
先朝楊路謀殺沈鍊抵罪劄治之尋出督屯牧會小
阿卜戶率百餘虜襲破黑峪關殺數百十人去邊臣
周詠等盡尸詐以功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上為按臣所劾東之受

命往勘問行關外見新蒞蒞疑之立命發 深入
得九屍皆中劍陳文治等因坐死直聲 震累遷進
太僕寺時張馮餘黨復熾構陷張岳沈思孝吳中行
趙用賢鄒元標諸臣東之發憤上疏請先自罷復以
山陵事議與執政迕左邊職方員外出知霍州進為
大理少卿獄有閹官格殺親弟刑曹警于閹故從未
減東之以狀 曹郎坐貶尋撫貴州時貴安疆臣罵
教親貴竹東之獨其奸首議建天柱銅仁二縣會播

首楊應龍之事忘者中之別籍歸東之嘗買妾武林
知為婁人婦立遣還不責其姪同門友舒邦儒閹門
疫死僅遺一歲孤東之抱歸乳之其性剛直任氣節
雖終言盡起而持論不屈士議以此多之所著有臺
中庭中撫黔奏疏行于世

張子濟曰江中丞忠謀直節讀所著臺中庭中撫黔
諸疏稿頗具大抵天性剛硬毀譽不為動運武林妾
鞠舒邦儒遺孤雖細行乃蹈仁擇義多類此抑殿晚
候拱辰法閹黨徐爵暨核勘覆敗詐功之周詠陳文

治皆切中露封章示院長王宗載聲其婦人殺人之
罪栢烏負霜雪儕輩寒慄發憤援張岳沈思孝吳中
行趨用賢鄒元標諸建言君子屬縉先生多建之比
議

大峪山陵吳門栢政震恐欲死晚起田間撫思國亦
猶放霍州之遺意直哉史魚子取問之 丞之謂哉

予所請江氏士行女德益殊稱婦于吳者廿餘年其
夫孝子與同穴節苦楚新水今諱世東者清尚人
知而誠自勵物士民每賦城柳大言江清微底于上
復用祀高祥法視今多男孫祈利觀前時以為常令
不能禁衛與懿哉

明故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
墓誌銘

大中丞江公棗窟客之明年秋屐亂爾松雪涕
進余曰府君常自言生媿虞翻而有一人知己
則繡水沈先生云今府君墓墓有日章先生銘
之庶府君不恨此言地下余悲塞久之乃能為
荅曰自定交長安酒罏下心相知且十六年於
此非余知公而誰公知者敢復為不文辭乎誌
曰公諱東之字長信別號念所其先浙之太末

人宋有汝劉公倅歆遂土著歆之橙子培因名
江村祖催避世不見知父汝輯邑諸生嘒嘒儒
秀是為贈御史公公生而豐下滂耳個儻有大
志弱冠補博士弟子溺于中佔試輒衰然同校
甲子領鄉薦凡三國公車始得舉于春官尋以
外艱廬居齒未嘗三季見也服闋以丁丑

廷對

賜同進士出身授行人久之擢山東道監御史

巡視

皇城時都尉侯拱宸自倚

今上妹婿車騎闖入御道公叱出口壽陽車且得捧

破豎子敢爾都尉謝惶恐錦衣銜指揮徐爵為

權閣保相居正兩人腹心一時公卿皆由關說

居正既死保益燠灼爵往往入

東安門誰何至不敢問公遂劾爵擅入

禁闈及諸奸狀因以撼保

上震怒收爵論死而保尋誅竄先是巡撫王宗載與
御史于應昌等合謀竄殺直臣劉公臺以媚若

正至是王方為左僉都公乃露章乞以

先朝楊路謀殺沈鍊抵罪例治之故事御史上書

必以白堂官王猶于于許公曰御史言何如者

公曰言公殺人媚人耳王為失氣却走

上乃戊宗載應昌於邊正人為之吐氣已而奉

璽書督屯牧

畿輔之間為公歛手會小阿卜戶率百餘虜齧破

黑峪關殺數十百人去邊臣周詠等懼失守當

坐法因瘞減諸屍詐以功上為按臣所劾

上特命公撤屯務往勸而執政有詣公為邊臣地者

公扣心辭曰奈此中徑寸不宵負

上任使何耳公往嚴覈微得竅會顧未有以心服詠

等公乃問行關外見新蘆蕪畦疑之立命吏士

發蔬深入得九屍屍皆中劍諸將皆膽落輸服

公始報

命而副將陳文治等皆坐充吏部尚書楊巍以丁御

史此呂論居正時科目事與執政有嫌劾丁謫

外公即劾巍曰名為曲庇故相以掩既寒之灰



實則逢迎新相以助方燃之焰公論快之其若
踴恤屯牧近地

九陵守戶凋減奏免銀力二益而宗私官杜虛稅諸

疏

上咸嘉納益直聲滿天下而慎忌者亦多日攝之矣

獨

上以公盡忠言事擢為光祿少卿未幾進太僕於時

張馮餘黨復熾批根我輩公憤憤上疏曰張岳

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鄒元標數臣忠天植九

死不移本無一青而欲掩其大節其心誠不可

知然臣樂與之遊幸先罷臣由是齊世臣吳定

等益交口贊公公力求去

上遣中使至

皇極門諭留寶異數也亡何

國家有事大峪公議獨與執政迂因左遷職方員

外出知霍州尋病免歸而有胡孺人之喪如喪

贈公既莫併葬恭功不能舉者十餘喪公田廬

不能具饗餐蔽風雨而橐中祿食之羨悉以營

度家廟置義田如千畝曰官故貧不可四時於
寢祭且使弟從之親頤頌向人也第築一室於
瑞陽山阿以望丘墓自謂此吾菟裘庶幾老焉
消搖林澤足不入城市者八年歲癸巳為趙選
部南星所推

上起公鄧州隨陸按察僉事備兵辰沅控接谿峒寇
據四出公為身按諸壘檄諭夷酋苗民相戒曰
慎毋干江公三尺不三越月而晉南光祿少卿
辱入丞大理累遷尤少卿領大理御史公讀爰

書兀兀丙夜率求所以生之然下獄造重則又
不敢纖髮借也獄有閹官格殺親弟而刑曹故
從未減公知北闕以弟妻當卧內惡其志駭選
改議曹郎誓于諸閹卒以原獄上

上竟如公議曹郎坐貶大醫屬范洋選部蔣時馨暮
客也范嘗為選人曹上吉通賄於蔣得善地事
發范擊獄蔣欲斃范滅口公以當過錢律不應
死選部叩之會御史趙文炳劾蔣需官削籍而
部院權奸更趙反復以謝時馨趙乃誣稱誤受

公指公疏辯乞免

上洞知其奸

屢旨留公而時替之黨以公在不能殺范滷濯蔣遂以公為右僉都出撫貴州蓋名推之而實放之耳然故荒撤吏兵歲給成仰川湖且漢視夷僅僅什一而夷之患莫安疆臣若也公始下車如安意圖費竹遂首議建天柱銅仁二縣及蕪兵部尚書石星受金議復費竹狀以奪其氣項之安使有從

輦上來公掄之盡得其所賄吏兵諸曹錢贖公列以上

聞而疆臣益懼為撤首日阿儁稱兵擁安効良求繼公以効良倫序固宜而要挾非法乃下片撤降縛阿儁始議效良之繼高寨苗兩入新添剽劫嘯聚黃苗山眾至千餘公檄叅議磨廠東僉事梁銓進兵誅之斬馘一百二十餘級諸脅從釋勿問

上賜公等金幣有差於是諸酋視魏疆臣不復萌異

志矣播首揚應龍自招撫已還蓋大陸梁數遣
部目盧阿九仇殺五司五司轄黔部內公謂此
門庭幾何可玩也既聞奉

旨防禦第公三百外宅兒不足支大敵乃命衆所推
毅經歷潘汝資借餉募兵營平越近境以折賊
衝賊屢失利幾縛阿九會夜大雨遁去我軍欲
乘勝追扳五牌公盧為所誘撤令退保牛場賊
果糾合生苗夜薄我軍官軍殊死戰殺傷相當
黔人類能言之會公方以京察中饒

詔公致仕而議者竟以失事坐公遂削公籍公既得
代而當事大臣及諸將帥撤川湖廣浙士馬十
餘萬宜下此朝食者顧黔復陷城殺將士卒屯
者數萬江水為赤則處前事難而衝擊者如此
處復事易而挫北者如彼誠不待權校而功能
若眉列矣公撫黔三載政之大者如疏罷鑛稅
黔獨晏然荒外而置賑租徭荒稔增右文恤武
田數千畝以贍寒生優戰士人無不公澤被者
巾車既東苗漢攀號車枳不得齒而行李蕭然

橐中惟圖書數卷而已次皖城手足病不仁扶掖抵家吐唾以不能滅賊充牘下為恨已復中風不語卒公天性孝忠力以身主名教有古義烈之風其事胡孺人雖身都九列為眾見憚而子舍依依五十猶孺子慕也至於義關

宗社

人臣有無禮于君者則獨往猛赴不知有再計矣公少嘗買妾武林正得一窈人婦公知之不責其姦立遣還之窈人得復為夫婦刑部郎舒邦儒公同榜人也閩門以疫死僅遺一歲孤公

即抱歸乳之人或戒公曰公年四十始得舉子不懼伯疆游厲邪公顧復逾至舒竟賴之有後吏部侍郎某有時名顧時時趨和政地公薄之嘗過余郎過公相揖某佞倭謝過已起視公則足已出果愚外矣歲乙未余與公以救丁恭政此呂諤言蠶起如受風刀莫不為我兩人危之公曰丁僅逐臣中之碩果耳彼後奸法快私忿吾獨無公論扶正氣則非大也且朋友道喪吾以身繫此一倫不尤重邪而碩乃危之也蓋其

天定其燭理明故美好不足亂其守諛悅不容
判其目威厲振撼不能動其心也所著有臺中
庭中撫黔奏疏數十篇行於世沈子曰嗟乎余
讀汲長孺傳竊有樂於公而奇其志節遭遺之
相似也公與黠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
不合己者不忍見同任氣節內行儕潔好直諫
數犯主之顏色又同牴牾閹部要人頓執鞭賜
環諸子此卽姁罵公孫弘張湯而善灌夫鄭莊
劉棄也以太僕大理出官霍鄧辰沅羅苑鬼國

此卽以大中大夫內史出守東海淮陽也第

今上之愛公有非漢武待黠可同日語耳公自為御

史以至開府書凡數十上

上未嘗不轉圜而從寧有默然變色甚矣黠之慧今
復妄發者乎卽黠中之後稍為忌者得志似不
及黠之淮陽殊不知此

上所以愛公而全之者至也

上如公極忠無二黠方厄于播而兵食兩匱公強固
之臣知惟將以與敵持六尺狗黔耳則罷公何

如賊公於夷也且軍興恣易文致使誣者更深
於三至則公不可知矣是以一削公籍而忘者
意塞公始得角巾東路正其丘首不猶贊于七
季抑鬱老死淮陽太守哉銘曰

去茲害馬無以卒問之庸也率彼曠野胡以底
險之功也螟螽相食嘉崇芻植吁嗟墳壙瘞此
正直

資善大夫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協
理戎政侍

經筵再奉

子告前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陝西督理軍務以
太常寺少卿提督翰林院四夷館友人沈思孝
撰



明中議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念所江公墓碑

予代江公念所中丞撫黔於茲十九年矣中丞

墓木已長君爾松旬新都扶服走青原介予

友鄒爾瞻屬予墓碑予竊惟公鐵腸石心剛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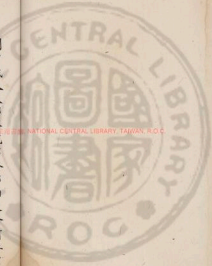
毅狀出天性讓論大節英風雄畧在

朝廷墓銘出沈中丞傳出爾瞻皆宇內名賢即黔記

公傳章亦稍稍為公序遺愛以明召之棠并刻

鄒傳以識公之大既克矣爾瞻曰江長君意謂

子二人皆役於黔也後黔言黔予言江公黔難



在夷狄公言江公黔難在兵戈如問濮鉉於南
人問祝粟於北人人易信耳予唯唯按傳公萬
曆丁丑成進士授行人拜御史首叱侯駙馬都
尉拱辰於御道曰毒陽車且得捧破鼠子敢爾
錦衣衛指揮徐爵倚闕保出

禁圍紙痔兼卓鳴薦吞腐公劾爵因以掖保并及
梁太宰

上怒誅爵遂保一時扶炭之子趣治之門者氣奪王
中丞某撫豫章與于陳二御史合謀擢劉御史

臺竄而殺之溥州劉御史卒日與張江陵公

公劾予以副白投王王曰御史何言公曰言
公殺故劉御史媢閹臣耳王却走

上竟戍之邊公是時直聲震天下獄立魁人曹而側
目者亦復不少亡何大峪議起公獨與勉政忤
出知霍州歸田起鄧州陞楚臬僉事備兵辰沅
是時予備員楚藩右丞始與公定交公尋

石為南光祿少卿遷大理丞左少卿陞右僉都御
史巡撫貴州戊戌之冬爾瞻喪內子予喪長子

相期鐵佛庵守歲而公責陽之書以除夕至大
半言搗事十八跳梁土司助搗十九狐兔欲為
一勞永逸計而兵餉兩訛未可以無未炊空卷
搏也予二人相與咨嗟嘆息亡幾何公果揚麾
警衆杖節劄兵矢不與賊俱生為飛練之舉而
夜雨如注王師少却飛語三至

上不得已解公節鐵而以么麼無當如章者代之辟
之扁鵲不能瘳焉病而繼之塙氏良驥驟耳尚
未及登坂而繼之駕也予甚憇焉比與公代於

沅予促膝前席請教公曰虜不太強然實太貧
予憤友邦不時給協濟搜括督歲不下萬金而
遂從事故亟成而顯公今當力焉

主上必令我度如坻如京而后浴兵練馬予敬諾再
括通省董六千金妻慈

主上盈百萬而始誓師公教也公又言餉足不患亡
兵兵有三有衛戍有土司有召募衛戍餓則搖
尾乞憐飽則坐食恣整姑留城守而已土司匪
疾匪棘乍叛乍臣終不得其死力惟召募在擇

將將得人則為鶯為鶴如熊如羆伸縮在我吾
前日太恃術所土司執亦不及召募故不大得
志予受事用術所而不使擊用土司而不使陣
用召募以先啟行趣土司為輔車逾年而覆賊
皆公教也公又言曰安氏吾已折其氣矣似可
用也吾業且行留為公用然非我族類其心必
異吾以不用為用公以用而不用庶幾飛鴉懷
我好音故予之用安氏也示萬舉以萬全即九
攻而九却今二安皆租西南亡虞又皆公教也

夫天下之事奮而成者十九奮而虧者十一因
成論成易因虧論成難夫人之功已而就者十
九人而就者十一因已論已易因已推人難夫
是之謂不以成敗論英雄夫是之謂不以爾我
論勲庸安史之亂唐室幾絕相州之衄誰能為
汾陽諱李武穆代之營壘士卒麾幟亡所更而
一號今之氣色乃益精明至今論唐室再造者
必曰李郭則知汾陽之相州乃武穆之所因以
為功者也好水川之蹶誰能為推圭解明年范



文正與韓公同開府涇州明瓠令村士卒而西
夏竟寧一韓一范之謠亡所軒輊則知稚圭之
好水乃文正之所因以為功也予與念所先後
黔陽跡頗類是子何敢希李范顧公未竟之功
使子竟之未用之莫使子用之公非予之汾陽
稚圭即公生幼歲月墮隴首趾及子孫蕃碩具
載池中丞誌予不具論論黔事之大者著之墓
碑

銘曰嗟嗟長信錄貴陽以前論為汲之直為史

之魚人之信長信也在當寧錄貴陽以後論為
汾陽之相州而予因之為李為稚圭之好水而
予因之為范人之信長信也在余匪余黔撫誰
知公之齟齬匪爾瞻都勻之謫誰為公行帛之
書朋友道喪予二人者於公放以成敗論毀譽
沮耶紀之墓石彰公之劬百千萬年永為型墓
曆曆丁巳孟冬月吉

賜進士出身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兵部尚書兼都察

院右副都御史

賜飛魚服前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
貴州兼制楚蜀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奉
詔歸養舊寅友弟泰和和子章頓首撰

直隸巡按駱 一本為易名重典採訪宜周

循例覈實上

聞以乘盛舉以光

聖治事奉都察院勘劄准禮部咨為公訪謚典事本

部條陳內一款謚典易名信今傳後况

令甲五年一議來歲又當踵行望即

速下前議令宇宙內人人共睹自是臣等從容繼續
而行庶衆議踴躍

大典光明伏乞



聖裁奉

聖旨這所奏有禪典禮依議行欽此欽遵又查得
明旨謚典五年一議惟是宇宙遼濶咨訪宜周凡各

省直按差當觀風問俗之餘豈無有事功崇隆
節義彪炳理學淵深孝友篤摯得於耳聞目擊
者乎往或拘於名位致令幽人貞士潛德埋光
者漏之網羅之外非所以闡幽光維風教也茲
頒移文各省直巡按務將境內名賢覈實考訂
勿拘久近勿分顯晦勿徇雷同如子孫妄乞如

交濫獎頒一切屏格不行耳必微目擊必副情
寧致嚴於品題無取盈於額數等因移咨備劄
前來巡按徐御史遵行在卷該職接管巡歷已
周催提應天府經歷司呈蒙本府案驗擬江寧
縣申會同上元縣查將故官事實造冊申府案
令該司呈送施行等因又擬徽安兵備右布政
使王三才呈擬徽池太廣等府州呈擬各該府
州并歙績石等縣通學生員費必選等教官毛
調元等知縣陳宇等各結勘應謚故官緣由又

該二道各行復訪摠實奏詳允稱
盛典等因各呈到職看得切惟哉

皇上勵世磨鈍則易名之典重職等欲為我

皇上袂微聞幽則易名之議重夫非其議之足重也

議之而有當於其人且有當於天下後世之人
故足述也職自采風江表輒就軍車所至撒行
諸郡縣結其名垂竹帛向已列議謚訪冊中者
若而人極覈之已又結其論定益棺他日應為
議謚入訪者若而人極覈之既而道府諸臣各

以所知對則職又稊然深思瞿然為掩卷而起
也嗟乎忠臣義士其人與骨俱朽矣一旦撒遺
芬於殘唾而搜剝覈於斷簡則尚論之難有司
或以其知希而逸之名公巨卿子孫日竊竊然
幾幸其俎豆於賢人之間也一旦乞靈於諛墓
而吹聲於保舉則中立之難有司或以其重舉
而收之然其兩者皆非所以為

巨典重也職是以稽之於志采賈之於鄉國泰之
以結勦之品隲裁之以私衷之祈向遂得已訪



應謚者數人未謚應訪者數人合之得十有三
人馬其他奇節佚行或以闇習而失之與夫高
爵厚祿或以鄭重而失之則皆後來者事也職
謹會同應天從撫王應麟覈實為

皇上陳之訪得原任翰林院學士陶安姑執人 應

謚陳遇江陵人 應謚原任禮部郎中黃觀貴

池人 應謚原任遼府長史程通績溪人 應

謚原任南京刑部尚書張瑄江浦人 應謚原

任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莊景江浦人 應謚

載掌院事東之乃露章乞以

先朝楊路謀殺沈鍊抵罪例治之疏上以副封准

宗載猶笑謂曰御史何言對曰言公殺人媚人

耳載為氣奪却走

上乃戍宗載應昌于邊居亡何會吏部尚書楊巍以

丁御史此呂論居正時科目事於執政有嫌

丁謫外東之即劾巍曰名為曲庇故相以掩既
寒之灰實則逢迎新相以張方燠之焰蓋實錄

也



上以東之盡忠言事

擢為光祿少卿未幾遊太僕會

國家有事大峪山議與執政忤因左遷職方員外
出知霍州尋病免歸久之起知鄧州陞按察司
兵備僉事辰沅三越月晉南京光祿寺少卿入
丞大理累遷左少卿署御史遂以僉都御史出
撫貴州蓋外之也黔故荒徵吏兵歲仰給川湖
無足恃而播揚應龍仇五司五司轄黔部內日
苦殺掠不得已督兵數千急逐之會夜大雨失

道師少鈞議者竟坐以失事削籍歸歸而適病
以死嗟乎使東之不死于病而先死于賊辱

國殆有甚焉其心在報

國足錄而況出師少失利默固晏然無恙也不足
以掩東之明矣東之為人眈眈者惟是在大理
時與直臣沈思孝鄒元標等五人為臭味五人
而忤太宰孫丕揚意指者丕揚以老年出心失
所持成于群小一時以孤立蒙擯者王紹徽劉
國縉喬應甲朱一桂秦聚奎等等若而人公論惜



之假令東之而在能不與奮臂力爭否且不知
為丕揚者今日何以見東之于地下也應謚以
上諸臣皆江以南產也或際風雲之會著大業
于旂常或爭日月之光表孤忠于鑲鑠或以理
學淵源司繼往開來之責或以孝友篤摯操移
風易俗之權職為一一而吹之罔不家靈蛇而
人隋壁也職試為錙銖而較之又千里而僅一
士百世而僅數人也至如前按臣徐應登既
請應謚四人則有少卿周怡副都御史阮鶚戶部

侍郎余懋學提學盛汝謙久塵

御覽職無庸贅又有先後諸臣既

請謚謚入訪則有少卿馬從聘參議黃寵給事戴

銑按察使余珊兵部右侍郎鮑象賢汪道昆南

京戶部侍郎方弘靜政在勅詳姑以俟諸來者

職孜孜惟遺珠是懼不敢不俱為臚列也除有

司勸語自來以排偶相矜壺架取厭俱聽職另

冊報部不敢實塵

睿覽外謹接拾應謚諸臣生平大節特疏以



聞伏乞

勅下禮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即為擬議上
請施行其于勵世磨鈍關係非淺鮮矣奉

聖旨

萬曆四十四年八月初五日

禮科給事中余 一本為書名兩局未結遺賢
尚多懇乞

聖明垂彰

宸斷以便續訪以重名教事職惟明主提壽賞以勵
臣節於當年而後操袞錢以昭勸懲於萬世則
謚典為恭重焉蓋合天下之公論而稱天以諫
即臣子不得私之君父豈君父而監之臣子乎
然而勸懲並寓美惡兼衡則所慎者尤在一字
之間而緣辭以錫謚者不必適為新也我

國家草昧之初規制未備其時誦法止及熟臣而
文臣多闕焉遠乎

累朝制漸以增所予者止于三品以上其爵愈高
則其子稍寬而時時有中溢至四品以下非有
殊尤卓絕不待破格之名而予之者千百中不
一見焉天下之知破格之難自不萌非分之望
憚一字之賤亦各安順受之心而說者謂

國家之名教有未備也于是五年一舉之議得
旨奉行着為令甲而海內視五載之期亦若制科之

有定限不可少渝矣向者己酉之冬初行會試
所予伍文定等共二十九人業奉

俞旨而兩字久懸是刻印之刻也自己酉至甲寅又
五年矣其時公車文章闕幽擲芳搜舉更詳而
訪單之發不能計日而集廷至丙辰冬日禮臣
集八年之議合通國之單會訂于

廷四十四人以上而候

旨經年未蒙

批發是何議與己酉同而

命與己酉異也豈謂議之有未慎歟則所提者科道
之疏舉撫按之具題震動既詳發訪至舟楫不
謂所予者能盡優於遺賢而大行小行必能無
辱斯與者也特謂教之溢於昔殿則己酉之載
冊者僅數十人今日之載冊者已數百人以亡
百五十年之英賢暫載四十四人之定論不但
教題者勢難于盡列即耳目所及尚有待于續
舉者也此一役也臺省所分者一幅之單兩圈
者一人之見其合衆見而衷之則公論固不容

爽矣職切見初分二單與訪者二百四十餘人
至復訪之單則二百人汰為六十三人矣就中
慎而又慎議予者尚有五十人而當事者恐其
數多于昔也則以補邱未久姑為暫留以需後
舉就職鄉之中如管南祭酒事太常寺卿屠希
英其布範清節足風後來不煩再訪自着英而
外前後按臣疏舉率皆名德偉烈至若僉都御
史江東之直節正氣爭先日月與原任右都御
史沈思孝聲名並峙近經按臣駱駿魯具疏構

定論焉而覆訪之際二臣姓名俱在六十三人之外遺珠異嘆舉一鄉而四遠可知矣至按臣冊開職鄉先哲已覆勘候

題者則有戴鏡方弘靜等七人候覆勘具

題者沈懋學游應乾吳自新等十一人訪宜及時論當久定而見在尚未有入部冊者則今日之子信乎嚴于昔而非寬于昔也宋臣有言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人臣所慶賞而惡罰此庸衆人耳其賢豪自好者為慶賞之所不能勸刑罰之

所不能威則視身後一字之榮辱踰于袞斧故明借是以鼓舞斯世夫其不靳榮褒于已沒之臣者正為生臣也自己酉至今已逾八年轉勝未已又將十載則于五年一舉之期又相迫矣若不及今結未究之局后來續訪當候何時職非諸臣爭榮寵乃為

國家激揚大典爭為

明主磨勵大權爭依乞

允發前疏將四十四人議字以完盛典仍徐議續訪



以授遺賢使天下皆知

皇上不愛榮名以激勵舊臣而後死者不以志節自

效則無補賜者矣職備在禮垣循職上

請不勝懇切待

命之至奉

聖旨

萬曆四十五年四月十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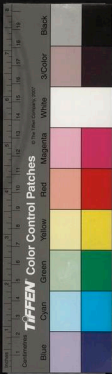
2025/05/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LONDON P.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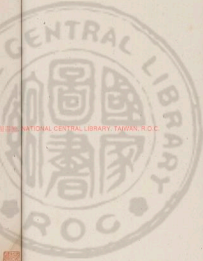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中華民國



雲南道監察御史王尊德一本為黔省盜賊難
制兵餉全無懇乞

聖明垂憐邊方艱苦

勅賜從實濟以保陞圉事切艱職貴州山岡疫癘從
民稀少大半皆苗仲之賊也二十年來縱橫吏
甚殺官民如刈草管此撫臣張鶴鳴所以不忍
前仍推避而慨然征勦之是舉也今夷黨皆已
懾服悅歎而不幸災疫頻興死亡過半彼逃竄
餘賊求食無措勢又必出而為盜者且非獨早



歲然也后事無備即豐豫之時難保無虞故太
宰趙煥稔知遠方疾苦於策遠之次即及於黔
乃力破舊時之俗套與臨時之俗議精選才望
撫臣相代老成謀國出乎尋常可謂西南之大
幸矣然欲制賊則必須兵欲結兵則必需餉點
賦既無所出而川湖協濟又多道負不完無米
懸炊巧媚實難職謂每年必得餉銀一二萬金
定以為遊練精兵為各要口戍守之費不得以
他事挪借而此項或自京運或于隣省額定每

年解京某項降解貴州則有餉有兵可勦可撫
虎豹在山賊情自然整服此不過九牛一毛而
以安金點以保滇南孔道當事者何靳焉非撫
臣張鶴鳴請賑之疏幸已得

旨而該部議于本處各衙門搜括無碍錢糧嗟乎貴
州此時官吏呻吟庭衙聞寂養廉之具不足供
朝夕之需據按臣沈洵之疏誰不悼嘆而謂有
他經費之可搜哉然則邊方痛苦全不關當事
之情矣今新撫舊撫臣交代之后定各有經久

允賴之策為西南請命臣不敢贊而大要皆不出於餉者若猶是尋常奈以靈餅充饑黔之腹
誤撫臣誤地方誰當任其責者臣愚

皇上之節為

俞允而允望該部之不可仍以虛文應也夫遼事急如極溺臣何敢私及於點然點亦有救之急是皆

皇上之封疆也所係非小所需不多待其決裂而后
蓄則何及乎抑職尤有陳馮貴州之安危全係

于撫臣而撫臣之勸懲尤係于賞罰往者前撫江東之自己捐俸產為貴州買穀萬金賑田一時士民災沴免濟雖繼任者以之自利而美政至今人能言之者至于揚州一事問罪開疆功實創者其去地方之詩曰空懷忠赤竟無成或可憐見矣如此清貞勞瘁之臣當十世宥之而以潘經厯妄進失事使其無功有罪非公道也彼繼任者腹民縱賊遺貴州不了之禍而坐倚播棹濫廢金吾延世之賞及于法人

何以服聽賄者之心乎邊方輿情久鬱未暢職不敢以公祖之分已故之臣而不為直言以塞後來任事者之心也職今雖

徑辭而桑梓安危之慮實不能已臣謹畧陳其梗槩如此耳惟冀

聖明之軫念而別白為邊方幸甚職愚幸甚

萬曆四十八年 月

直隸徽州府歙縣儒學廩增附生員姚宗銜謝嘉言汪象德等全於

與結狀為出巡事生等遵奉謹會集府縣一學生員張大鼎許起敬程士賢等勸結得原任貴州巡撫江東之生平高風勁節直道古心糾勸忠言毋讓實政已照原行

部檄詳其在案今復查本宦所刻瑞陽河集其建白則有臺中廷中默中諧疏其政事則有鎮沅撫黔紀畧其家居則有小試小適等書其頌德

則有辰沅貴筑之謳吟其墓誌則有考水沱司
馬公忠孝之敘述郭中丞公子章代撫黔中日
擊苦心而執之省志張中丞公清嘗為欽令增
脩邑乘而列之節概鄒銓部公元標悲其信疑
忠諫作贊成堂記以發其孤憤

聖天子嘗稱其盡忠有功者不次擢用以旌其翹直
官雖未列台銜而簡在

帝心迥超常格公道原在人心定論久而益著頭胸
不分至且聞其無元雷同不徇正當表其奇節

輿論僉同易名允合命生等遵奉

明文細加勒結開款列後不致扶同結狀是實

計開

一本宦未遇時歎于娶妻武林知為貧人婦遠遷
不責其媿

一校行人時京師大癘同年刑部主事舒邦儒闕
門疫死遺孤一歲本宦時年四十方舉一子自
往抱歸字之如已子鄰人咸誦高誼

一錦衣指揮徐爵與相張居正司禮馮保表裏為

奸梁夢龍行賂得轉冢宰本宦列其罪狀徐壽
論免居正馮保尋亦伏辜首發大奸朝野震動
一御史劉臺論宰相張居正為巡撫王宗載巡按
于應昌合謀竄殺本宦具疏白其寃時王宗載
方為堂官以劄封進王失氣却走疏上王與于
俱遣戍去

今上妹婿侯拱宸親叔侯一誠佔民田產本宦奏聞
正罪貴戚斂手

一虜囊黑峪關殺掠甚衆督撫周冰訴以功上為
廷按所劾朝議遣兵科往勘

欽諭非御史江東之不可命輟也務暫往宰相申為

周闡說本宦面却其請比至掩飾甚密本宦微
行郭外見圖疏可疑立命發疏盡得創屍遂據
實參奏將領陳文治等論死諸臣治罪有差

一吏部尚書楊巍以御史丁此呂參張居正科場
諸弊與新相有嫌劾丁謫外本宦具疏參楊并
及新相舉朝稱快

一本宦請謁恤軍民有疏請免徭役請禁私宮請
杜虛報有疏隨奏隨

乞不能盡紀在臺僅二載餘奉

特旨江東之盡忠言事摘發大奸有功擢光祿少卿

即轉太僕少卿

一科道有論賜環諸臣張岳沈思孝吳中行趙用

賢等本宦具疏申救并乞骸歸田

皇上特遣中使至皇極門宣留本宦

一本宦論壽宮多石及擅移

欽定之處與相國申王議不合遂職方員外出知霍

州本宦沒後利科彭惟成嘗白其寃

一歸田十年蔡室瑞陽阿隻字不入公門足跡不

履城市本府古知其貧而思為之所本宦堅辭

之回東云王太倉嘗務家居不言公事不俸廩

以此士夫守己之常若振然受公祖之賜是詩

之于朝而簪之于家義之所不敢出也學院柯

為本宦門生以禮餽遺即送本學置田贖貧生

一本宦不治生產俸入所餘悉以營宗祠置義田

親族不能娶者為舉喪不能聘者為完娶

一本宦起用辰沅僉事親行哨邊面諭夷酋徭族餉增興兵蒞任止三月而政聲大著

一本宦以大理少卿署節事有聞官殺弟奪妻刑部從輕本宦駭選擬抵部懼諸聞勢仍從輕上

上聞獄詞竟如本宦議遂降刑即
一太醫院吏目范洋為選人曹上吉求地方通賄於文選司部中蔣時馨事發禁獄蔣欲覓范范以城口本宦以過錢律不當死力生之蔣黨之

在臺省者交攻本宦

上屢旨勉留

一本宦巡撫貴州疏建天柱銅仁二縣用長髮夷而地方永賴

一烏撒首目阿備稱兵擁安効良挾維土知府安雲龍之職本宦具疏以効良難應繼而要挾非法遂檄時阿備始定効良之繼

一高寨惡苗屯聚數千人兩入新添劫劫聚黃苗山本宦檄令進兵誅之斬賊一百二十餘級



諸費從盡釋之勿問

旅賞金帛有差

一資竹司隆慶間改新貴縣土酋安強臣謀復重
賄兵部尚書石星朦朧覆本本宦疏其受金責
國遂定新貴縣文安強臣責金賄吏禮兵諸曹
即謀為不法為還卒所獲本宦悉具疏斥之被
參諸臣不無側目而安酋自此畏服
一礦使四出熬有奸徒謀開礦穴本宦悉捕繫獄
因上疏免熬開礦之擾

一本宦撫黔清屯則則歸侵田幾千畝備大稅則
置賑租幾千石優貧儒則古文有田廣

聖諭則振鐸有編異國乘則通志有纂貧病乏醫者

則志築有局貧婦露產者則恤隱有局餼鬼之
祀者則澤函有租指揮勞逸不均則令其印補
通相更代黔路來往苦艱則募兵防禦城南河
水直下則築堤捍水每年公應俸薪金悉以措辦
前用歸時囊橐蕭然本年物故送死之需俱乏
一本宦致仕候代播首楊應龍遣部日盧阿瓦深

入黔地仇殺五司本官奉

旨防禦貴州兵餉兩空本官募兵借餉備極苦辛付

斬甚衆後以衆寡不敵未收全功比時兵科張

奉

旨參者既其奮不顧身後來 巡按宋奉

旨查勘覆其忠於為國遠播事既平萬曆三十三年

恩詔一款云連年用兵釁自外作雲貴播州降黔者

議處優恤以昭浩蕩之恩本官久已物故遠近

咸為扼腕然名爵既復可慰忠魂惟覆無松松

豈獨優恤

一本官天性孝友父母遺命終身不忘嘗乞糶母

云光他日肯當效范文正公本官所得俸薪即

以原函奉母買義田贍族貧難年逾五十每祭

必泣親友貽贖必均二弟分毫不入私室其孝

友如此

以上條款俱出見聞紀載不敢歸一詞虛一

事伏乞

電覽

萬曆肆拾叁年冬月

徽縣夏 勸語

貴州巡撫江東之勸節愛甯直聲震世結髮登
朝夙受知于

聖主未身歸籍竟責志于

明時至今讀其疏草如勸徐爵勸梁夢龍勸王宗

載于應昌皆江陵私人也初侯一誠勸周詠勸

楊魏皆措斥權幸絕無避忌而請恤軍民請免

徭役請禁私官請義虛糧俱切中時務深當

上心他如申救沈思孝等即拂衣歸里正閭宦之罪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畧無抗爭范洋之不應死誅阿備之扶維寢
安疆之邪謀治礦使之擾害現行異蹟不可勝
書而清屯田數千畝停黃苗山賊千餘級功亦
不可誣也獨以播首披猖無兵無餉未收全功
遂招異議其實生平大節多有過人者未可以
成敗論英雄也公論久白伏候

上裁

徽州府劉 勸語

原任貴州巡撫江東之勁節凌霄丹心映日迨
昔剝臺之死義士寒心雖殺者江陵永吉刺刀
者則王宗載于應昌也本宦疏入而忠魂之寃
頓雪徐爵馮保故相之私人也煽其餘燭表裏
市權無改舊日之惡德焉本宦疏入而

君側之弄頓清矯矯直聲

聖心陰識之矣故

謹內侍也則曰江某盡忠言事摘發大姦有功勳邊

臣也則曰非御史江某不可保留言事諸臣自乞僭罷也則中使傳

旨溫諭勉留者再為昭昭

天鑒照臨不爽雖衆口含沙旋起旋罷而欲志似鐵
特殊轉堅至今臺中寺中之奏議沅中黔中之
經各種種足述真如趙元鎮強強猶昔諸葛武
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雖播首之師少卿而
鬼方之功尚多奈何文致者竟深之造今未滿
也乎鄒公元標人品海內無兩也猶自稱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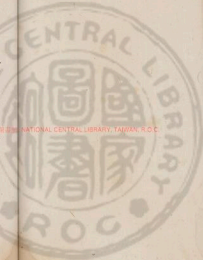
本宦者二事一遷武林娶婦于原夫一撫同年
舒比鄰之遺孤于疫日則公之人品從鄒公傳
而蓋信也應謹先宜



徽安道王 勸語

看得本官孫標自樹直節性生方其未過而武
林遂妻不責其饋及其筮仕而友人罹疫抱撫
其子即此二事其大節高誼已為人共難為矣
及入御史臺疏允數十上批鱗立仗指斥權奸
勅王宗載于應昌以雪忠魂之冤勅馮保徐爵
以清

君例之惠申救建言諸臣以堅
賜璫之



言其凜凜精忠

聖心實照鑒之故其

造勳邊功也則曰非江御史不可其

擢居卿寺也

特旨褒嘉稱其摘發大奸有功屢蒙

簡命出撫燕中如甄榆阿倫以定烏撒之繼泰論賄

遠以寢安疆臣之謀計俘黃苗百餘級而高塞

解兵清理侵田數千餘畝而太稜有倫則經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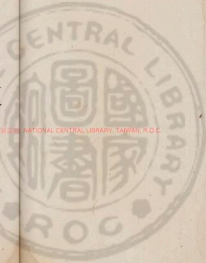
鬼方之勦又復爛馬即征播之師稍劍索藏之

議定興而平生懿績更僕難敷未可以成敗論
人也應謚先宜

黔中公舉名宦呈蒙

貴陽府宣尉司新貴縣康增附生員胡守倫周國光陳大道等

呈為公舉名宦事切照欽定條約師生凡舉名宦須備開實跡查得前督撫江太宗師英風勁節淵識水操謹論奸諛忠義素孚于中外崇文飭武恩威並著于要荒任勞任怨孜孜剔蠹除奸實政實心惓惓興利革弊六行興而苗長慕義八勸作而苗夷向風方新貴縣之權奪于矣



奏也抗疏大義折樞筦之奸而阻其鴛鴦之氣
當銅仁縣之猶豫而未決也力陳便益接閣閣
之苦而措諸衽席之安置備賑田以資歉歲矧
救之患永除拓右文田以優貧儒塵甑之家有
賴惠業有局恤隱有局沉疴起而生娶完澤幽
有田飲恤有田枯骨潤而忠烈勸禁南堤以培
風水科甲踵武生齒漸繁脩國乘以脩典刑文
獻足徵後世永賴贖錢稅羨盡賑士民庶幾交
儀悉捐補助空囊長往惟携兩袖清風解組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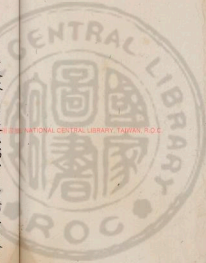
歸不存一毫芥蒂縉紳祝嘏老稚含哀雖道
有坊徒效其崇之味縱堤閣有祀祇供焚獻之
私必湏列名宦之中庶幾愜輿情之願或以飛
練之失議其防禦之疎然而蜀兵之多尚有
江之敗未可以成收利鉞論也懇乞

垂覽名賢德政俯從公舉下情庶仁風與廟祀
俱長令譽垂於誌不朽矣

癸丑年八月初六日准奉主入祠

直隸徽州府歙縣儒學廩增附生員俞文偉程
瑞徵吳鼎和等合於

與結狀為公舉忠節名賢以光組豆以勵風
化事生等遵奉謹會集府縣二學生員汪孟明
許斌奇程有本等勒結得故宦貴州巡撫江東
之天挺人豪古來名世忠肝義胆鐵面鯁衷當
江陵擅權繼位之日正馮保作奸犯科之時日
月晦冥綱常淪斁公發憤上書首誅徐爵肅清
宮府之陰邪遂乾坤之定位其後論總憲王王宗



載巡按于應昌殺人媼相俱已達成

特詔勸督撫周詠巡撫翟翥袁捷敗為功分別論死

一時

朝端震動至今邊圉翰誠參吏部尚書楊巍巧違
執政不當頂門一鍼論

大峪山多石及

欽定種移成稱衆鴉一鳳其尚在

帝心也則曰御史盡忠言事摘發大奸有功

天語煌煌震懼用誰不聞之其乞骸歸四也

天子特遣中使至

皇極門宣留

玉音蕩蕩蒙異數誰不榮之其在廷平也駁刑曹之

曲庇閹宦而感動

御批其慎用刑也發選郎之受賄貴官而亡辜死死

乃若康安首于反覆不常之頃而不一少假顏

色使徼外諸夷驚服于今滇黔之士論咸壯其

軍容堵揚首于兵食兩難之秋而愈加不操威

後誠彼我衆寡不敵後來

朝端之勝算寔本其篤夫破高若之惡苗也聚而
賞賚有加禱阿備之扶繼擁兵而真贗不忝定貴

竹新貴昏王土而罷勒荷

俞音建天柱銅仁為兩膝而變夷成華夏與夫造福
辰沅之地留恩苗鬼之方居家孝友孺慕終身
其他送人之婦保人之孫實神明之獨到成人
之婦助人之妾亦仁德之支流即欲更僕僅陳
猶恐拔十漏五掬之論其大者庶有明徵畧其
小者洵無虛美况囊承

恩詔後官近從優卹議謚遐取皆已尸祝鄉賢詎可
又虛生等既蒙帖文再行查勘謹據實申覆不
敢扶同所結是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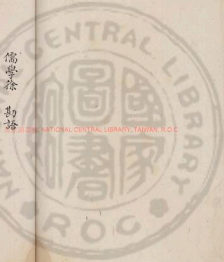
儒學徐

勘語

切服貴州巡撫江東之秉性忠貞挺身釋白當
其奮請

上方祛巨奸若振稿賢豪吐氣迨夫屢申尺籍定善
敗如破的中外安瀾鋤暴洗冤莫止廷平一事
宣威戡難至今功在黔南向令逆璫煽禍身至
九死公亦甘心惟是

聖祚靈長神護歎忠謀獲見效若其胞胞孝友足規
家備况乃搗搗慈仁經成修節真所謂氣作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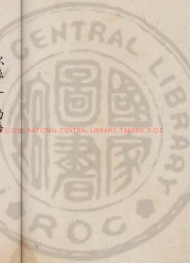
河身為保障者也允宜崇祀學宮風勵士類

欽縣夏 勸語

勸得貴州巡撫江東之贊日精忠凌霄勁節當
江陵之借奧馮保也內外夤結莫可蔽天公獨
力除巨璫如鷄逐雀已稱舜功之廿一矣既而
百折不回孤忠屢抗封事數萬言繼問討狼當
道安邊十二策坐看國鬼通文

皇上霽威受諫屢錫

溫綸鄉人醉德興謠永言憲乞有難放棄者令點人
既尸祝其功科臣亦



廷議其謚公論漸明合祀鄉賢以光俎豆

徽州府劉勸語

覆勘得故宦江東之勁節凌霄孤貞貫日當其
在御史臺也叱都尉候拱辰于

御道橫威歛踪初徐爵馮保為典拔巨璫竄踏雲
劉臺之寃而殺人媚人者奪魄殺丁此呂之謫
而黨邪害正者破膽立朝大節凜凜可紀即播
前之師少似乎要之沅中默中之經畧烏撒黃
苗之安撫功尤多焉不可以一青掩也今科臣
已議謚名鬼方又見尸祝矣盍令鄉賢反閭裡

祀乎况張公濟之邑乘鄒公元標之行傳汗不
阿好者所載居鄉事跡如還武陵之妾撫舒比
部之孤承母遺命則捐俸以置族田邵門生周
道則留學以備士康孔孟之微言再續耒耜之
舊里重光洵居鄉與立朝兩重也合祀鄉賢以
光祖立

歲安道張勸語

看得已故中丞江公東之天祚忠肝生無媚骨
埋輪止佞力清當路之豺狼抗疏敢言世美高
岡之格鳳立

朝則風裁凜若破雷同之見而骨鯁勤宣在外則
成望屹然振宿弱之餘而壯敵辱著其公貞足
以扶

國其行詎足以維風范文正之義田婚喪必助楊
關西之清白儲糶無餘至細行之必矜即更僕

尤難數所最著者當江陵炙手可熱之時正舉
朝攘臂爭附之日不獨叱都尉之驕橫發徐爵
之奸詭伸直臣之沉寃剪積璫之逆惡直性責
或傲手而避驥抑且權相推翼而落將真
國朝間世之孤忠而

九重之屢示眷注不虛也乘其人遠百年光耀照薇
垣珥筆風高幾處綠綉侍釋美即鬼方猶蔽尸
祝而桑梓之俎豈猶懸况

朝議已請易名而里社之崇祀尚缺比志憤之所

以約結而不伸閩郡之毋以合辭而祈請也伏
冀俯順輿情俾得與謝泌朱元晦諸公揖讓於
鬼聖之壇底

國是之公論益明而潛德之幽光丕矣

晉學察院徐 批語

故宦江東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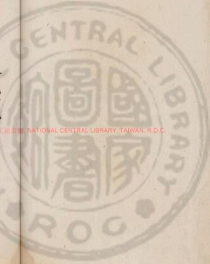
國丹忠臣時備業立

朝則奉采凜凜直言屢斥權奸居鄉則孝友恂恂
碩德宏乎疏戚宜行俎豆以作楷模准行府置
主入祠



齊成堂記

中丞長信江公撫黔時日總總戎務中折簡
余曰東之身在黔南望家山輒為陷涕蓋予
江為三衢人宋汝剛公宦歛遂為歛人苗裔
散處頗庶各為小宗祠祀公祠去寒舍舍不數
武湫隘甚不稱典制東之得罪柄臣謫晉寧
歸家父老日過而議祠事東之思進之不能
為國家景白悃誠退而使吾始祖庶嘗不稱
不得比為人於是捐俸錄及諸親友饋遺者



倡而各家財者知者遂畢力襄祠之役祠之
中為齋成堂前為諸勅樓制極宏敞東之雖
無一畝之室一勺之田吾其心為而祠故有
儻荒勅祭田名雖設猶然待諸好事者家仲
弟以予生乎所奉封母大恭人諸金置常給
田若干畝予不忍弟之沒也即以其田入祠
以世世吾弟高誰不絕諸祀田業有記堂未
有記子無讓元標念公年力方壯為國家倚
辦甚鉅老與公言祠事未晚不謂公未幾為

古人元標聞之輒傷心淚落不忍執筆蓋公
之亡嘗憂播事云播去蜀半月而隣黜則朝
發夕至日持干戈以戕我土地屠戮我人民
為撫臣者不得不應應而不勝則以刀誅故
議論之臣輒持文墨議其短長公一腔血誠
無所控訴惟有嘔血死耳嗟哉所覆兵不多
人而所安全者全黔之赤子土地城池一無
所損播首不敢加一矢外疆者則以公為之
盾不然岌岌乎即無恙吳楚亦騷動矣此元

為公傷心淚落手向使公安受諸首重賄賂
則諸首安諸首雖費百萬生靈無所控訴播
猶爾庸碌中原能動我

聖天子提兵遣帥乎今播首授首

聖天子一怒安天下之民則公之力也公有功
授矣元赫威天日重輝特揭公心事而為為
公記嘗不知公所以命名發成意欲彰君賜
耶亦有取于詩齊我思成不忘其先耶天下
大義二人臣進則無之非君退則無之非親

不忘君者即不忘親不忘親者而後能志于
君其義固各相發登斯堂者釋公命名之義
可惕然思矣公為御史為名御史不減古埋
輪風為中丞為名中丞忠澤幾子產遺愛子
期公為世津梁乃公已下世矣予執筆記之
公九原有靈能監予言乎敬系之銘志子思

銘曰

新安之江 夙稱名宗 潘發長信
皎皎孤忠 孤忠惟何 名著西臺

掛雲折檻 張范風裁 所愚益奇
祀先特祠 聲素授之 吾君所道
堂曰齊成 顧義思名 凡百子孫
無忝所生 惟木有根 惟水有源
勿剪勿涸 其誼彌敦 羽詞詒往
億千萬春 公神洋洋 鑒此不泯
萬曆甲辰歲孟秋月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前吏部員
外郎奉

詔起用

特授史科給事中歸耕太平水田之麓吉水年
弟鄒元標頂首拜撰

先人賞志以物垂一十餘年于茲子孫瓊
尾無復光昭之望一二年來

朝端又見齒及追維先人通籍廿年大半林
麓兩年西臺

廟許其盡忠海內幾無間言家居十載
環廷尉始多擲揄迨樵默時播首跳梁兵餉
兩空先人不敢偷安旦夕當世賢豪因多
諫其鞠躬盡瘁而以成敗論人隨風而靡
者亦復不少沉沉長夜何時復旦而直道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在人公論不抵在廷之諍臺者避之播州
之役默南頌功論列具在直與

神廟之褒忠卒相符矣庶幾非兩截人而向之
柳榆者風靡者其亦可以見原矣倘所稱
日久論定非耶悲夫子孫墮尾終不敢知
為定為不定矣

不孝男爾松謹識

讀江大理奏議

甚哉言之難也當其事之難當其時之難當

主心之難當天下人心之難夫是數者當矣迺異議
者懼其不利已從而媚嫉之陽擠陰沮使之不得
有所為以公則又當乎異議者之難故曰甚哉言
之難也嗟夫人臣際盛時服言責遇事可言時得
言輒明目張膽不憚以身為正直先要以盡吾心
共吾職新於不負所學以無貽天下萬世之公議
即

主心之當否有不散知而皇計乎異議者之吾當哉
顧直道斯民久如旦卒之國是定而異議者終
以不勝是以君子大居正也余友大理江君行義
乎御曲忠讓聞天下自大行立柱後時當濁政橫
流摧奸竊柄邪黨寔赫天下固岌岌狀危也君一
疏而除君側之奸再疏而抒直臣之憤三疏而杜
戚臣之橫又疏而發違臣之欺其諸國事有陳靡
不中體要達時宜于國于民之利甚博益自君疏
普學而後言中璫言柄竊言場奕種種摘糞

聖天子轉圓弗弗毅然舉諸靈而盡去之天下士無
識不識莫不仰

大聖人之作為而頌諸臺諫之功不象狀晉事者則
誠不易矣

主上既知君忠志銳志嚮君將大任以天下之重而
君亦自以為不世奇選益披懇陳見異以報

明主知遇萬一之隆地異議者輒驚然群起而忌之
不勝則假名高以為重而君遂不能一日安于朝
廷之上矣君既忝位角巾野服相羊黃山觀水之



問絕口不言龍事天下士無識不識又搯望君
旦夕渡出以作忠直之氣即素稱異議者亦往往
致詳於二三君獨于君不敢置一詞則君之子之
者有素也君今者奉大理之命趨

闕下

帝心簡在異議悉屏可以大有為之日矣夫忠義之
士藁之意氣者每遇挫而改節藁之學識者恒百
鍊而益精蓋意氣或有時而餒學問則無間可息
其所本者異也君負劉大之氣而配之以道義山

居八率德量益充吾知其必為百鍊之精無疑已
昔人有言士所當為者不止此是疏謂足以盡君
又豈君之所以自盡者哉抑又聞之太上有立德
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茲三者固不朽業哉狀
要之皆古人分內事非可持以矜門戶也頃見一
二高賢稍投意氣輒自標伐至今遠是心非者亦
託交其間以自固天下又以此病吾徒之憎異已
而務名高君望重時流天下士想聞風采而希片
語之辱者匪朝夕故矣昔馬侃侃今馬休休昔為

頓首書

評誇今焉几几破藩籬廊胞與不着一毫往事意
思於胸中以明大公無我之盛詎無厚望於今日
乎噫嘻此龍德也夫龍能潛能見能織能鉅伏巖
谷而不為狎薄日月而不為駭撼山振海而不知
其神水下土澤萬物而不自有其功故曰大人者
龍德而正中者也龍德正中斯正巳物正邦其永
孚於休矣是故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
望余故因讀大疏而附識之簡末以為卷石之益
萬曆甲午陽月幾單友人直方居士余懋學行之父





2025/05/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10/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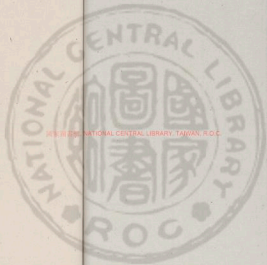


KEBANGSAAN NASIONAL CENTRAL LIBRARY TAMP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ITAN P.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瑞陽阿集壺中蔬草目錄

逃犯冒濫顯秩竊弄威權懇乞 聖明亟賜正

法以杜倖門以清 朝政疏

和臣殘忍太甚殺人婦人懇乞 聖明嚴賜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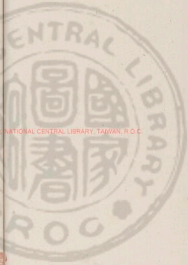
治以雪冤魂以快公憤疏

姦惡假扶 皇親佔產害命懇乞 聖明亟賜

重治以全威皖以安生靈疏

皇嗣誕生欽奉 明詔薊恤軍民以廣 聖恩

疏



督府隱罪報功撫辦欺罔懇乞 聖明 特賜

差官會勘以明公道以正國法疏

仰體 孝思敬陳民瘼懇乞 聖明超格優恤

以宣 祖德以重 陵廟疏

目擊遂聞情狀可憫懇乞 聖明申禁私割以

重民生以光盛治疏

恪遵 恩詔改正虛糧懇乞 聖明溥賜申飭

以昭 歲威以宣實惠以固萬年邦本疏

懇乞 天恩賜給庄田以資養贍疏

大臣晚節不終巧塞言路懇乞 聖明顯斥諱

佞以正人心以定 國是疏

逆黨繁興善類難容懇乞 聖明放歸田里以

全臣節疏

懇直孤臣自干衆怨再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

安愚分疏

壽宮已移鑿石未止懇乞 聖明及時查驗以

重 吉禮以昭 乾斷疏

山東道監察御史江
題為遊犯冒濫顯秩
竊弄威權懇乞

聖明亟賜正法以杜倖門以清

朝政事臣查得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在嘉靖奉
間曾犯罪問叢潛遊在京百計夤緣濫叨武職
竊惟穿窬盜行既負重罪于

先朝鑽刺冒功遂致過顯于今日不能改慮從善
以掩其漏網之愆乃復倚勢張威以恣其彌天
之惡如王國光之欺侮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陛下黜之爵乃揚言於外曰是我言之于馮司禮者

天子作威之柄假之為已之威矣梁夢龍之謙謹

陛下用之爵乃揚言于外曰是我薦之于馮司禮者

天子作福之柄假之為已之德矣夫徐爵果能進言

于馮保與否馮保果能信任徐爵與否皆非臣

所能知不敢以風聞無據者仰瀆

宸聽但爵身為錦衣衛之官未嘗一日至錦衣衛之

堂臣每巡視

皇城輒遇徐爵由

東安門進守衛官軍不敢問其行跡不知爵奉何

職役而出入

禁闈欲何謀議而常居直廬也且夢龍謝

恩之日即往拜徐爵之門爵留夢龍款洽舉酒相歡

二鼓而返舉朝臣工知之市井細民知之與夫

卑役知之此昭昭于人耳目夢龍無可辯飾者

受

命公朝拜恩私室清明之世豈容有此舉劾乎秉鈞

大臣交欵群小暗昧之迹能保其不人非而巷



議乎馮保服勞年久未聞干預外政爵指之以
微惠大臣是誤保不能永其終譽者爵也夢龍
初掌銜銜未聞親為不善爵誇之以結交近侍
是誤夢龍不能正其始進者爵也誤馮保與夢
龍此猶其小者

陛下聖德遠迥克舜明威鎮於華夷大小臣工欽戴
惟謹薄海內外曷有玩心爵以狎邪小人竊伏
於下敢爾虛張散勢肆無忌憚不敬之罪孰有
大於爵哉參照得錦衣衛指揮同知徐爵如鬼

如城搖狗尾於紹貴之前欺天欺人假虎威于
狐媚之後人心由之不正節氣漸以褻頹其為
國家之害非渺淺也伏乞

聖明大奮乾剛將徐爵

勅下法司追論原罪或以

章恩不加顯戮亟行竄逐庶幾內臣無由招議得保

其近侍之崇外臣無由夤緣可塞其官邪之徑

將見

官府肅清威權不致于下移紀綱振舉

聖世益臻于上理矣奉

聖旨徐爵這廝充軍在逃乃故冒濫顯秩竊入禁地

罪犯深重著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著實打問未

說

題為邪臣殘忍太甚殺人媚人懇乞

聖明嚴賜究治以雪冤魂以快公憤事臣聞治道去

其太甚當權臣勢焰燻灼之時諸臣與之交往

未為濟惡非太甚也臣不敢過求以傷

國體至於殺人以媚之使死者含冤生者共憤上

特

聖主天地好生之德下陷忠臣義士父母妻子伶仃

之苦言之痛心聞之酸鼻臣所以久鬱不平竊

懼下言煩瀆屢思中止而義不容已不敢不陳



於

君父之前也頃者

陛下允臺臣之請起建言之官天下臣民欽誦

綸音有感激而泣下者以為

主上有如天之尊不難於誤聽之悔使困抑之臣復

見天之日真

有道仁聖之君也商之咸湯漢之文帝不得擅其

美矣

陛下激發忠義之權示儆於前將以大用於其後諸

臣忠君愛國之誠少挫於始猶得大展於其終

唯死者不可以復生忠義之魂不及一見

陛下即垂哀矜之念亦無所施人心所以感戴

聖恩為益切而迨恨邪臣為益深也故大學士張

居正十年勩勞不可謂無輔理之功但才太高

性太拘權太專心太險媚已者立躋要地異已

者墜之重淵是以邪佞之徒趨媚太甚以成居

正之惡如原任御史劉臺論劾居正其辭嚴義

正切中時弊固不出於趙世卿余懋學之下也



其忠肝義膽可方古人是亦趙用賢鄒元標之
流也壹不允當與諸臣並用矣奈何僉都御史
王宗載前任江西巡撫欲殺臺以快居正之心
門生屬官領其密謀用銀五十兩買其仇家代
劄誣本遣人伴送來京妄奏夫門生之與座主
情有所昵屬官之奉上司勢有所畏臣不敢肩
求其人以罪之至於遼東巡按御史于應昌奉
旨查勘使不吐不茹少盡憲臣之職臺亦不至於死
也奈何應昌心同狐媚有玷冕冠執制司屬威

逼良善控報虛誣寧欺罔

朝廷不敢抗違居正其責本承差掌道御史問之輒
嗚咽票曰劉御史初建言被逮罄囊不足以充
路費三司當時親見何曾有分毫之賍今為于
御史所誣遼東眾口稱冤如夾打廩膳生員過
其招認送臺銀五百兩買貢廩生二百兩即可
援例入監何用五百兩為也誣臺之賍大都類
此宗載復唱江西巡按今故陳世寶曰了此獄
政府以巡撫盧公遂擬臺遠戍臺之家產不足



以償贖之什一乃宥充軍該死人犯代為完贖
以實其罪勢臨利誘督通悍解以肆其虐凌辱
百端苦楚萬狀臺至潯州府身危衣衾棺木俱
無行道之人莫不流涕曰是長安故劉御史也
何罪而至此極耶宗載殘忍流毒江西士民切
齒其詰責劉臺之語左閩省寒心臺之父兄可
審而証矣是設臺之際主謀者宗載行兇者則
于應昌與陳世寶也世寶嘔血暴卒天寶報之
臣無論外參照得僉都御史王宗載甘為馮保

之義子自恃居正之私人阿附權勢倚邪黨為
秦山之安謀害忠良視人命如草菅之賤法當
首論者也巡按御史于應昌証贖以傾僚友忌
於落井而下石枉法以媚要樞乘其烈火而加
膏憲臣若此

國家矣賴法當以逆論者也宗載係臣堂官臣執
禮素恭豈敢沽強直之名應昌係臣同官臣與
人素厚豈肯為薄夫之行但二臣惟知有權門
不知有



天子惟知人壽之可要不知人心之先死殺人可忍
將何事不可為足以臣義激於中雖私情不暇
恤况為死御史以論生御史臣心竊敢安之伏

乞

陛下察臣愚忠慎劉臺之無罪

勅下吏部諒加恤典將王宗載于應昌函

賜革職

勅下法司查照

先朝楊順路督謀殺忠臣沈鍊事例究問抵罪所憐

者一命之冤所逼者將來無窮之殺所正者二
臣之罪所愧者天下後世為臣趨勢之心庶幾
冤抑得伸神人之公憤以靈幽隱畢達

聖德之明斷益彰矣奉

聖旨王宗載于應昌附權枉法殊為殘忍這所奏著
法司從公議擬來說

題為姦惡假換

皇親佔應害命懇乞

聖明至賜重治以全威晚以安生靈事臣聞善植苗
者必剔其蠹而後嘉穀滋善牧馬者必去其害
而後良駒育是以自古聖帝明王培植群生牧
養萬姓未有不為之剔去其蠹害者伏覲

皇上臨御以來歲賦蠲租恤災賑乏憂勤宵旰加意
元元無所不至即古聖帝明王之用心不過是
矣臣以不才誤蒙



聖恩擢為御史則搏擊豪強臣之職也又奉
勅命兼督屯田則清理地土臣之分也臣嘗考之

會典及查

列聖相傳舊規上自

皇莊以至熟威子粒俱令有司招佃徵解轉給不
許自行收受使享有土田者得以免佃徵之煩
而體統益尊為之僕從者無以肆谿壑之奸而
閭閻不擾

列聖之意甚善而其制甚嚴也奈何邇來多有免

惡棍徒投充權要家人書吏在外毒害民命白
佔土田身犯滔天之罪反行庸受之恩其主不
知往往通斷曲庇以致利歸群奸怨叢各主戕
民害衆不可勝言臣自受任以來蚤夜兢兢期
欲痛革此弊以仰副

皇上愛民德意不意

輦轂之下猶有橫行無忌如侯一誠者臣敢列其
罪狀為我

皇上陳之臣每見附馬侯拱宸年方幼冲心渾赤子



履規蹈矩被服恂恂兼有賢傳明師訓之德義
教之禮法非惟拱宸之身不敢就分踰閑即其
親屬家人亦必不肖縱奸釀惡臣蓋諒之矣但
其叔侯一誠性本庸頑行多猾險廣招少年匹
命布為爪牙敢發拱宸孺子玩弄股掌之間託
其名爵假其文榜恐喝都邑強奪土田拱宸知
之有所規諭一誠輒恃期親之尊恬不畏憚拱
宸莫之誰何如創私園於

朝陽園而掘居民之墳假牌校於楊家園而截過

客之貨私造糧店於張家灣擅置

皇店於鴨鴻橋拱宸聞知業已為之毀其園碎其

牌裂其偽示載其私校臣無容別議矣迨又統

令姜廷齡劉倫劉佩石經石厚都得受都得貴

李世隆等假充附馬冠帶家人前往東安縣將

居民馬大倉陳仲良王業等備邊地土要行強

占詐罵認佃附馬告示一道又詐罵紅要票令

趙龍韓相等充作校尉將馬大倉等捉拿來京

監禁八日致死陳仲良陳宗仁二命臣訪知其



事殊切痛恨以為

皇上有如天好生之心而一誠頑狻吞虎噬為民害
害若此豈可容於

衆輔之間哉且一誠內欺拱宸之幼弱外假拱宸
之威勢鄉民不知見為附馬親叔乾念完其
敢發言若不重加懲治恐非所以暴明附馬之
心跡保全附馬之名位也臣即移文荊州道副
使郭四維將姜廷發等拿解到臣覆審情實依
律問遣但今候一誠與趙龍等潛匿

京師憑城依社吏不得而捕官不得而拿伏乞

聖斷容臣將候一誠拿問其餘惡黨除姜廷齡石厚

郝得貴李世隆已問遣外趙龍韓相劉佩劉倫
郝得受石經等照提未到者

勅下緝事衙門嚴捕或於候一誠名下追拿務在得

獲正罪庶使諸凡假冒權勢家人門僕豪橫鄉
曲者聞風知儆改慮從善匪直節屋窮居安享
恆產之利抑且大家戚屬常保爵祿之榮而普
天感戴

聖恩率土歌誦

聖德矣奉

聖旨這所每假貴勢

狀

橫肆害人好生不畏法度本內

有名人把都著緝事衙門訪拿務在得獲近來

熱感之家多縱容下人舉放私債霸佔田土虐

害小民在內着嚴衛并五城御史在外巡按御

史嚴行訪拿奏聞究治不許徇私縱惡該衙門

知道

題為

皇朝誕生欽奉

明詔蠲恤軍民以宣

德意以廣

聖恩事臣恭逢

皇胤誕生伏覲

恩詔一款天下稅糧除萬曆八年九年十年照舊徵

解及陝西河南山西等處災重地方撫按官作

速勘明將本年錢糧奏請蠲恤外其萬曆十一



年各項稅糧不分起運准免十分之三以蘇民困欽此

詔下之日自郊畿以至遐陬無不浸潤於溫渥之中
自白叟以至黃童無不鼓舞於遭逢之盛喜溢
八埏歡騰九有
聖主膏澤之施本重於山岳小民戴頌之語已盈於
管絃臣以愚昧上欲為

朝廷宣布

德意下欲使閭閻沾被實惠即移文各道府州縣衙

除對款遵行外查得臣職屯牧有進

宮子粒給爵子粒備邊備荒牧馬葦課等項

詔內未曾開列臣竊計之天下各項稅糧既蒙准免

十分之三况臣所屬近在

輦轂軍民歡戴之情既先倍於遐方

皇上一視之仁必首及於畿內備邊備荒牧馬葦課
等項即同屯額稅糧之例無容啜矣但解子粒

以進

宮非奉

明旨豈敢輕議於減微破常調以惠民哉自
宸衷計當不靳於微利至於給爵均係稅糧敷成之

家若執常額以取盈恐非所以仰體

陛下仁育之心共宣

陛下惠鮮之澤也伏乞

勅下戶部將臣所請等項明開照天下稅糧一例准
免十分之三則開崇洒澤先自上行之近稟氣
舍靈均洽下究之恩臣見仁風翔於寰宇國祚
永保業之固慶雲覆於盛時天潢益懸瓜瓞之

休矣

社稷幸甚臣愚幸甚奉

聖旨戶部知道



聖明

特賜差官會勅以明公道以正

國法事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李植題前事奉
聖旨這事情已有旨覆勅了李植既這等說還着屯

田御史江東之前去會同撫按務遵

前旨上緊勅明具奏兵部知道欽此臣惟

朝廷以用人為急况重目之禦邊宜宜輕於變置
聖主以民命為重况邊民之最苦豈忍視其殘傷虜



至而果成堵截之功臣仰體

陛下用人之

德意當以督撫之叙賞為是雖按臣何敢拘也虜
入而果有殺戮之慘臣仰體

陛下重民之

仁心當以按臣之執法為宜雖督撫何敢庇也分
功罪以行賞罰上之有關於

君德下之有係於邊防內為士庶之瞻仰外為夷狄
之觀望使覈之不得其實得之不以

上聞是欺罔之罪在臣臣滋懼矣故就道之日指天
誓心唯計

國事是非不計身之利害以求無負任使於萬一
於是檄會劉州道副使費克年昌平兵備僉事
于達真及密雲管糧通判楊廷柵永保河三府
推官宋伯華孫瑞項復弘等諭以今日之事相
期勿欺於

天子不必求悅於上官各宜虛心以奉公議至日會
同巡撫右僉都御史翟繡裳巡按御史李植泉



目所視逐一查勘臣見黑谷關兩山對峙如闕
壁立千仞中懸一城甚為高峻得數十人守之
雖數萬之虜不敢窺也小阿卜戶以百餘小寇
扒牆進關殺掠人畜以歸當時齊鳴鶴之提調
猶曰身竊於容雲縣之聽理汪道化之帶官猶
曰力專於吉家庄之守信今守則有遊擊李尚
賢居曾家寨與關相去密邇協守則有副將陳
文治專鎮西路此關實為要尚賢於虜之來也
高卧不起聞急不赴及抵關而虜已去矣文治

明知本關失守遽遞移文報功恣其射狼之威
能使士卒之恐隱逞其狐兔之狡自致軍門之
盡成意以

君之遠必可欺已之罪必可掩也今勘殺掠男婦如
陳大剛張仲良甘自禮等或一家四名口或一
家三名。臣查知名氏者共計三十餘名口一關
之內居民幾何父子夫妻多不相保乃謂安堵
如故者欺矣虜以三更入關金子明等五名熟
睡橫死鋒鏑審驗被傷人數李景秀等四名無

傷鄭志得等六名俱小疤舊傷餘髯閃被傷非
對壘爭勝而謂之陣亡陣傷歟矣虜以六月二
十五日叔閻副將從徐義以二十六日未時至
坐營曹蓋以二十七日辰時至乃謂指示連襲
百里方回者歟矣勒其所獲雲梯鈎竿虜去必
棄且登梯踰塙夷帽或其所失邊官年久夷器
尤其家藏我民殺掠無算不能得一虜乃欲指
此以為功耶塙甚高而謂扒堞之賊跳出地甚
遠而謂奔臺之民鈎去非欺而何至於烽臺燒

香等寨輒見聚集數十餘人稟稱歸併年久臣
指而詰之曰此久廢之堡何為有新折之廬舍
何為有新植之飽蔬粟者辭塞吐稱陳副將李
遊擊因黑谷關被虜恐小寨貽累傳令起逐不
顧者拆毀之其真偽未敢盡言即黑谷關之殺
掠絕無人言臣之前後左右同聲隱蔽粟拘軍
人劉海提調齊鳴鶴輒買刁軍假充臣一審叱
去因情行審訪始知陳文治遣齊鳴鶴督守堡
官方臣將屍移至口外深谷四散埋藏甚至燒

化滅迹失守之罪幸爾可逃毀屍之惡鳴鶴為
竄且禁其親屬不得成服悲泣仍取他人頂補
時時點閱以防稽查惟屍親不忍者偷埋近闕
山地臣於會勘之日親令帶去承差鋤掘連起
九屍委僚砍劈身衣撫臣翟續裳方悔恨釵功
之疏大為勘官張崇謙所誤諸將莫不瞻落邑
變使非訪求屍證閱人統辦虜寇未入臣無由
得其真情以報

陛下矣且武弁之撫詞多出於理外文官之偏信亦

隨其街中由古北口之搶掠未幾黑谷關之殺
傷接至兩遭失事之等深懷懼罪之心一聞掩
敗之謀遂起貪功之念文治之祖詐得行崇謙
之誇誕易入督撫二臣欺

陛下二臣所任者欺二臣也通宜分別察處察照得
協守西路副總兵陳大治以舞文之戍卒叨握
兵之重權占奪軍妻後庭至三十六人剋剽軍
賦家東以百千萬計奸淫貪酷俱全往事或有
餘辜機械變詐迭出即今法難輕貸薊鎮總兵



官楊四畏一廉自居百度俱廢王景福之烽火
不傳軍中之號令安在李尚賢之信地不守閩
外之節制何存報既同欺烏得無罪密雲道兵
備副使張崇謙冒中全之甲兵外欲徒鼓唇舌
保障無聞不能為民而為

國譎張有素竟以誤已而誤人心術夕邪不堪策
廂巡撫頓天右僉都御史翟燾囊總督蒞遼右
剽却御史周詠賄賂不行於虜酋而防邊則疎
簡特迎別於前官而用人則暗夷再犯而損威

本有自欺之情功已假而強辯無可柰何之策
據法無解於欺

君原情實由於誤聽大抵巧於欺皇恣於欺罔不特
薊臣為然又不特今時為然也自昔嚴嵩專政
居正擅權賄比將官威藉眾口以致城堡之灰
燼未滅而將領之犒賞已領原野之膏血未乾
而督帥之封蔭已假醜夷窺笑起其親邊編氓
欲寬徵其倖虜往往有之方今

陛下明日違聰上追堯舜止輦轉圓遠邁漢文執政

大臣咸開誠布公廣忠納善無復昔臣之為故
御史李植敢以直言憤事諸臣遂至敗露若盡
法以處之未免為變置之驟寬法以恕之何以
懲守防之疎臣謂楊四畏之欺陳文治誤之也
皆撫二臣之欺張崇謙誤之也伏乞
勅下兵部再加酌議上

請將張崇謙並行罷斥陳文治李尚賢齊鳴鶴先
行革職仍行巡按御史提究如律楊四畏翟璠
蒙周詠三臣誤陷欺罔均有文過之愆或

俯從劉治大推使過之美敗北之將今已有其既
往存虜之氣猶可激於將來未必非鼓舞人才
之一道也仍乞

天語叮嚀戒飭全鎮將領責其效忠自贖將見功罪
不消

天子明燭於萬里寬嚴並用

王靈振疊於九邊夷狄自是畏威邊民從今樂業

矣蒼生幸甚

宗社幸甚奉

聖旨賊夷殘掠關寨既有顯跡該將領司道等官如
何捏報拒堵掩罪為功好生扶同欺罔陳文治
李尚賢齊鳴鶴革了任并方臣汪道化張崇謙
著巡按御史提問具奏督撫總兵官統制全鎮
既不能預防防守却又輕信妄奏本當重處念
邊境有事姑從輕揚四畏降一級照舊營事周
詠星繡裳姑且各罰俸半年著某勵供職兵部
知道

題為仰體

孝思敬陳民瘼懇乞

聖明超格優恤以宣

祖德以重

陵廟事臣惟今之天下

祖宗勤勞之天下也今之人民

祖宗所愛養之人民也

陛下躬行時祀以展敬

祖之文宜歷祭民艱以盡法



祖之實自出

都門之郊以抵昌平之境凡經

層覽顧留心焉臣請以昌平之地言之原額四千三百餘頃今撥去

陵墳給餉備邊等項存者僅三千餘頃已虧其四份之一矣况膏壤盡被運糧而所遺皆磽瘠不可耕者予以昌平之人言之原籍一萬六千九百餘丁自北虜殘掠及勾補

陵廟等戶存者僅三千餘丁已耗其六分之五矣况

版圖盡屬隱占而所遺皆貧窮無告者乎地日虧丁日耗銀力二差則日增原數不過二千九百八十九兩今則多至四千餘兩較之全勝之時反加三分之一矣民貧而不能聊生則轉為營軍軍遊而苦於勾補又轉為流移以故閭閻多愁嘆之聲阡陌皆蕭條之景此昌平之可觀而知者至於陝西之荒父子相食鄖陽之水域府盡湮燕松諸郡風潮蝗蝻相尋為災山西饑民嗚根糜糠尚恐不瞻四川竈戶困窮淮泗費烟

稀少即昌平可想見之

祖宗在天之靈必不忍元元之至此極矣臣莊誦

太祖高皇帝之言曰人君理財之道當視國如家一

家之內其父經營蓄積未有不為子計者父子

而異贊其家必壞矣君民猶父子也若為惟損

民以益君民之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理也哉

又莊誦

成祖文皇帝之言曰人君一衣一食皆民所措民貧

無衣食君豈可以不恤君父也民子也為子當

孝為父當慈各盡其道爾至哉

二祖之言所以逆天休而鞏

皇圖者端在於此

陛下當禮祀之時奉

二祖之明訓以体恤

二祖之遺民居金墉玉祀而思吾民救廬不足以蔽

風雨享八珍九鼎而思吾民脫粟不足以供饔

粥衣錦園繡簇而思吾民懸鶉不足以掩膚腥

將戚然以悲毅然以斷不敢用私昵之臣恐其



倚勢作威而虐吾

祖宗所植之民命也不敢用聚斂之臣恐其苛求峻

削而耗吾

祖宗所厚之民財也請乞之私勿徇以民之脂膏易

竭織造之繁必減以民之杼軸易空如穿珠貫

玉之奇火樹銀花之說悉從罷止

皇上一節儉之間每所省真嘗數十萬以之寬天下

之征徭何所不敷以之賑天下之饑寒何所不

給且士庶於祖墓之鄰里必致歲饋以相親况

帝王待饒

陵之編氓可不格外以加惠若徒分數之僅減無能

救其積久之空虛苟止一歲之普行非所以隆

萬年之

香火也伏乞

勅下戶部將昌平銀力二差

恩賜優免以示殊典於詳部數內酌議存留以資供

應在

萬乘之富減四千之額而不為損因



祖宗之故厚昌平之民而不為私即今州縣之有

王府者其稅糧多微而不解以供祿米是在子孫
且然何至於

祖宗而斬之由是推之鳳陽淮泗

高皇帝之故鄉

祖陵在焉其施澤當視昌平也達之窮鄉遠井皆

祖宗之赤子其災傷當大蠲賑也則重

陵廟而為

祖留恩百世頌孝思之不置擇吉域而為民造福萬

方稅

聖壽之無疆

明主遊豫直追夏后省耕省斂之芳

國脉靈長將遊周家卜世卜年之盛矣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該地方切近

祖宗陵寢地隘差煩允宜破格優恤戶部著議了來

說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0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U.S. BUREAU OF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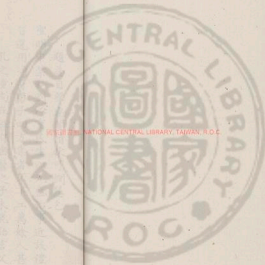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此書之出也... 子未幾始言父事而
以為其出也... 二千五百名其錄不堪用
者將出也... 四指景景殊異我路且即父
子相對而談... 弟胡棟而... 悅之狀日不思
親應以之屏... 不志於... 行道先之本者不

465744 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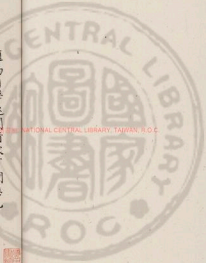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題為目擊逸聞情狀可憫懇乞

聖明申禁私割以重民生以光盛治事近該禮部奉
旨選用淨身男子四方集者不下二萬餘人甚有斷
乳之童尚在襁褓垂髫之子未能語言父孥而
來兄攜而至或稱貸隣里以為費或典鬻衣物
以為資禮部選用者二千五百名其餘不堪用
者即駢出城各令回藉纒纒踉蹌載路盈郊父
子相對而號兄弟相擁而泣悲慘之狀目不忍
觀悲泣之聲耳不忍聽臣於行道見之未嘗不



惻然動念蓋此輩幼冲之時無所知識不幸而
遇其愚痴父母無論材質之美惡狀貌之妍媸
妄希顯榮繁行閹割及長成之日不堪入選陽
氣已絕無復他圖飽繁株守所覲觀者

朝廷之選用耳一旦逸歸無所依倚衰邁者失終身
之望少壯者憂再進之艱行囊盡空旅食不給
強者則群聚市井以橫索乎客商弱者則行乞
道途以苟全於旦夕嗟乎此莫非人子也胡罪
而至此極耶彼為父母者惡割無所解之至親

徵求不可必之富貴卒陷其子至於困窮殊可
痛恨無足深惜獨念

聖明在御弘天地之大德追唐虞之上理一夫不獲
時予之喜况此數萬者皆赤子也其可不思為
之所乎

殿陛之上使令者未嘗缺

官府之間掃除者未嘗乏即今始收二千益以五
百臣已疑其為沉役矣性雖不諫來猶可追竊
唯

陛下之選收常有定數民間之間割宜有定規若不
嚴為之禁則無知之民仍萌妄念私割之習相
扇成風得近

至尊享韶瑞之貴者百之二三散之四方為溝壑之
瘠者十常八九怨聲之積或足以上千天和而
陰氣之濃未必其不為災沴也臣查永樂三年
琉球國進聞者數人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令禮部還之部臣
對曰還之慮阻遠人歸化之心請但

賜勅止其再進

上曰諭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
獻媚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
乃可絕人類乎至哉

皇言真萬世

聖子神孫之寶鑑也彼琉球異域我

成祖文皇帝尚有不忍其閩者而況於編戶之民乎

臣訪今之所遺者老者弱者甚少幼者壯者居多
多竊謂為今之計莫若申明嚴禁五年之內無

許私割庶少者已壯幼者已長足備選用則今日之所遺者不至於終棄五年之外即有割者亦必年及五歲明報有司視果堪用然後聽其自割則後日之所遺者不至於多遺伏望

陛下仰體

祖訓俯念民生

勅下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並各該撫按衙門行令有司嚴行禁止敢有私割者重治如律併坐隣佑之家違寬聞割之人五年之內有司考滿冊

內明註未有驗割五年以後填註驗割幾名及至收選之時人數多者本處官以違

制論庶人心知警此風漸息則戶口日增和氣運積

祥之集民命以重

國脈衍靈長之休矣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自宮禁例載在會典我

皇祖明白甚嚴乃無知小民往往犯禁私割致傷和氣着都察院便行五城御史及通行各省直撫按衙門嚴加禁約自五年以後民間有五子以



上願以一子報官闈割者聽有司造冊送部候
收補之日選用如有私割的照例重治隣佑不
舉的一併治罪不饒該衙門知道

題為恪遵

恩詔改正虛糧懇乞
聖明溥賜申飭以昭

嚴威以宣實惠以固萬年邦本事臣伏觀萬曆十年

十月節蒙

恩詔內一款除丈派均平軍民稱便者照今冊派徵
外如有短縮弓步虛田畝及將山坡湖蕩井則
派糧貽害軍民者撫按官摘查改正欽此續該
御史方為山汪言臣各條陳民瘼該戶部覆奉

聖旨各履清丈田地有虛增貽累的止許摘查改正
不得復大勞擾遵奉

恩詔行還移文與各履撫按官知道欽此臣惟貪酷
之吏官民甚顯為一時剝膚之災清丈之謬害
民甚隱為萬世剝心之苦故

王法於貪酷懲之必嚴者所以驅一時之民害也
恩詔於清丈容其改正者所以驅萬世之民害也臣
自奉

台以來移文各屬宣揚

聖主之仁恩必使閭閻之沾被民間相率赴臣投訴
臣恐狡偽之徒駕証規避復行各道許叢嚴查
其中如李恕楊仲等一十三戶俱係詐冒臣得
其情而繩之以法矣至于王奉田珠等所訴及
忠義中衛撫寧衛山海東勝等衛所呈通計虛
糧不下數千石據密雲等道兵備副使等官郭
四維成遵聶廷璧于達真等查實或界鄰兩縣
致丈量之重複或短縮方步致地畝之贏餘或
以屋基坟墓起科或以湖蕩沙灘取則揆之

愚竊均當改正但

國賦不可以輕減况軍儲所係使改正而視未丈
之先見徵之額為有失也臣

請於備荒銀內扣補以足原額之數邊軍不可以重

困况

詔旨嚴明使改正而視未丈之先見徵之額為有增

也臣

請於備邊銀內扣除以免額外之徵若必欲取盈不

思遠慮臣查得宣府一鎮先年督臣吳兌尋復

舊額以積荒之地增糧數萬石至徵納不前遂

扣減軍糧以免之後來撫按難以措置僅以全

鎮輕折

上讀而私寬此項宸哉邊軍命懸北虜家無擔儲何

能堪此也執加賦之虛名以釀竄離之實禍雖

有善者將如之何哉臣所以於屯軍乞憐之情

不敢不陳于

聖明之主也再照清丈之法澤國之東生西沒者為
之釐正貧戶之產去稅存者為之開豁得其人

以行之未必非救時之嘉猷矣奈何撫臣承望
風旨而催完之令急於星火有司取悅上官而
苛求之政猛如虎狼如江西之南豈知縣車大
任稱大出餘田賣銀三萬五千兩不知概縣田
地幾何

國初法嚴大密何遺漏至此車大任假之以博首
荐南豐百姓由之困窮是之謂竭澤而漁者也
即一車大任而天下有司之不為大任者寡矣
福建之興化縣以猾書陳達為總筭手等則任

其那移稅糧聽其欺隱妄報羨餘大開騙局緝
紳含怒多送隱糧以賂其口新冊未造輒焚舊
冊以滅其迹迄今閩郡嗷嗷成欲食違之由夫
違本無賴而官府縱之是教獠升木者也即一
陳達而天下吏書之欲為陳達者眾矣臣因以
徧訪天下之士民莫不疾首歎額以為今之大
量所豁之虛糧甚少所增之虛地甚多原額一
畝今則倍之為二為三原列下科今陞之為中
為上是分之各戶每見地糧之增宜總之

國賦有溢常數之外乃民徭加重而

國賦如舊謂無吏書之乾沒豪猾之欺隱臣所未

詳也此等奸弊不及時振刷我

皇明國祚萬年無疆虛貽之累亦累之萬年矣近聞

在外按臣每欲稽查小民亟欲赴訴司府州縣

各存護短之心遂用威挾之勢使民情不得上

通臣竊思之遐邊僻壤匹夫匹婦皆

陛下之赤子也

恩詔所頒宜屬宜改皆

陛下之德澤也凡為人臣皆當宣揚

陛下之德澤以愛養

陛下之赤子若宜屬路而不屬詔宜改正而不改正

非唯立視民患為過下之不仁尤阻革

恩詔為事

上之不敬伏願

陛下體

祖宗培植邦本之心佩仲尼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之

訓不以一時之紛更可為省而以萬世之民隱



為當恤不以一時廢之均平為可喜而以萬方之多弊為當憂將臣所奏

勅下戶部查議如果與

恩詔有合容臣造冊送部補給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衙門申明前

旨摘查改正或以撫按職任難兼惟復查照清軍事

例別差御史四員分行天下俾其遵

詔行事不得復議丈量勿偏聽有司勿輕信鄉官于里甲細民多方採訪夫後民宜者俱從其新不

必泥于舊夫後多弊者竟從其舊不必拘於新平原沃野地利相若當從一則不必分其等平坡沙灘地產迥殊當分其等不可定于一民間欺隱准其首發其有燒毀舊冊使無可查感挾小民使不得伸者從重懲治庶幾事有專責完有定期

上德必宣無所容其阻革之奸下情必達不致貽累之苦將見

德澤與威令並行一人全體統之尊



國祚與民命並久萬世仰生成之惠矣奉
聖旨各處新增田地虛糧已有詔旨摘查改正撫按
官如何不着實奉行這所奏戶部看了來說車
大任要譽宮民著華了職為民

題為懇乞

天恩賜給庄田以資養贍事奉都察院劾別准戶部
咨該本部題福建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
抄出

潞王翊鏐奏討庄田奉

聖旨著戶部查益王景王例來看欽此隨該查得

益王二次撥給地七百頃

景王地一千七百九十八頃各緣由具題奉

聖旨查嘉靖年間撥給裕府庄地來看欽此該本部



覆查得

裕府庄地給有一千八百二頃十五畝但卽年荒
熟不一更換不常俱改進

乾清宮辦納子粒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劉行屯田御史備查坐落地方見
今有無更換拋荒應納錢糧是否盡數進

宮如數月減少逐一補完造冊送部請

旨撥給

潞王營業等因題奉

聖旨是著撥給庄地二千頃欽此欽遵移咨備劄到

臣奉此該臣分行霸州密雲薊州昌平四兵備

道備查原撥

裕府今改

乾清宮坐落各州縣地土有無更換果否見在如
不足原數仍於備邊膏腴地內補足又行薊州
道另於備邊內地撥一百九十七頃八十五畝
共足二千頃之數各查照去後今據霸州等道

兵備副使鄧四維等呈稱各查撥過庄田頃畝坐落地名四至并徵銀數目造冊及稱各州縣原地所徵銀數其中不足三分者或有三分以上者近因清丈均攤故有多寡况地土厚薄不同若一票派足三分恐失均推惠民之意似應照舊徵納各具由呈報到臣臣復查各道查撥庄田已如二千頃之數但裕府田地自先皇帝御極多改作

乾清宮子粒見今有司徵收解部進
官撥給出自

聖裁至于承官一節

祖宗成法載在會典伏乞

勅下戶部查照遵行將見率土臣民莫不欣誦

陛下於親親之中益隆尊尊之体上不失

祖宗立法之意下不失体恤小民之仁矣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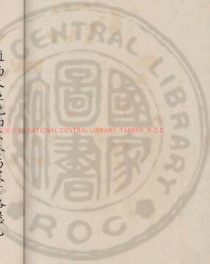
聖旨戶部知道



題為大臣晚節不終巧塞言路懇乞
聖明顯斥讒佞以正人心以定

國是事近該吏部題覆御史丁此呂本奉

聖旨何洛文着以原職致仕稽應科調外任陸燿改
調別用沈懋孝戴光啟留着用官官論列瀆審
識邪正據實秉公豈可逞臆造言誣善亂政卿
等說得有伴國體丁此呂姑着調外任用再有
這等的你部裡查照前旨不時議處以清言路
為大臣的也要主持正論純心為國毋得畏阻



依違欽此臣唯帝王之于直臣用其言而顯其
身今此呂之建白言已行而身被黜

陛下不過因吏部尚書楊巍之排陷黜姑之以全大

臣之休耳臣請以

祖宗之盛德為

陛下陳之昔

太祖高皇帝曾厭言官之迂行群臣有阿意者指其

疏曰此不敬此抵謗罪當誅宋濂曰其心為

朝廷耳烏可深罪乎

上乃覽疏中有足採者召阿意者罵言曰吾怒時若

等不能諫乃激吾之誅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

濂幾不免誤罪言者今此呂之言可採居多楊

巍之叅果慕宋濂而為忠臣耶抑亦阿意而為

佞臣耶

陛下承

高皇帝之業休

高皇帝之心巍之佞而非忠無能逃

陛下之明見矣臣於故相張居正每疏不欲盡暴其

惡存厚道也今為魏所激則不得不盡言居正
不奔父喪自撰

御劄

詔書類皆卑

主而尊臣令徐爵持付馮保矯

聖旨而行之挾

天子之威箱百官之口當時侍郎

伏地而泣

仰天而嘆以為曹操王莽復出諍之不能坐視
不忠遂請告省親以身諫焉居正方洋洋出

都門北向叩拜以謝馮保南向登輿以受迎送督

臣梁夢龍總兵戚繼光遠離信地探甲持矛議

衛千里所造州縣鋪墊道途搭蓋行館雖

乘輿所之未有若此之盛也及歸父墓未完輒于教

場登壇閱武賞罰三軍臣聞之以為訛言問之

荊州府推官魏允貞實親見之外議洵成謂

居正包藏禍心高啟愚一出身為彈位之題場

中士子擊硯號呼以為試官從張氏反矣啟愚

有心無心雖屬曖昧士臣知與不知莫不駭異

此當時之實事非此呂之造言也魏所謂正傳
道純禪繼之說出何傳註上文有曰天之曆數
在爾躬則此命為禪位之時明矣宜年老智昏
思不及此敢為謬言以欺

陛下耶魏不能如宋濂僅如佞臣之阿

上意其罪尤為小者

陛下採此呂之言而行之未嘗有怒魏乃妄引重典

大肆傾排若非

陛下英明仁恕此呂罪且不測臣知魏非阿

陛下意也阿輔臣也輔臣申時行二子皆中科名豈

樂此呂有此疏哉又豈樂

陛下洞燭科場之夙弊而罪及同試之諸臣哉是以
魏排言官名為曲庇故相以掩既寒之仄實則
逢迎新相以助方燃之焰觀尚書徐學謨始媮
嚴嵩繼媮居正忠愛全無人品素卑魏於初入
吏部則讓之于議覆推用則薦之不遺曰學謨
時行之親高為標榜以結其歡今日察此呂之
心即前日讓學謨之心也

聖旨責之純心為國魏當愧死無地矣既無純心安
有正論如先任都御史陳玠彈劾嚴嵩家居二
十載不通饋遺終身如一日止以參論趙應元
有干清議平生節槩盡皆瓦裂魏之砥礪名行
無能出陳玠之右其參丁此呂較之參趙應元
情罪倍焉此呂之言行而身黜且得附於應元
亦足幸也魏之始正而終邪尚有發於陳玠不
大可哀哉參照吏部尚書楊巍小廬曲謹大德
瑜闕任冢宰而附權門甘為墻間之夫以賢者

而變佞人自同河間之婦上貞

朝廷擢用之恩下失四海蒼生之望自今以往無
望其能正心術以正百官矣伏乞

陛下大奮乾剛作求

祖德以

高皇帝之屬阿意者罷楊巍仍

勅輔弼大臣各以宗漁為法以佞臣為戒庶幾言路
從此可開無所容其壘蔽之奸制科將來可清
不敢復蹈市恩之轍矣

宗社幸甚士民幸甚

題為逆黨繁興善類難容懇乞

聖明放歸田里以全臣節事以草茅之微逢
克弊之主有所敷陳俱荷

嘉納得效一得之愚忠實臣千載之奇造維粉身碎
骨無能為報然狹度淺中世無所容以臣同邑
之親居輔弼之重尚不能善事以得其驩况四
海九州之人在六卿三事之位者乎是臣之外
無援也臣自筮仕以來不敢以一字交於近侍
自任御史以來近侍亦不敢以一字撓臣守法



成案有微反身衿影無愧是臣之內無援也內
外無援孤忠自勵每於忠臣義士願為執鞭往
張居正不奔父喪藉馮保之權藉天下之口當
時疏獻綱常奮不顧身者今副都御史張岳少
卿沈思孝諭德吳中行洗馬趙用賢主事鄒元
標也數臣忠義天植九死不移臣安為之黨而
榮與之遊相規皆立身行己之要相期皆忠

君愛

國之心臣自信非比之匪人而居正之黨則蓄謀

甚深乘間而發去年排用賢今年排中行昨日
排張岳今日排思孝此等當十世宥本無一青
而欲掩其大節其心誠不可知矣至于居正沒
後徐爵馮保賣官鬻爵勢焰滔天公卿將相奔
走其門臣與李植發其奸當時已置死生於度
外十年蒙蔽一旦清夷皆

陛下之英斷

社稷蒼生之福也臣等何與焉使聲勢無可倚而排
擠臣等猶為不能成人之美徒以忘人之成無

足怪者今徐爵在獄馮保在尚常語其黨曰由他由他我自自報仇之日臣等方在多凶多懼之地也每朝夕焚香祝天曰願我

聖天子萬壽無疆臣等得保餘生矣乃遽有造不根之辭以污緘李植將使馮保聞之而快于心歟將與馮保同仇而為之謀歟不然必以李植與臣曾得罪於當道而顧為之役也若以與思孝中行交往為罪則植猶未若臣之密臣之罪重于植矣他日之捏毀臣者豈下于植哉臣之所

以不能一日安也方今天道亢陽

陛下焦勞於上邪黨將乘機播弄於下臣豈敢效尤以瀆

天聽况臣與李植羊可立遭逢

聖主均受非常之

恩當同心協力以圖報萬分之一又豈忍言去以負陛下臣反復思之宋有王庭秀以鄭俠為忘言以陳東為鼓變今之為庭秀者不少欲加之罪不患無辭將列石碣於州吁指余乘為若納何以辨

之此臣不得已之情不敢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也伏乞

陛下憫念臣愚

俯賜罷斥以消奸黨之怨杜讒邪之謀庶幾臣不能玉碎尚可瓦全

陛下曲成微臣

恩同天地之高厚矣臣不勝戰慄祈禱待命之至

光祿寺少卿江 題為懇直孤臣自干衆怨

再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安愚分事本月初六日該吏科都給事中齊世臣等四川道御史吳定等論臣等不當申教太僕寺少卿李植奉

聖旨知道了朕方憂旱焦勞各臣都要省躬備職再不許紛紛爭辯詭術門知道欽此夫

君切雲漢之憂臣當受萋菲之辱于此而不仰體聖衷紛紛爭辯非臣也臣不散也願臣愚戇性成叢



怨日甚觀顏就列圖報無錄不得不下情仰

干

天聽竊以居正馮保內外合謀種種不法皆無人臣
禮臣等目之為逆為姦當無異議吳定攻臣等
者其言亦曰二孽雖敗餘黨尚存是居正馮保
之黨吳定等既心知之又明言之何故比之為
李膺諸賢而欲加臣等以不赦之罪耶臣不敢
辯其真情自無能述

聖鑒矣往御史魏允貞郎中李三才直言被摘旋荷

收錄齊世臣欲緣之以嚴臣等是于臣有餘榮
也吳定言有事似君子而心非君子者有始為
君子因激而不宥為君子者是又于臣有厚望
也彼事不似君子始不為君子者何足算焉臣
等事幸似君子矣因事而內省於心始幸為君
子矣因始而益慎其終如臨深如履薄庶幾不
若鄒應龍之敗求為

陛下之忠臣齊世臣吳定為臣之益友矣至于邪正
之分較若黑白新言官不辯邪正專駁舊言官

所言苟有秉正擊邪為

國家出死力恐為新來者所魚肉將容容圖後福

矣此阻塞言路之大者齊世臣吳定不此之尤

惟臣等之尤其未之思乎臣唯知有

陛下不知有他見有無禮于君者不覺義形于色情

見於詞以致愛臣者寒心惡臣者劍目臣亦自

知久罹火穽中矣但受知

聖主不加砥礪以負今日之

恩臣之所不放也毀言日至身名俱辱以傷

陛下之明臣之所大懼也伏乞

陛下察臣不得已之情憐臣無所容之勢

俯賜休致以保餘生從茲得還措大之故態可作

萬曆之全人犬馬戀

主之遙心寄賦謳歌之際矣

兵部職方司員外江
壽宮已移鑿石未上懸乞
聖明及時

題為

查驗以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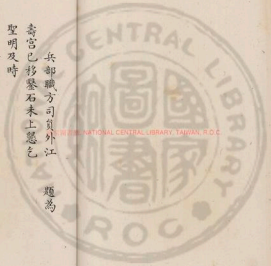
吉禮以昭

乾斷事頃者臣以不識忌諱致謗言橫及荷

陛下不加斧鉞薄示降級臣感

恩自天圖報無地額今事莫大于

壽宮罪莫大于欺罔關係重大不在言禁之例臣請



得而直言之夫氣以土行石山不可用雖行道
之人亦知之士庶之家亦避之臣以一念朴忠
陳大峪山多石監正張邦垣不得已而具圖始
稱西北隅微有石塊今尚書沈鯉之疏曰橫亘
頗長不止一隅微有石塊此足証邦垣之欺而
臣等之言為不妄矣及奉

旨欲往前少那斯時明移之而明以告于

陛下未為不可也因臣等有云于木山別尋無石之
所以為一有那移即臣等之議見之施行矣故

實則移之以石難鑿也偽稱不移以欺

陛下如欺天何往歲置表于山坡之上已經

聖覽親定者即

立宮之中也觀沈鯉之疏有曰今復張邦垣置表於
立宮極中之處是新置之表非

欽定之表而可以知

立宮之移矣山坡之高處皆石山麓之卑處皆土欲

避石以就土不得不移高以就卑如

立宮不移與石原有丈餘之隔也則後址皆來脉所



閼宜傷損乃鑿之如鋸齒如峭壁復閼諸臣
無不見之果何為者耶既未有

親閱之

旨凡既鑿之石跡宜一一存之以俟

陛下閱時裁定庶幾始為殿而終不為殿也乃盡批
新土掩築復閼之為

齋城之基而磷磷之狀不可復識矣

陛下親閱之時試于後址築基之下令人一啟而驗
之其欺不可立見耶使

玄宮已移而石可避臣可以無言也

玄宮有石而能據實奏

聞臣亦可以無言也今後址之石挿入

玄宮之正中橫潤五丈有餘以石工百人晝夜鑿之
已幾一月之久而此石猶然未去其為巨石而

非微石也不可徵乎

玄宮既移之內尚為有石則

玄宮之後無柱而非石也又不可徵乎土之當閼與

夫石之當治者可以興作其

玄宮之石當

勅令勿鑿以俟

聖覽若過此數日又將與後址之石同其掩塞矣昔

周文王以民力為臺沼而戒之曰經始勿亟我

世宗肅皇帝于釋

陵之初啟土得堅石當時無敢有欺者復廣召術士

集議而始定于十五年之後又歷十餘年而不

以告成何謀之詳而工之緩也

陛下愛恤民力無異文王

萬壽無疆奚啻同符

皇祖是工不必亟矣况有

明旨親閱是即

皇祖詳慎之意也為臣稍知敬畏尤不敢亟矣今則

掩石裁松先為不急之務夫役晝夜不得安息

非欲共為欺也何為而若是其亟耶則推勿亟

之仁而

勅令照常赴工集高街之士以備

駕臨顧問者及是時而行之可也



陛下聰明天縱一登高以臨下向所
欽定之處必朗然于

磨覽之中則已移不能欺之為未移矣

玄宮之內卽今時而止其鑿石之工

駕臨而驗之于後址之下則有石不能欺之為無石

矣

乘輿一出費用不貲致茲時拙而舉羸臣亦安所遊

罪使為臣各知卜兆之義而以事觀之心事

君臣何樂于無故而取忤時之辱惟罪臣等以苛細

者一切置

君事于不問正朱熹所謂視其君父曾鄉鄰親戚之

不若者也向使臣等不言則鑿石不可以歲月

計非惟大損龍脉且將震動

昭陵臣故不敢為

陛下惜小費而顧

陛下重大典矣且大臣一以推委為便今又委于

陛下之闕也若不隨事核實此而可欺將何事不為

欺耶伏乞



陛下將臣所奏逐一

查驗如

玄宮在

欽定之處而今無石也臣甘受妄言之誅如

玄宮非

欽定之處而今有石也係何臣擅移何臣掩蔽請各

正無

君之罪庶

主威不為臣下所持而

人之明斷以昭

古典不為朋欺所炫而萬方之心志益肅矣至謂既

鑿之石已掩

玄宮之土為多是在

聖裁微臣前後無一字之欺亦可以剖報

主之誠且朱熹論壽宮不可詆之為彌子瑕臣竊以

自解若優人入幕惟兩裁人物當之臣則誓為

忠貞終始如一者也彼言在臣耳甘為反覆志

在趨勢橫出惡聲者祇足貽人之笑焉于臣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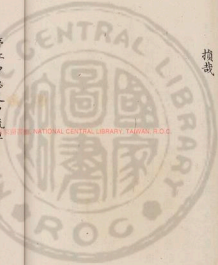


損哉

序江中丞廷中疏草

大中丞江公襄錄其廷中疏草既成不佞得索而讀之因喟然嘆曰公大忠勁節固如此哉今世士一登諫垣其始率欣艷名高或激於意氣顛能慨一時以圖報稱然稍一失權貴人肯則又依違觀望移易其初心比功見名立或游陟華臚不曰士所當為者止此則必不能遠衆特立自行其是惟尊

王庇民之為兢兢而置毀譽得失於度外也者以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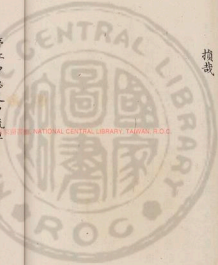


損哉

序江中丞廷中疏草

大中丞江公襄錄其廷中疏草既成不佞得索而讀之因喟然嘆曰公大忠勁節固如此哉今世士一登諫垣其始率欣艷名高或激於意氣顛能慨一時以圖報稱然稍一失權貴人肯則又依違觀望移易其初心比功見名立或游陟華臚不曰士所當為者止此則必不能遠衆特立自行其是惟尊

王庇民之為兢兢而置毀譽得失於度外也者以視



公生平其大忠勁節又孰有能踰之者哉雖然公之忠節載在諫書能與日月爭光而竟不免于多口者何也豈入朝見妬固古今皆然耶吁難言矣公叢為直指諸所糾正悉人所辟易不敢道事理而至其殄除

君側巨奸則直以身批龍鱗刷虎牙九纒繼有風霜氣天下以此重公而亦有以此憚公者矣斯時也即稍沉黙豈為瘵厥職而公當台省之攻建言諸君也則諫家臣之斥逐言官也則諫

壽宮之鑿石也則諫夫業已負盛名被

主知而猶而折廷諍一吐其忠憤之為快乎安所免疑忌之不叢生而人言之不波及也天啟

宸秉徵之田野之間環之日月之際使公能委蛇自居又豈至遠遯

闕廷而借冠屨哉時公持平廷中闕官執法而刑曹議減范洋過錢而選部欲殺公毅然平反而甘蒙詬厲倘所稱不為不義不殺不辜之遺意歟未幾而填撫黔荒之

命下矣用公也實遠公也公即病行且意勃勃曰固

知小夫得算然

君命在所不以孱尫狗彘者有如日計公政績當必有可觀者矣要難保側目者之不議其後也此一役也結

主知者在是而犯時諱者亦在是展一腔者在是而罹百憂者亦在是要之天地鬼神與

高廟神靈固自足以鑒公耳昔宋臣范希文朱晦菴歐六一往徃與人不合至為所嗤罵則公之憎茲

多口也因其宜耳噫嘻讀廷中之疏者能作如是觀必有謂余言之非阿私者矣余故特書之俾天下後世知公之克艱屨臣也有如是云

萬曆戊戌夏五月

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春坊庶子諭德

翰林侍讀侍講纂脩

正史記注

起居

經筵 日講官友弟劉應秋撰





NSC812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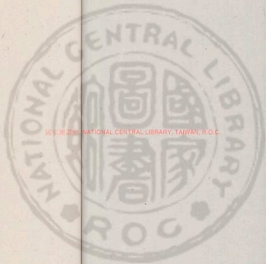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五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大正九年九月廿九日
無以明白此書之價值
此書之價值在於其內容
其內容之豐富與否
其內容之新穎與否
其內容之實用與否
其內容之權威與否
其內容之完整與否
其內容之系統與否
其內容之條理與否
其內容之簡明與否
其內容之扼要與否
其內容之詳盡與否
其內容之深入與否
其內容之淺顯與否
其內容之廣泛與否
其內容之狹窄與否
其內容之宏富與否
其內容之貧乏與否
其內容之精彩與否
其內容之平淡與否
其內容之動人與否
其內容之無味與否
其內容之有趣與否
其內容之無聊與否
其內容之有益與否
其內容之無益與否
其內容之有價與否
其內容之無價與否
其內容之有聲與否
其內容之無聲與否
其內容之有色與否
其內容之無色與否
其內容之有味與否
其內容之無味與否
其內容之有香與否
其內容之無香與否
其內容之有光與否
其內容之無光與否
其內容之有聲與否
其內容之無聲與否
其內容之有色與否
其內容之無色與否
其內容之有味與否
其內容之無味與否
其內容之有香與否
其內容之無香與否
其內容之有光與否
其內容之無光與否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66705 V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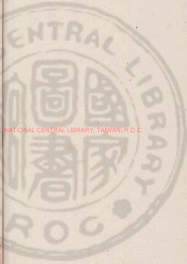


瑞陽阿集廷中疏草目錄

執法持平招尤取侮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銷讒怨疏

大義不明駕誣黨貪懇乞 聖斷勅問疏稿有無以明心迹賜臣骸骨還鄉以保孤危疏
風疾未除難圖報效懇乞 聖恩即容休致以保生還疏

言官輕引重律上誣 聖德下讎孤臣懇乞 聖賜寃實以白寃疑以彰 乾斷疏



敬循職、掌儀陳寃懇乞 聖明嚴申正律以
重民命以廣 皇仁以感召 天和疏
新命方膺舊綬又起懇乞 聖明俯賜休致以
全臣節以安愚分疏

大理寺右少卿江

題為執法持平招充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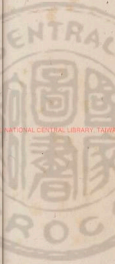
備懇乞

聖明俯容休致以銷讒怨事臣先年待罪卿貳徒以
愚憊忤時抱病屏居田間有年甘與艸木同朽
腐矣幸荷

皇上賜環擢臣今職蚤夜銜戴

聖恩天高地厚自愧莫能仰報萬一獨思守法所以
竭忠盡職所以報

國歟擬持平臣之職矣臣于獄案輕重大小務在



得情其或法不當死情有可疑臣與同列必詳
加訊鞠博為容訪惟恐一夫含冤足于
天地之和而負我

皇上好生欽恤至意七月初四日臣接刑部貴州司
送到犯人范洋文卷披閱再四以為罪不當死
奈何覽之如下及范洋家屬赴臣衙門投帖訴
辨臣與同僚四人各受一紙據帖披既有解合
當察駁臣時知有

朝廷之法而不能徇同年之情蔣時馨由此恨臣

疏中以街巷小兒罵都詔舍之語褻瀆

君父至尊之前有同病狂發謔臣生平頗自砥礪時

馨欲吹毛求之而不可得惟言與沈思孝交善

思孝由縣令起家卿亞遇愼士而為忠臣履脂

膏而稱廉吏臣雅重之臣昔疏陳與思孝等五

人友相規皆立身行己之要相期皆忠君愛國

之心言之于十年之前可復之于十年之後者

也今時馨雖思孝而辱臣于臣名節何損若劉

應秋與臣經年不再見而文章行誼翰苑名流



表表在人耳目李三才與臣十年不一而其品格高邁同年中所推轂者高桂不畏強禦卓有操持臣實偉之則時譽之訕臣自取也而與諸臣同訕臣自幸矣今蒙

皇上將時譽顯加祿祿作貪墨既懲忠直吐氣誠

大聖人之作為萬世之瞻仰臣何敢滋

漬但臣抱疴耽疾蒲柳之質先衰好善嫉邪董桂之性不改此誠恃時度俗之端招尤致怨之本臣固不敢苟容于世而世亦安能容臣哉伏望

皇上四加矜察故臣歸田俾臣平澆息者之心釋眚眚者之怨刺雖捐軀報

國不能遂狗馬之私而補遺遺脩猶得彌風影之謗矣臣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



題為大義不明駕誣黨貪慾乞

聖斷勅問疏稿有無以明心迹賜臣骸骨還鄉以保

孤危事臣竊謂舉廉錯貪者

帝王勵世之權持廉嫉貪者臣子裨弼之義郎中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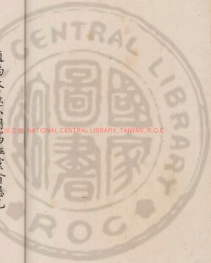
時馨之貪既經言官論劾奉有

明旨嚴分御史馮從吾給事中黃運泰欲為時馨報

復當先求時馨貪否之實而後及指使之入庶

可以維世道而服人心矣諸臣皆置時馨之贓

于勿問而專論趙文炳之論時馨也為臣主使



則

皇上之斥時馨也將謂誰使之今李三才之辯已明
強思之疏屬虛馮從吾乃謂親見臣之手筆證
以見在之高桂莫可以動

宸聽而惑衆聽此黃運泰所以繼從吾而起也且令
人挾高桂以勢而啗之以官高桂唾而拒之乃
貽臣以言臣不敢呈草以奏

至尊謹撮其要有曰馮道長從吾者與強道長一路
上疏又誣賴史有疏稿在弟處此物奚宜至哉

第卽有胸無心亦難以成其姦矣又曰弟生平
無一事不可與天知與人言今日之事有謂有
無謂無豈肯說隨以實他人之謊乎此高桂之
手書在臣若臣有疏稿在高桂

陛下試問之高桂必不為臣諱矣大抵使人以論人
臣必不屑為而殺之人以媚人臣義不肯為如
刑部送審范洋完帖內開會上吉爾送蔣時馨
銀五百兩送長班參十兩臣因詳詢博訪知范
洋係食糧醫官為時馨同鄉密友始知因賄得



官不止一曹上吉潛通關節不止一范洋當事者欲即斃范洋為時馨減述臣必欲駁審以求真情是以時馨恨臣為最深黨時馨者攻臣為最急獨不思

皇上不想貪官而顯存非失德也從吾輩必欲指貪為廉以抗

皇上勸懲之權法司不徇貪官而詳獄非失也從吾輩必欲証正為邪以奪法司持平之職則凡權勢之門賄賂可以公行而

朝廷不可處贓跡可以掩覆而法司不敢究恐非國家之福矣且論貪官與護貪官人品孰優而孰劣忤吏部與媚吏部心術孰正而孰邪一庸人能辨之何思不及此也臣素志欲為萬曆之全人以求無負於

陛下之任使諸臣論臣不過恨臣執法指臣嫉貪以臣為奇貨也臣由此而歸使天下後世指之曰臣以執法去也以嫉貪去也以不媚權去也是臣無失節歸有餘榮安知有毀于前者能無譽



于機耶若更遲延彼必更端如瓠鴉故套以無
為有以虛為實則謗書必將盈篋市虎不止三
至臣不知所稅駕矣伏乞

陛下憐臣多病故臣歸田以平未熟用者之念以快
一時勢者之心庶臣下之紛爭以定

朝廷之紀綱以肅全臣之名

恩尤深于用臣之身矣臣無任懇祈待
命之至

大理寺左少卿江 題為夙疾未除難圖報

效懇乞

聖恩即容休致以保生還事臣不佞原以請告屏伏
田間八年矣前歲荷蒙

皇上起臣鄧州尋陞辰沅兵備臣方病肺且病目曾
具疏乞骸未蒙部遣臣因伏而嘆曰

國恩未報何以身為遂與僮僕裹藥餽入楚于時
冰雪間關水陸繼進踰兩月始達沅州適生苗
逆敗兵弱糧匱臣為此懼隨出按行諸哨銳加



振刷規設機宜自冬徂春已歷三月後至黔陽
地方忽得口眼喎斜之症時間

新命轉臣南京光祿少卿臣得抱病南還調治半年

漸見平復寵荷

聖恩召還大理寺寺丞尋蒙

簡拔本寺左少卿暫署印事臣感激

皇上特達之知敢不糜身粉骨以效犬馬之力緣臣

病根常存隨觸易發近因

朝審旬日前細閱奏書從諸臣說鞠論報至今臣

左目浮腫頰僅舌木服藥無驗精神委頓雖尚

視息已漸不可支矣臣伏枕而思去國十年入

都一歲夙夜憂惶未能報塞勿敢為念惟期不

愧影余自信已堅一任人呼牛馬且言者之心

術昭然於毀譽之中即其自立之公案也臣何

容置辯若使托疾求去自全易退之名以負

陛下賜環之眷臣即死不敢為奈何志雖壯而氣衰

心欲前而力憊杜門註籍則達於曠瘞揀或不

遑何能補于



照世臣聞鞠盡瘁歿而後已者臣子之分義也矜憐

老馬不盡其力者

聖主之寬仁也臣父母俱逝妻亦先亡弱子在籍臣
獨與僮僕來京旅邸無期功之親病體抱難痊
之勢言官舉臣之過可付後日之公論其舉臣
之病寔切今日之私情臣是以意念恐填溝壑
夢魂常在家鄉不得不哀鳴于

君父之前伏乞

陛下憐臣實病故臣回籍就醫庶首丘之願得遂於

孤臣即

大造之恩不斲於寒谷臣無任激切待

命之至



題為言官輕引重律上誣

聖德下蟻孤臣懇乞

亟賜寃實以白寃疑以彰

乾斷事臣以四品卑秩屢荷

皇上矜留感與懼集不敢煩

瀆非滯滯也暫出習儀隨接邸報該御史俞价論臣

交結朋黨紊亂

朝政又謂臣交結

近侍黃緣作弊其罪當斬引此重律是欲魚肉臣



也臣不足惜獨念

皇上方綜核庶政而价曰紊亂

皇上方嚴屏諸奸而价曰賞緣徒欲中傷孤臣而不

顧誣損

聖德且其說非自价始也一人說謊特以煽惑衆聽

尚未露于

彈章今幸得俞价而發明之臣敢述始末而直陳

之禍因沈思孝

黜用戎政有屢推不用者遂以怨望之心捏彌天之

說謂

陛下深居靜養漫不省覽章奏與不點悉由

近侍故以

皇上所點用者為邪以未點用者為正大倡此言以

傾思孝過閣部大臣即與閣部大臣言之過堂

省諫臣即與堂省諫臣言之初未及臣也臣所

以受今日之攻者有二端焉謊言初起時臣友

王士性教臣以大禍將作惟緘口可免臣愚不

能領略猶然謂思孝為忠臣為廉吏有此婢節



之脩必無汙義之行對人為之不平人遂以攻
思孝者攻臣此臣招禍之一也蔣時馨巧弄威
權銷磨正氣使公論既明而復晦人心既正而
復邪天下之忠臣義士陰被其摧折矣且有賣
官之實俞斯有曹上吉買官之實證臣批范洋
之寃帖曰范洋係食糧醫官原非白撞光棍博
訪道路之言與訴辯合擬以說事過錢律方為
得情若逼其誣伏置之死地恐善楚之下有寃
民廷尉之平安在也宜教回再問此時共事之

臣懼中奇衲易之以行臣之駁語已傳播諸司
臣又至愚輕信趙文炳議論依名節即舉以示
之竊謂匿名之技揭尚可以讀

天聽有名之賊迹獨不可以對人言乎人文以黨時
馨者而攻臣此臣招衲之二也文炳三疏叩

閣豈聽臣役一旦轉換不過為強思華所操奪耳
至于丁此呂先為御史首發張居正諸子科場
之弊臣之竄跡俱在今為蔣時馨所搆舉朝公
論甚明強思黃等欲借此以求勝亦無足



辨者但臣入官廿載玄

國十年足跡不入城府私書不批

京師簿田不足以供餽粥陋室不足以蔽弱子一

生砥礪名檢遺此汗穢不勝悲憤臣雖不才不

敢以他途進以右寺丞而陞少卿者

陛下恩也以四品之官而

明旨屢留者尤

陛下恩也臣荷非常之恩乃受非常之謗

聖心之昭鑒如天孤臣之容身無地蓋由前有樊繩

以說傳說而邪說遂起後成市虎愈番愈疑而
虛說蔓延無怪俞介之引此重律猶惜引其端
而未竟其實也伏乞

陛下先將臣革職

勅令俞介明言臣所結黨紊亂者何政實緣作弊者

何事交結

近侍者何人據實指名稟奏無徒以結交二字掩

孤臣生平之節無徒以實緣二字蔽

聖主簡拔之明使其一言有據即依律斬臣以為官



邪之戒如以言官事屬風聞原無可指誰生屬
階至今為梗

陛下試問俞价此律何為而引此言何處得來俞价
必有以對雖

聖德寬仁不必求其人以罪之將使侮慢無

名之臣稍知教誨謊言煽動之風從此寧息庶正人

不至于抱冤而節氣以培

明旨不至于阻隔而

朝綱以肅非惟臣等之幸尤

社稷無疆之福也若含糊不明使臣蒙詬以去臣夙
且不暇矣



原任大理寺左少卿今陞巡撫貴州兼督理湖
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察院右叅都御史江
題為敬循職掌備陳寃獄懇乞

聖明嚴申正律以重民命以廣

皇仁以感召

天和事臣聞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御世昆蟲草木
咸得其所矧人命至重豈可獨殺故議獄緩死
寧失不經我

國家尤慎重之五年有熱誠臨刑有覆奏頃者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皇上允刑部之

請令撫按諸司清理因循加

恩于可矜可緩之刑不啻大舜之好生神禹之泣罪
矣然獄有大弊有大寃大寃臣請得而備陳之臣魯
請律至代寫招草增減情節之條未嘗不嘆仰
大祖高皇帝定律以防奸弊無所不至今天下有司
率置此律于不行白紙逼招情節盡出積猾之
手無則增之以為有以文其故入之害有則減
之以為無以逞其故出之私舞弄數字索賄敬

十金筆劍紙棺牢不可破雖有智慧不能得其
真情治獄之弊莫大于此臣願

陛下嚴勅所司以律治人無以官犯律舞文必違以
示奉律之謹恤刑之臣能詳審兩造不眩于成
案者亟紀錄之庶幾弊可革也至若律定于
皇祖為萬世不易之經例行于

列聖為一時懲惡之權情重律輕者引例以懲之不
必泥于正律之文情輕律合者依律以斷之不
必拘于新例之引若一票引例有重議而無寬



科是亦行法之弊矣臣頤

陛下嚴勅治獄之臣悉遵正律而慎於引例庶幾法可平也夫猾書之當革引例之當慎此法內之弊也在已定者尚可以解擬乃圍牆之中天日不照有法外之寬焉則已死者不可以復生臣讀律至凌辱罪囚與淹禁獄囚赴減衣糧與不給醫藥顧情自殺與謀求殺害數條森嚴昭如日星未嘗不嘆仰

太祖高皇帝定律以矜獄囚無所不備今天下有司

置此律于不講有任性之燥而因微言之激怒有行已之汙而聽豪家之賄托于罪不至死之因或用囊沙壓而不踰時而死或絕其飲食不三日而死一紙病狀一命立傾殺之無必驗之無傷小民飲恨雖深情不能達

聖世施恩雖廣法不能周臣每切齒于酷吏欲具

奏而未能也今臣待罪大理同官論確每過重囚必求其生不得而後死之一歲之內數回數人未聞再問旋報病死其間固無謀買情弊或問



官過于自信不欲人之駭已也

高皇帝設大理之意謂何且在

犖毅之下况四海九州之遠郡邑衙所之多軍民之罪不至於各官任意假病以殺之者不知幾百千萬是以肺石少不寬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雖

飲恆之臣一歲十遣無能揀于死已其上干

天和災沴頻仍于寓內下叢怨氣干戈竊發于邊陲未必非職此之由矣伏乞

勅下刑部都察院申明治獄律例嚴飭各官通行在內督率十三司反除白罪毋風厲殺人每遇朝審熟審之期無論已結未結凡死獄中者開具名數奏

聞以便稽考在外通行十三省巡按御史清查所屬郡邑衙所凡獄或遇天災流行罪不至死者許令保出其死者果以何病以何親人知証必具文中報如有隱匿或有他故及夙親首告者從重論降若以繁文可省徒流杖贖皆報上司何

獨于人命不然也從此長吏忍法網之觸狴犴
無瘦死之多全一人之命即

陛下之澤及一人也全千萬人之命即

陛下之澤及千萬人也寒崖蟻穴隨在沐陽春之輝
九垓八埏無適非

恩波之被

聖壽當萬年無疆

國祚與天罔極矣

題為

新命方膺舊豎又起懇乞

聖明俯賜休致以全臣節以安愚分事臣一介草茅

遭逢

聖主召還于十年之後無疑于三至之言使摧翮復

振枯條再輝皆

陛下如天之恩臣不能奮節顯義以報

陛下非夫矣及陛下今職奉

嚴旨不敢瀆解滋擾竊自慶曰貴州雜處五溪之蠻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馬援所謂男兒當馬革裹屍以死邊陲此其故地也亦臣之夙志也敢不奮往撫綏以效犬馬之力繼而思之臣出而如臣者未出臣用而勝臣者未用恐邪正未分而玉石之俱擲也臣以為知子莫如父知臣莫如君

陛下明旨所忌非附權媚寵者乎故有色厲內荏行濁言清肆其雌黃傾排善類潛倚冰山謀通徑路者真媚寵也邪人也有忠服義膽歷險不移勁節高風禦窮不變摘發大慈維持名教孤立

寡援權奸最忌者非媚寵也正人也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

陛下以媚寵二字分邪正兩途孰邪孰正無能逃於聖鑑之中當用當捨即可定於品隲之下臣方欲具

疏請

旨分別而人言指臣為邪矣臣自服官以至今日二十餘年屢有忤權之失素無媚寵之行此臣之自信亦天下所共知也臣何辯焉人言不置暗謀益深由於范洋所犯經年不問范洋引曾上

吉納重賄于蔣時馨有陳焯等之催索有劉文
學等之賂累兵番搶擄范洋家財一空諸証明
確非若蔣時馨之私揭宮人百無一證也臣之
審駁屢經

奏明已荷

陛下悉知矣聞堂官亦屢促之范洋一聞言問官輒
令掌笥數十託以一人逃脫之故淹禁至八月
之久知有私交而不知有

王法是何正人之少而媚憲之多耶其意俟臣去後

置范洋于死地為蔣時馨流跡使人持之為臣

短貴州去

京師幾萬里縱有下情無由遠達臣不足惜如辱
君命何伏乞

陛下收回

成命容臣以原官致仕雖遙望五溪無能遂裹屐之
志卑棲一壑尚可免惡報之加庶人無煩言亦
不至于煩

君臣不辱身亦不至于辱



命之至
國矣臣無任激切悚懼待

黔中疏草序

余嘗讀江中丞公未焚諫草業已擊節壯其骨鯁
敢言再讀黔中諸疏益令人肝衝吐氣而繼之以
長太息也中丞奏議故是為名御史時風骨共論
事似陸宣公而慷慨穎治安策亡庸品騰姑以黔
事言之夫黔余生長之地桑梓之區自昔西南首
長在蜀無若楊之放縱在黔無若安之鴛鴦顧黔
為專督蜀為兼制事勢迫殊當中丞江公之下車
也懸知屬地漢少夷多兵徵餉寡惟是壹意撫摩



命之至
國矣臣無任激切悚懼待

黔中疏草序

余嘗讀江中丞公未焚諫草業已擊節壯其骨鯁
敢言再讀黔中諸疏益令人肝衝吐氣而繼之以
長太息也中丞奏議故是為名御史時風骨共論
事似陸宣公而慷慨穎治安策亡庸品騰姑以黔
事言之夫黔余生長之地桑梓之區自昔西南首
長在蜀無若楊之放縱在黔無若安之鴛鴦顧黔
為專督蜀為兼制事勢迫殊當中丞江公之下車
也懸知屬地漢少夷多兵徵餉寡惟是壹意撫摩



務平戢而保障之諸所建白如安則欲復奪貴竹
已敗之縣而中丞屹然不可如揚則日警敎五司
撥黔內地而中丞赫然驅逐此兩者于公皆不得
已而應之盖先是當事者大都務爲廉故智認認
然以政釁用兵爲忌諱營之秦騎子然父母之于
子也思免其啼號百計以適其欲及其驕縱之性
已成將至于推父及母矣矧茲有苗先生而狼戾
者哉故一頓一逆一張一弛從古帝王駕馭遠夷
之長策而今何能違之是以公之鎮吾黔也亦惟
嚴疆界使知夷夏之防杜要挾使知上下之分獎
忠良以作効用之氣捕奸宄以寢跋扈之謀破高
岩以張戡定之威凡可以杜逆萌而消不軌者不
遺餘力期奏輯寧之效以報

主知亦既駸駸觀厥成矣及公以夙疴陳乞

天子予其致政楊酋遂爾蠢動侵掠我土地剝我
人民有填撫之責者安得束手傍觀而不為應敵
之謀乎夫以去國之身為善邊之慮以一旅之師
禦九股生苗之衆當此之時宜易為力乎而奚以



責謀者之不善也然猶幸公忠義素孚人咸效死
無不以一當百卒之楊首破碁江城焚掠諸邑敢
于犯蜀而不敢再犯黔中斯亦足以見公之威赫
矣向使公亦復攻于自謀巧為規避優悠釀亂長
此安窮肆令轉餉徵兵擣首巢穴歸我版圖者

聖天子一怒安民之功也實公為之嚆矢也人有病
癰者治之于早則患可潛消已潰而圖猶可救藥
若復諱疾忘醫苟延時日虛局且望而却走此可
以知公之遠歎想公之偉伐矣余嘗聞當日有說

公者以公懇忤權貴誠勿任公曰事不避難臣之
職也故名藩可解葦微不可辭吾何求哉吾惟致
身以報國而已嗟乎惟公不薄吾黔而後有黔中
之疏草有黔中之疏草而後見公之赤心是公雖
死而有不死者在公不負黔而黔亦何足以辱公
哉

萬曆甲辰歲長至日

賜進士刑科右給事中奉
勅巡視

京營 光祿古雲陳尚象撰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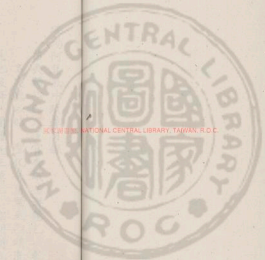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R.O.C.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Chi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2065706.v6



SCIENC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瑞陽阿集點中疏草目錄

苗夷歸心已久多官查議甚詳懇乞 軫斷賜

名定縣以昭 聖化并留賢吏以靖邊方疏

逆犯投降 國體既正懇乞 聖明斷立後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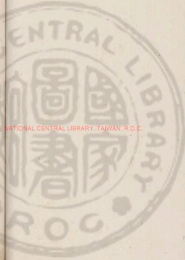
靖夷方專責成以杜後患疏

土司納贖樞要遂至蔑法無 君懇乞 聖明

查究長惡原由以清治本以消亂謀疏

苗賊出劫無常捕官職司最要故請 聖明俯

賜比例更調以重捕權并乞 嚴定賞罰以



風用命疏

強賊嘯聚剽城官軍剽捕獲功懇乞 聖明分

別功罪以示激勸以靖邊境疏

邊糧積進軍餉告急懇乞 嚴旨以專責成以

濟疆圉疏

俯順夷情建改縣治請乞 乾斷餘官鑄印以

光 聖化疏

土酋用賄殺人汗及朝士懇乞 聖明亟賜

嚴旨以救生靈以塞邪徑疏

邊臣順逆懸殊 國法勦懲宜異懇乞 聖明

分別黜陟以風邊夷疏

恭謝天恩疏

播苗肆行剽擄阻塞驛路懇乞 聖明亟調川

屬憲臣破陋局以彌亂階并陳切要防禦疏

撫職有愧舊疾增劇懇乞 聖明亟 賜骸骨

以保生還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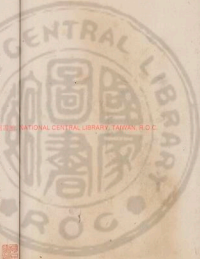


巡撫貴州兼督理湖北川東等處地方軍務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江 題為苗夷歸心已久
多官查議甚詳懇乞

乾斷賜名定聯以昭

聖化并番賢吏以靖邊方事臣聞來則不拒去則不
追者自古帝王禦夷之長策如去而追之以潰
夷夏之防來而拒之以阻向化之志非計之得
也臣請以天柱所之夷情為

皇上陳之萬曆二十一年臣任辰沅兵備僉事按行



哨堡沿途告哀多稱父子兄弟夫妻離散由苗
賊劫掠良甯為最劇臣竊憂之靖州知州彭
學夔稟臣曰將有介子奇功獻者久之不報臣
問會同知縣陸可行乃語臣曰豪弁逼苗為奸
逼上官督責為此言以相誑耳自萬曆十一年
守備周弘謨奉檄征坐處之亂令苗輸鵝糶許
違舊議請建縣治一年之後盟渝法弛苗因復
叛惟建縣一事可使諸苗帖服刦殺潛消臣願
之以苗性犬羊何樂於縣官之拘繫也陸可行

曰苗與洞民互相荼毒官軍收鵝蚌之利如苗
殺我官軍殺言割捕苗不得出入耕佈我民殺
苗無所告訴統苗報復或伏路要殺或墩鎖索
賄不問所報非所讎率之利歸劇豪害遺苗額
苗所以顧建縣也會同縣洞民即苗之種與天
柱所迤而離縣遠不但苦苗刦殺輸納不敢往
縣奸猾徵收每壹兩碼至四五兩洞民素不甘
心日望建縣更切于苗也銜有貪官縣有貪民
建縣之說屢議屢止其故難言之矣臣因革去

通苗十戶徐宏掌印而選翟羽代之至今院道
稱翟羽為廉吏陸可行有文武才足任其事但
恐來忌者之口臣與之盟若盡心為

國既有利害願以臣官陪之于時臣荷

聖恩陞南京光祿寺少卿分守道叅政陳性學代臣
接管所見與臣同親臨該所以杜先救陸可行
率百戶孔尚丈一人吏胥盡屏單騎入傳良箭
之寨諭以

朝廷威德言論慷慨傳良箭叩頭請罪願納鷄糧為

諸苗先清水江等十八寨莫不輸款臣竊嘆用
一陸可行賢于十萬師遠矣叅政陳性學具詳
申報撫按二臣以建縣原非細故作事貴於謀
始檄諸司會議有欲移守備以坐鎮委邊糧以
應行及設會同主簿以分領添設會同縣丞以
徵糧群策畢舉慎始之道當然也苗皆不樂從
遷延至今三年之間前兵備僉事孫守業今兵
備副使徐榜分守副使兼叅議鄭鏡分巡僉事
陳惇臨仍許中建縣治加意撫綏三道以吏目

朱梓之得苗而時加策勵朱梓因三道之交契而益自好脩諸苗墓之如慈母畏之如神君今之即行禁之即止雖有一二奸徒阻撓之謀愈巧百千苗裔附之誠愈堅聞臣復來相率迎於三百里之外其稱保留賢官朱梓湖北三道請臣親歷該所以觀苗情誠偽臣許之遂走萬山崎嶇中迓其郭弘濶坦夷四面如燼雖中土都會無能踰之所謂天開地運不終淪于夷域者也行其良棟宇整飭美哉真命皆苗人運木

赴工不日成之所謂不費官帑縣治聿新者也升其堂苗夷千人衣中漢制伏階羅拜懇臣代奏

萬歲天子頌為良民誠所謂不藉甲兵烟塵息警者也臣率湖北諸臣北面稽首颺言曰我

皇上德化暨及三苗葦心自舞羽以來所未有者臣何幸躬逢其盛因以花紅鵝諸苗頭目責治叛逞作劇者四人朱梓報陞海鹽縣主簿勉番在任俟會題請



旨諸苗益鼓舞歡聲載道臣抵貴州湖北請建縣治
之申文至矣臣意昔為專屬今為兼制姑置之
俟湖廣撫按定議何敢越俎擬臣李得陽按臣
趙文炳報臣書以建縣為久安至計臣復行湖
北三道詳議明安副使兼叅議鄭銳會同副使
徐榜僉事陳博臨檄辰州府知府吳雄魁推官
李從心及靖州知州張和中等反覆查勘備呈
繕臣條議而悉剖之據其中文大約以苗民視
武弁如狼虎望縣官如雲霓攝服諸苗非建縣

無以順其心欲建縣以撫苗非正官不能擅其
權欲設正官以圖善後之策非朱梓諸苗將梓
尼而去且新縣新官兩不相信此輩蜂擁烏合
易生他釁恐撫之不可制之不可割之又不可
此時何可失此機也三道親歷其地徐觀其勢
有萬不得已于心者乞臣速為題

請等因到臣該臣看得川湖貴筑之間每年養兵防
苗所費何啻數十萬諸苗招之不来今天柱所
之苗惟建一縣治即麾之不去事當謹始而慮



終時尤難得而易失苗欲受成于縣而縣不立
苗欲聽令于官而官不設地方官屢許之而屢
不

上聞再失信于今無以控馭于後誠有如三道臣之
所慮者人亦有言得原失信所凶滋多得信得
苗誰曰不可且苗糧因建縣而納不建則不納
以苗之糧供苗之用不但縣治一新雖

文廟與典史衙各皆領認是錢糧無不數也洞鄉
四里與口六口七士民詣臣投牒懇恩願附新

縣推官李從心審得其情是地方無不利也有
城郭不必改築有人民不必改聚設知縣裁會
同之主簿設典史裁天柱之吏目設教諭移會
同之訓導諸臣舊有成議是官事無不備也建
縣之舉有利而無害酌事機之宜者何憚而不
為再照建縣非難得人為難不得其人何論科
目苟得其人何拘異途近日楊果羅一敬皆以
吏負得陞知縣如朱梓之廉能何不展其長才
使之為

國家闢土地增戶口教此生靈於鋒鏑中耶且陸
可行之于傳良甫即張綱降廣陵之寇朱梓之
得苗心有虞詔化朝歌之風陸可行以守制去
他日之邊才可儲朱梓以陞任番今日之借寇
尤急伏願

陞下明燭萬里夷情偷念邊陲重地

勅下該部酌議如果臣言有據

欽賜命名定縣將湖廣撫按開報丁糧里數收入版

圖并

勅吏部將朱梓照楊呆羅一敬例擢用則用一朱梓
而已歸之苗益親設一天柱而未歸之苗歲化
臣見七十三寨共為窮賤編戶之民一十三哨
漸觀戡戈索矢之盛矣

題為逆犯投降

國體既正懇乞

聖明斷立後以靖夷方專責成以杜後患事臣聞無

所解于心者父子之親無所逃于天地者

君臣之義臣請以

君臣之義責阿備之妄

君以正今日之罪以父子之親責安紹慶之庇子以

杜後日之亂願

陛下俯垂察焉夫安雲龍為烏撒土知府祿墨之子

國立中央圖書館



安紹慶其親弟也安效良其親姪也倫序甚明
詳見川雲撫臣疏中無俟臣贅咀舊一名安雲
翔為安雲龍堂弟名位素卑諸目不服其父且
自言之是咀舊之不能立也明矣安國正謀殺
安雲龍其妻隗氏遂與安國正為夫婦勢必殺
親子以媾姦夫真戔狄而大屍也使隗氏尚在
國正有子難免篡逆之誅况遺腹未必真乎是
官保之不當立也又明矣咀舊不能立官保不
當立繼雲龍而為之後者舍安效良將奚之為

阿備者指隗氏之苟合發其以妻謀夫之罪舉
安雲龍之親派正其以姪繼伯之倫明白申訴
豈非義舉乃結繼需益州而擅興兵甲抱擴安
效良而坐據鹽倉以防求為可倣以

君命為可挾是臣之所不甘也人孰不欲其子之富
貴謂紹慶獨無非人情矣乃謹然諾於雲南謀
干戈于貴筑陰與阿備為一陽分父子為二陸
歲嬰孩非安紹慶託之于阿備抑阿備竊之而
逝乎是臣之所不解也臣于履任之初即行畢

節道食事方萬策撤論安紹慶縛獻阿備不蚤
自為計阿備所犯之罪異日皆安效良之罪奈
何以身犯叛逆而欲要

君命之榮也不數日四川撫臣譚希思移咨到臣亦
責安紹慶縛獻阿備與臣不約而同矣臣檄行
貴寧道參議朱經濟威清道副使林喬楠畢節
道僉事方萬策同四川都司淡章往烏撒地方
查勘阿備等處情今據三道回申十二月初十
日安效良率阿備并海濟等百餘人投見北面

望

聞行五叩頭禮畢三道責之以兩圍鎮城屢封官道
阿備以為餽口收証責以初蕞其夾殺或隴胤
等而遍地橫屍烏撒額糧升合不納而一軍楊
腹阿備俯首無辭但稱從今洗心投降願完納
錢糧輸辦館馬其安雲翱與效良為叔姪撫院
請立為答應知府衆夷已立為耆老管事男婦
數百名口隨雲翱官屋居住效良不敢加害等
語在卷據其技降情狀其心尚雄其言頗遜若

重處阿儻救陽為不祥舍安效良而議國正之
後長淫亂之風為不義是以川雲撫臣請定效
良之立致有今日阿儻之降不動聲色而消清
亂萌二臣之有功于

國家大矣臣因阿儻之降而後議效良之繼僅能
為

朝廷存體而非因二臣于先臣將無以成之于後
是則臣之罪也臣猶有懼心焉安紹慶有需益
矣有鹽倉矣又有烏撒府矣土地日廣甲兵日

多土夷之賄交勢合者日益盛使阿儻暫欲戢
于效良未繼之先益猖狂于效良既繼之後不
但鎮雄之舊人無噍類且烏撒之軍民無寧剗
四州遠在二千里外誰能挽江西之水以救涸
轍之魚雲南惟見安紹慶之恭順不見貴州之
蹂躪直將譁笑視之不震于躬違恤震於其鄰
哉臣竊謂慈父之於幼子痛癢相關則安紹慶
之于阿儻肝膽相照阿儻既為安效良出眾力
安紹慶必能制阿儻之眾命以阿儻之禁驚而

前倭後恭無非為安效良謀也則皆安紹慶意也嚴阿儻之羈紲而慎終如始非孺子能也則尤安紹慶責也于阿儻治之以不治出自

陛下宥過之仁非臣所敢必于安效良繼其所當繼

出自
陛下繼絕之恩非臣所敢與臣一念犬馬之誠惟願陛下矜憐荒微之殘民俯

賜禁暴之嚴旨繼子既定罪有攸歸安效良拾五歲以前阿儻弄兵罪在安紹慶安效良十三歲以

後阿儻弄兵罪在安效良阿儻能改而先以兵加之者罪在起釁之家何儻不悛而復以兵助之者罪在濟惡之人阿儻得從未減酋長敢有效尤或以忿兵或以貪兵侵擾蒼赤者不得援例治以不赦之罪容臣等分別輕重奏

請降削如其祖功不可泯還其族之賢者而更置之庶幾

國有天威人無越志雖夷方共知有君臣之義不敢一逞以試法雖安紹慶亦得以全父



子之觀不致兩敗以傷恩軍民幸甚地方幸甚

題為土司納賄樞要遂至幾法無

君懇乞

聖明查究長惡原由以清治本以消亂謀事臣奉

勅巡撫貴州未任之先已識貴州漢少夷多餉寡兵

微土酋桀驁憲法陵夷其來久矣及臣到任宣

慰安疆臣宋承恩來見臣詰問兩人向所奏事

情共一係宋承恩與教官無夢祥爭禮曾經提

學道僉事沈思充處分已心平無異說矣因安

疆臣聽奸撥置欲碼其洪邊庄田及巴香馬頭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地故代為申奏其一辨復貴竹司臣詰之曰貴竹司改新貴縣隆慶二年初議陸年屬貴陽府往牒具在

會典可證汝父安國亨不言于查議之初汝乃言于三十年

制定之後何也安繼臣曰繼臣年幼不知諸宗目知之明目帶宗目百人跪于庭臣諭之曰汝輩敢謂貴竹司之改縣為皇上雙乳

祖制也洪武年間止一宣慰司有布政使司自永樂十一年始汝將謂

成祖皇帝為雙乳

祖制乎程番十七長官司之政府自成化七年始都勻邦水長官司之政府自弘治十七年始凱里安撫司之改屬衛自嘉靖九年始汝又將謂

累朝皇帝皆雙乳

祖制乎貴省府衛并州縣俱係土司改置其子孫為流官各奉法無越志汝欲廢新貴縣將舉貴州

而胥為夾也我

皇上聖德當陽

國家氣運方盛安得妄興此念諸宗目曰不敢惟
稱安國貞當今上班臣曰此爾夷家須靜聽處
今無擅興兵甲諸宗目唯唯而退當初

奏之時兵部尚書石星有啟

君之心體國之念當折之曰前王所制即為律後王
所行即為今新貴縣名今

皇上所命貴州縣治不獨改一貴竹司

明白一日之未下則新貴縣治一日之猶存新貴縣

之人戶錢糧歸

天子之版圖誰敢得而霸傲之新貴縣之縣丞主簿

為

天子之命官誰敢得而更置之即可以落奸人之膽

而寢其邪謀矣奈何石星之言曰該屬貴陽府

者方屬貴陽府該還土司者還歸土司又曰考

其創設之歸規及今日削弱之狀復既止于六

語無一字非為安疆臣計也是以諸宗目心服



臣之言實則倚石星之勢

陛下未嘗有棄新貴賤之心安疆臣已成其奪新貴

賤之謀撐殺其人丁霸徵其差銀縣丞宋顯印

隨居大方安疆臣喜而藏之雖拜

牌拜表而不出主簿竇國梁願效忠

天朝安疆臣以為恨伏兵二千于省城之外欲伺其

出而殺之舊年誘致九司而獲挾之以兵遂控

向承祖等申文以欺侮

天聽且謂

高皇帝為之震怒天地為之昏慘文移肆無忌憚不

知有法不知有

君近日據威清道副使林喬楠單節道僉事方萬策

報稱安疆臣興兵數萬砍折安邦父風掘其居

地三尺大掠壹百五十餘寨流毒安順鎮寧二

州殺傷良民焚燬官廨候有實證臣遣官禁諭

依前對臣之言曰疆臣年幼不知且身羈採木

其狡猾閃爍如此非安疆臣之能皆陳思教之

也安疆臣所居橫亘數百里疆兵數十萬其祖



宋自漢唐宋元以至今日所遺金銀堆積如山
岳

國家所未有之富閭省土司所未有之強海內皆
知之石星慎其削弱臣不知其何心矣陳恩王
嘉猷等初謀以為幼主安靜則彼享其富吾輩
何利於是倡恢復之言以順適其欲彼將不惜
結納之費而可以坐令其有如先時安國亨結
首相張居正得其盡容供奉撫按莫不凜凜今
石尚書有路可通因而得復十司從此可圖伯

業安疆臣遂遠走

京捷士多齋金銀未必盡輸石星之家所求于石
星之復甦者已大嫌安疆臣之顧陳恩因此稱
首相拜軍師石星遂蒙不韙之名夫砥礪名行
者不以利汚義如土司楊燧賄僉事梁銓則揭
之臣所以明志安疆臣賄副使林喬楠則揭于
通衢以拒之石星魯二臣之不若乎臣之所不
敢信也三年以前安疆臣猶知敬慎自石星復
本之後遂謂石尚書許我恢復大張惡焰是以



貴州萬口莫不指石星之復疏而唾罵之臣不能為石星解也安疆臣欲復貴竹司也便欲棄新貴縣以徇之使鎮遠思南等司皆欲復其故也將盡棄一省以徇之乎陳思不過假虎之狐狸安疆臣一當場之傀儡石星負節氣登樞筦乃陳思之不若陳思欲為安疆臣開土地石星則欲

陛下廢土地矣陳思欲為安疆臣增戶口石星欲為陛下捐戶口矣陳思欲用夷變夏而改流為土石星

不能用夏變夷而改土為流石星約安疆臣之賄欲改易

會典以增其十司之全不念

皇明一統之盛而自削版圖思使有無縣之省由其謀不足以尊

君而每至于辱

君才不能以禦亂而常至于釀亂西南之夷從此多

事臣不曰陳思王嘉猷而曰石星也大抵夷司之於流官有二端非納賄以結其權則以激變



挾之若臣彼不敢以賄至恐以為激臣謂禦安疆臣無難事有三策焉初不法則念安疆臣之年幼許其自新即陳恩王嘉猷不遂加誅苟能改行從善雖錄其輔導之功而宥其撥置之罪可也再不法則照先年嚴安國亨故事革其冠帶責令縛獻奸徒不得以死厥抵塞俟其懲創而後復之可也三不法則撫按廉其惡狀聞具奏

聞率三省之兵以攻其外調各土司忠義之兵以攻

其內裂其土地而分之絕其世爵可也今安疆

臣未奉

明旨遽霸新貴縣臣欲審安疆臣又稱年幼不知取

其回文徒增陳恩一番誣訟行布按二司拘陳

恩王嘉猷而審建縣始末以便

題覆以完考成安疆臣蔽匿不發先按臣及瓜安

疆臣不服考察今不服臣查勘皆恃石星而為

之石星之誤

國家豈耿鮮哉臣與石星素厚今日之事寧負石



星不敢負

陛下故據實陳之伏乞

勅下兵部今石星有則痛加省改無則益篤忠貞察
夷情之二端探愚臣之三策安疆臣雖係初犯
憐愚異常當酌議停安上請

聖裁勿文前疏之過以長土酋之惡從此

天子之餘威迭振疆臣之亂謀消消庶幾哉石星失
之東隅收之棄榆也再照
藩封為

天潢之派來

京之使尚不敢頰安疆臣恃其富強進一番捷士

無月不走

輩教之下志將何為更乞

勅下五城御史并錦衣衛官校嚴行緝拿是亦塞官
邪之竇示康遠之尊矣



題為苗賊出劫無常捕官職司最要敢請

聖明俯賜比例更調以重捕權并乞

嚴定賞罰以風用命事竊惟貴州僻在西南徼外夷

多漢少古稱鬼方之國種多繁縷之後不論力

之強弱以貪殘為本性不論歲之豐歉以劫殺

為生涯居者有暮戎之恤行者有連掠之警衛

所多于郡邑干戈伏于菁叢巡捕指揮一腐簡

任格處不寧既虞失事于東又恐竊發于西百

計偵邏方得一夕之安起視四境而劫報又至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矣輸財買口捐軀當賊方得數級之賞曾不踰時而憲轍之交謫又臨矣守禦何如其勞職任何如其重也掌印指揮高縮

銅符坐享世祿股削由其掌握雖黃出于唇吻衛官之名行率多不檢衛官之賢否最易失真如事涉影響而遙指實終身無昭雪之期人已懲艾而猶追求白首無更新之日由印官自為身謀謂各官業已玷汙印可常保巧于自炫苛于責人各衛印官之通情也捕官有臨戎之警而

不得

握符之榮有奔馳之勞而不得享輕肥之逸是以平居偷情過變支吾甚至有頌為捺備不顧為捕巡者以利官懸殊而苦樂不均也臣見江南各衛掌印官與運糧官交相吏調故糧運早掣通閩印官亦多稱職今捕官鋒鏑之憂與運官風波之險尤大有間體念運官于江南者獨不可優恤捕官于黔南乎故

請推廣運例若掌印官與捕官均之不肖而憤事者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不妨另推若二官各舉其職一年巡捕一年掌
印撫按官隆之以禮貶假之以事權不煩之以
兩院之奔走不問之以他官之媒孽職司一街
巡行四境街軍有謀略勇健者不特為印官之
承順兼聽捕官之使令苗情之頓逆得以偵探
而預防之哨官之勤惰得以責治而申揭之以
印調捕而有餘威以捕調印而有餘劬交相代
則交相成捕官有莫于掌印而盡力于地方印
官亦以地方為己之職分而不專于總印不但

均其利官即其勞逸為衛官謀也且先捕而蓄
其銳臨捕而展其才尤所以為吏方謀也凡遇
薦舉不先印官而先捕官印官重捕官尤重捕
官有脫穎之奇則境內享履孟之安若三年陸
年功業無閑薦刻不及可以革捕亦可以革印
何至久誤蒼生而妨賢路耶再照賞罰不行雖
唐虞不能以化天下即今腹衷衛官優游屯印
方以錢神債帥坐獵聲業祭苗將士功罪不覈
賞罰不加貪肆者得以蔽奸有志者無由上進



欲責之枕戈待敵援抱忘身其將能乎此撫按
官均與有責亦不敢專委罪于樞臣也臣查得
浙江防倭事宜將士功罪皆不時舉劾自今貴
州及湖北川東等衛哨司防禦等官臣督行巡
遊之法李調之規無故不得妄起兵端苗賊出
劫有能出謀奮勇生擒苗賊拾人以上及斬苗
級數多者容臣特疏報功將本官照例陞擢軍
士從重賞賚或給冠帶以期後效如有坐視劫
掠虛聲應援實為退縮以致殺虜人口數多不

論漢土官軍指名叅依律治罪仍從祖職連降
本軍月餉亦議遞減仗有功而後復之罰不遞
貴賞不賒時如此而人心不奮勇氣不倍理所
無也伏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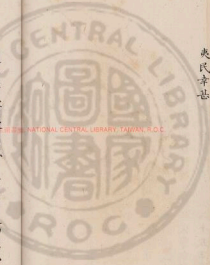
皇上明見萬里之遠察臣一得之愚將臣所奏

勅下兵部酌議施行凡當苗衛所印捕之調查照印
運事例以重捕官之權激勸之典查照防倭事
例以示公戰之利臣見掄英迭任從事無獨賢
之嘆信賞必罰望聽皆勇夫之奮矣武職幸甚

夷民幸甚

題為強賊嘯聚剽城官軍剿捕獲功懇乞

聖明分別功罪以示激勸以靖邊境事臣惟貴州夷
藪俗殊禮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故求其大治
必至于大亂臣願以不治治之也黨與糾結勢
將猖熾如者牙已香等處用兵數載而後底平
則與其遺患于後不若撲滅于先臣又不敢以
不治養之也臣甫任已將禦苗事宜開款申飭
通行衛所營哨加意設防且節楨公費增置募
兵官道剽徒稍覺斂戢至萬曆二十五年正月



二十五等日據新鎮守巡二道及都清守備等
官各報稱本月十九日更餘時分被苗賊一百
餘人越邊新添衛東城行劫致任僉事姚允升
家當有門軍傳報印捕指揮何昇臣陳克年馬
鎮國巡城納級指揮王之將把門千戶傳應獨
倉卒聞警督軍救護一時人集未齊賊衆勢兇
難敵殺傷官軍破門衝出各官軍晝夜跟踪追
緝等因報臣隨批將失事官先行照例任俸勒
限緝拿真正賊賊解報陸續提印捕官追擒強

賊阿成河耿斬獲阿郎首級捉獲賊屬二名平
越衛指揮郭維藩督哨總唐伸孛獲阿枉麻哈
州知州蘇九河差兵擒獲阿戒阿刺河明阿播
阿羊阿銀斬獲阿七河構二級生擒賊屬一名
守備陳尚策差兵獲娘孟各連賊解到該道發
都勻府推官李珏審驗供招問復被二道報于
二月十九日苗衆復越新添南城劫奪獄中夥
賊因見軍兵防護嚴備徑奔致任同知趙時騰
家撞破重門响喊劫殺印捕等官率軍圍救各



賊抵嚴放火焚燒房屋當時殺死數苗即被捨
焚火內止斬阿浪首級一顆苗因火盛乘銳奔
出殺死軍人五名殺傷二十七名等因又報到
臣即批行嚴緝并查苗醜情形是何黨與乃至
無狀節據都濟二道呈稱苗賊進城焚掠殺死
官軍見今肅聚水洞黃苗山肆放未刻猶欲復
劫城堡取回被獲諸賊若不重加創懲將來士
民何得安生該臣批行按察使兼管監軍道速
議回稱新添衛密通會賊正臨孔道乃二旬之

中城內兩被焚劫漸不可長今二道詳議鵬剿
麻判等寨本道查得前賊尚聚山洞未歸本案
則多兵圍繞一鼓可擒臣恐不的又經差官探
報相同臣敢相機征剿奉

勅施行乃密檄行調都勻府獨山州土同知蒙天眷
男蒙詔平州司土官楊治安各土兵一千名并
發臣標下坐營中軍官張測帶領指揮楊大材
把總丘富部武會千戶封進德所鎮撫葉定遠
千戶王嘉言名色把總趙其進督領省兵三百

令旗

執

名前往聽候二道遣用及預令守備陳尚策千
戶劉嘉爵王繼芳等各練兵聽候臣隨遣官齎
令牌給發二道收捧振肅軍威切禁妄報而舍人王
道友同與同謀恐至敗露乃倡言軍營力請招
撫往來軍中潛漏聲息該道訪得交通情節招
解軍門一面遣兵圍掩高寨賊已知風隨出迎
誘指揮楊大材把總趙其進等督兵力戰斬獲

阿由阿移首級二顆餘賊遁入夾筆山百里菁
官兵懼有埋伏不敢前進故兵把截蘇知州差
兵擒賊二名解道斬示至初陸日蒙楊土兵齊
集副使唐啓東僉事梁銓親詣監督于初七日
分兵四面並進楊兵及其前蒙兵襲其後官兵
隨處施放火器各苗負險拒敵矢石如雨自辰
至午楊治安土兵始斬賊級一顆蒙詔土兵攻
破其巢斬首一十二級賊衆驚潰散亂漢土官
兵分路截殺于戶王嘉言名色把總趙其進生

擒二名千戶劉嘉爵百戶張守忠等首兵斬五級守備陳尚策首兵斬一級知州蘇九河差兵生擒三名斬一級哨官馮如麟生擒二名陳尚賢斬一級生擒一名餘賊乘夜潛入深菁未經窮追各將功級俱解二道審驗隨查陣亡漢土軍兵捌名陣傷六十四名各驗明紀先後斬獲首級共七十四名預賊馬三十六口共計壹百一十名口各賊供二次行劫係舍人王道友軍人張保子謝騰高同莊丁家人何為招財等勾

引起劫分賊情由其報到臣隨發火牌令二道傳諭附近隣寨苗民各安心住種辦納糧馬儘有惡苗許令自行擒獻及提解到擒斬功級并續獲賊犯叁三司會同研審該布政司左布政使楊錫儒按察使曹司勳署都指揮僉事張雲翔及監軍等道審問生俘強賊所供劫情無異覆報姓名相同委供夥賊並無枉曲會招呈詳覆行按察司審確具招前來該臣看得都勻一帶所轄州縣土司盡屬苗民而麻判等寨尤為

負固且近江外眼開狗塲等寨自來無管生苗
聚則相為應援散則逃奔深著其禁驚有由也
今加以衛所軍舍勾引何異開門揖盜若兩利
禁城之懷尤設衛以來未有之變幸而逆黨不
至于蔓延臨陣微得于斬馘姚趙二家之刼賊
幾盡蔡仲各種之逃移招安羣苗漸革狼心實
仗
皇上於赫之威殘孽高懷承突守臣不職之罪也除
將賊犯已志三司會叢明白摘括另具題

請擢新功級用過錢糧聽按臣至日覆覈

奏報其故事獲功臨陣或傷員役俱經照例獎賞
優恤外所擬各官禦侮捍患皆其封疆之職守
而糾罪論功乃明

朝廷之紀律如新添衛署印指揮何鴻臣巡捕指
揮陳克年協捕指揮馬鎮國把門千戶傅應弼
巡城細級指揮王之將等職均城守事粗承平
始而剽掠公行於禁城難免縱賊之罪繼而人
賊多獲于限內頗有擒賊之功都清守備陳尚

策駐劉麻哈原非近在同城領兵高寨尤能身
先士卒以上武臣所當容其以功贖罪責其緝
拿餘賊者也都勻府推官李珏城池非職業之
司追緝頗提調之力且計擒勾引之奸軍拔除
地方之禍本麻哈州知州蘇九河督率鄉兵既
多獲醜曉諭夷寨又有獻俘分守新鎮道副使
養參議廖啓東老成持重動中機宜分巡都清
道僉事梁銓任事慷慨躬當矢石且查新添夫
事官非駐劉之城稽其夾策成功多由指示之

略以上文職所當念其苦心錄其微勞量行紀
叙者也標下中軍以都指揮體統行事署指揮
僉事張澍志銳策功令嚴首陣指揮楊大材會
舉千戶封進德千戶王嘉言劉嘉爵名色把總
丘富郎越其進皆勇可先登力能鏖戰應從優
叙以備緩急之用再服貴省物力素詘凡過驅
策必先土司如獨山州土司知應襲蒙詔平州
六洞長官司副長官楊治安各經應調趨事勦
渠督兵千名業報致命首控賊鋒終收全捷及

查蒙詔父蒙天眷近年傳獻老者朝及新樂禮
生王華三職三捷皆復倡亂之渠魁今子蒙詔
聽調宣威斬級一十二顆尤見其忠貞之世萬
楊治安今次斬馘雖少生平首功甚多萬曆六
年鄭仕韜以剽賊脫逃幻法惑衆楊治安擒獻
正法曾荷

聖旨這犯鄭仕韜着依律凌遲處死便決了傳首
各土司象示楊治安陞一級賞銀十兩彭永年
再賞大紅獅子紵絲衣一襲彭級二表裏今後
各土司官都著循禮守法奉職寧邊如有前項
無藉奸徒聚黨遊談及左道妖術煽惑為非的
即便那縛送官照例陞賞敢有藏匿故縱的事
發一體連坐重治不饒還通行曉諭他每知道
其餘依擬欽此大哉

皇言真明見萬里之夷情而切中土酋之奸蔽也如
蒙天眷楊治安不立私交樂當公戰所當忠順
者有所慕而益勸則論功必論罪跋扈者有所
畏而改圖此臣一念之愚忠非敢有徇于土司

也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覆議

上請將馮臣等陸貞姑以功罪相準或仍量罰俸戴
罪緝賊唐啟東梁銓李廷蘇九河姑准紀錄張
澍楊大材封進德王嘉言劉嘉爵趙其進等量
行紀叙查土官例無陞職當此土酋縱橫之時
正命交衆之日時蒙詔楊治安遵行
前旨陞級優異庶內臣有所激勸而益脩禦侮之職
土司知所嚮風而共輸用命之誠矣

題為邊報積通軍餉告急懇乞

嚴旨以專責成以濟疆圉事切惟國之大事在戎軍
之司命在倉腹裏之軍尚不可失其額支之期
况貴州遠在荒徼諸軍以身當苗胡可使之一
日不再食也臣奉

命于茲節據貴州布政使司并督糧道呈稱軍餉缺
乏庫藏難支該臣執行立法督追本省及沅湖
川二者撫臣嚴追積逋以濟時艱去後又經不
次行催積據四川部解萬曆三十四年分淑瀘



等府州糧銀前來其烏撒烏蒙東川鎮雄播州
所欠俱未完報又據湖廣四稱庫貯無銀難以
遵

旨那解而拖欠糧銀勢難平追止據分守湖北道督
解正徵僅完十之五六除行該司將解到銀兩
接濟支放外查得貴州通省府衛州縣司兩站
堡營哨文武官把軍兵每年供億該糧二十二
萬五千九百三十八石零銀八萬八千四十兩
察此分毫不可缺少者也今以本省有司軍衛

歲入屯科秋糧等項總計止有本色糧一十三
萬四千八百石零折色銀三十三百九十九兩零
此外不足之數每年額于湖廣長衝郴三府州
協濟三萬七百二十兩零先屬湖貴糧儲道今
改屬湖北道督遼四川重慶叙州瀘州等三府
州協濟三萬七千四百七十四兩零屬之下川
南道督催烏撒烏蒙東川鎮雄四土府額濟本
色一萬二千三百二十四石折色銀三千七百
兩六屬之川南道督催播州協濟銀三千一百



六十四兩柒錢零屬之上川東道督催以上皆
制額之供以備歲出之請其不足之數則又于
撫按衙門贓罰扣充軍餉及充農事例銀內兼
撥發給印使三省通完尚慮撙撙而况拖欠一
至于此耶今查自萬曆十四年起至二十四年
止湖廣拖欠銀七萬一千一百五十七兩四錢
七分七釐零四川播州拖欠銀二萬一千二百
二十七兩九錢烏撒府拖欠銀六萬七千二百
七十九石六斗銀三百七十六兩七錢烏蒙府

拖欠銀一萬五千五十四兩四錢東川府拖欠
銀一萬五千六百三十兩鎮雄府拖欠銀三萬
六千一百七十七石以上二省共拖欠銀一十萬三
千二百九十六石陸斗銀一十二萬三千四百
四十六兩四錢七分七釐零已匱乏復加以征
剿播苗及地方添置所伏計之所費又皆額外
之出則何能使庫藏不竭固先撫臣葉夢熊彭
富慶催不完持疏題

請兩奉



明旨令湖廣布政司將庫銀借解濟用候追各府州
縣補還詎意該司託言吳傷毫無起解二十三
年九月內又該撫臣林喬相題奏至十七年止
欠銀二萬一千四十七兩零該戶部覆開光據
湖廣撫院咨稱除陸續解過外止欠四千七十
七兩零于二十三年三月內差官丘舜卿等解
赴辰州府交收轉解訖今稱前數未完或由該
府轉解稽遲合行湖廣撫臣覆實

奏報等因覆奉

欽依備管在奉今臣揭奉行查而該省布政司四稱
前銀係完十玖年以後之數緣各屬難從撫院
改充考成十七年已前之銀在彼既不借解又
不嚴追仍復以虛數遷延不異于養革

明旨哉及盡湖北道自專責以來近日完解正徵頗
多蓋由兼督之法稍可行也至若四土府屬之
川南道該道與貴州原無統轄是以視土司之
拖欠慢不經心縱有告急之文移玩如秦越貴
寧道尤難以兼制之今行之矣若揚州屬之上

川東道臣奉

勅督理屢行催納半年得一四文但依楊首巧文虛
塞尤稱道路不通臣移文四川撫按切責楊首
始認二十四年五年之額臣喜其來而誠信之
將促其解而漸諭之也厥得貴州漢少夷多不
得不鎮以兵威之重田少山多不得不望于隣
省之濟先日二省解運不前為之那借以待其
追補今則追補不足年復一年積虛已極其在
布政司庫者除採木銀兩外僅有五千餘兩各

有支使項款十三省之司督未有如貴州之誑
者州素稱備薄之省未有若此時之甚者計算
軍餉將缺一年之額搜括庫藏再無那借之全
不但變生肘腋不能驅餓夫以臨戎即使軍徂
承平六難枵腹以度歲此臣之所以若心焦思
而不得不預為之憂者也伏乞

皇上矜念邊陲重地垂憐邊軍無食可虞亟

勅該部再加查議上

期將前項拖欠銀兩行令川湖二省于庫貯銀內借



解接濟候各追徵補還或將以後年分俱聽二
省徵貯司庫照濟邊事例依時解發及將川南
川東北照湖壯道專督事例責成催完楊首錢
糧不納專責之川東道不得聽其飾送之解四
土府錢糧拖欠專責之川南道不得坐視海封
之急蓋楊首之額納未解而道負甚多是以諸
土府降罰所不及而觀望效尤者名順而實逆
各土府以知通判等官夷方所不赴而職司督
糧者名有而實無且專制于二千里之外受害

則在貴城之中更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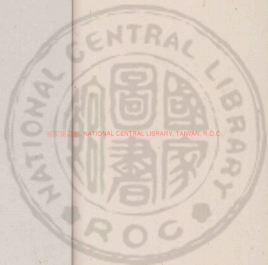
天語叮嚀嚴令二省撫按一體催督司道等官仍前
推委不聽約束容臣據實奏治庶官守知警無
掣肘之累兵食有資不致脫巾之變矣





NSC81228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12/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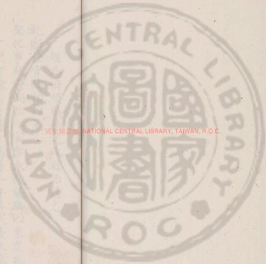
2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國十四年丙午十月廿九日
奉 上 官 字 號 政 院 院 令 十 五 號 通 告 創 設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為 創 設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事 由 中 央 政 府 院 令 創 設 國 立 中 央 圖 書 館
各 地 情 况 至 為 十 年 未 宜 行 而 久 不 可 遲 延
入 心 有 關 人 員 務 須 切 實 行 事 勿 得 延 誤 特 此 通 告

316/317 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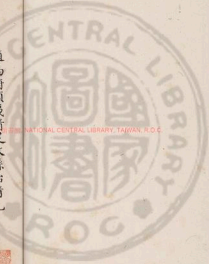


題為俯順愚情更改縣治請乞

乾斷銓官鑄印以光

聖化事照得銅仁土官李永授襲職以來虛政殃民
里老陳秀奇等于萬曆二年具狀告改縣至萬
曆十四年內士民范軫等連名

奏土官李永授犯賊十萬通苗刦殺貪酷異常五
賜剝除蒙准勘實發雲南平夷衛充軍終身改縣之
告民情孔亟乃二十年來宜行而久不行者蓋
人心之有無反覆事體之可否經行建縣作何



區畫賦役作何措處皆當永久之計不得為
慎始之謀也及撫臣林喬相按臣薛繼茂各批
行二司會勘詳議該司隨委思南府知府趙恒
本府知府張錫推官江騰鯨弔集里老洞民查
審即據銅仁司鄉官舉監生員里民萬賁張翔
漢統從先陳黔產萬邦傑陳應麟楊通明張儒
等議冊內開稱銅仁司李永授義通苗盜竄國
殃民科欵不經惡積盈實每歲有五穀貢新之
派生誕慶祝之派五節拜賀之派賓朋會宴之

派巡鄉馬蹄之派蠶職則派盤纏犯事則派貼
罪出嫁則派裝奩婚娶則派牲幣死葬則派時
奠耕耘則派山工欵木植為宮室奪子弟為早
隸占妻女為婢妾入學有印色錢出任有問安
禮遊商有過山錢船木有水而錢問事有過堂
錢伏月而取活魚雪天而取稱筭官民已極幸
得正法充軍其始祖李淵襲土司不二世李述
祖以漏洩軍情問發遼東鐵嶺衛永遠充軍緣
胤承襲至永授又犯軍罪查其祖領

誥命勅書李永授子以謙稱遺失無存士民萬責等
證其前犯重罪已蒙追奪是李氏一官而兩犯
重罪已當從革曩揭黃之例况銅仁之民生齒
日錄文物日甚與中州相將安忍使之僇首夷
虜而日坐于湯火之中也且縣治設于附郭既
無鑿池築城之費輸助本乎人情又無多科加
賦之優其間一二未備勢不能不取之民暫勞
而永佚之暫費而永寧之孰不舉手加額而鼓
舞樂從也府官備述民望之殷經制之宜呈報

到司通詳在卷及臣到任思石兵巡道副使張
斗首以銅仁建縣為請臣以為改土為流誠撫
綏之至計時詘舉羸恐經制之勞民且利不百
不與害不百不革事非細故談何容易已諮詢
經年致議再四查據布政司署印按察司清軍
驛傳道副使郭廷良會同按察司署印提學僉
事沈思克分巡思石撫苗道副使張斗分巡貴
寧道僉事方萬策分巡新鎮道僉事梁銓都司
署都指揮僉事張雲綱操捕署都指揮僉事楊

國柱議照設流改土原為利國惠民用夏變夷亦當因勢乘便土司李氏其父李永授克軍平夷向以為食家之狗其子李以謀夷心未泯不遇塌翼之難其黨與間與異議死灰勢難復然銅仁士民得見天日尤千載一時也觀其建縣則捐貲額數則出稅其情狀可見矣但土司之改縣無罪則當論情子孫猶得襲為佐或有罪則當論法子孫遂編為黎民此貴州之已行歷厯可考若李以謀有罪者也酌于情法之中與

以主簿之職給以夫馬不許管事加以法外之仁彼為踰涯之望矣伏乞題

請救民于水火之危措之于衽席之安等因并將建縣事宜開款申報該臣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卿酌議改縣之舉不特于

國家治體在所當行揆之地方民情必不容已如鎮遠府之鎮遠縣都勻府之清平縣思南府之印江縣皆改之即安人無反側惟貴陽府之新貴縣因石星賈惟鏞二臣納賄許其恢復以致

安疆臣乳臭小子陸梁無忌

聖旨一定彼將帖尼服矣况李以謀無安疆臣之責
又有總兵彈壓其地萬不必為深憂過計也二
十年來士民之望建縣如赤子之望慈母臣不
忍坐視生民塗炭

聖天子在上筆夷一家豈可使銅仁之民不得均霑
王化哉臣敢冒昧

上請伏乞

勅下該部查議如果臣等所言不謬將銅仁長官司

改立一縣隸銅仁府管轄奏請

聖明欽定縣名鑄給印信特選才力廉幹知縣一員
典史一員勒限前來任事土生李以謀改為世
襲土主簿不許任事一切建置事宜俱聽臣等
遵照條列事款施行庶邊省之郡邑大備可垂
永世之良規政治之牧養得人可慰士民之瞻
顧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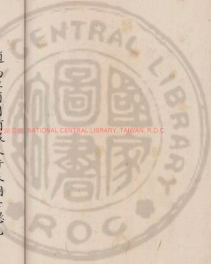
題為土酋用賄殺人汙及朝士懇乞

聖明亟賜

嚴旨以救生靈以塞邪徑事照得安疆臣無
君罪狀恐接御史應朝御論劾奉

聖旨是陳思等著該撫按責令安疆臣解發勒結若
再庇護叅采重治新貴久已設縣不必再勘餘
依擬欽此臣與按臣定議安疆臣能遵行

明旨悔罪自新從此相安于無言矣今有三千生靈
死在旦夕朝紳教革受其點汙事難緩縱臣謹



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那敢為

皇上陳之先年安萬鎰為宣慰使思撫安國亨父子
國亨反殺安萬鎰父子撫臣阮文中何起鳴按

臣鄭國仕奏時吉二次題本

聖旨允行將其孫安國員安插織金卧這地方設官
坐鎮今國員次子安定告安疆臣燒燬官廨劫
虜家財臣將安定發按察司羈候處分安疆臣
兵不服勤去年倭報緊急兵部咨行臣衙門調
兵土司臣諭安疆臣自備米糧進行部文安疆

臣本無行意急于今年正月內集兵二萬剽營
于省城三里之外以聽調為名實欲擒殺安定
并殺新甯縣主簿竇國梁臣與按臣以靜鎮之
且不逆其詐檄召安疆臣赴軍門親領犒賞即
日發兵東行乃計窮氣阻遽爾解散安疆臣報
心未遂仍用陳思謀令王嘉猷與陳秋光等十
數人歃血為盟先付銀二兩封起銀二千兩竟
以白日刺死安定于通衢臣當差官拿獲陳秋
光唐明一等發貴陽府供招在卷省城非弄兵

之地竊保乃在官之人安疆臣不知已犯
王法猶伏兵四境欲盡殺其部落三千人揚言于

道路曰我

進大木數十根再

進銀數萬兩可以斬殺自由撫按其如我何欺侮

朝廷如此臣聞之不勝憤恨通報安疆臣差羅景

春等白

京師乘坐驛馬九匹臣委官拿解除皮包衣改發

布政司達回外搭得夷目李元育陳敬聖各書

一封內稱寄送張近泉衙門使用銀四十兩審
之張近泉濶名張榜子住長卷一條衙衛安差
來

京久任官其潛藏者也又毛國康寄夷目張問達

書一封內云司主

欽獎獎皆年丈維持之功在

京行事羅西田大才弟不過指引代勞而已審之

毛國康即毛懋康係工部吏與安苗夷目結為

兄弟各衙門打點皆其指引者也又宋汝奇書



一封內稱謝辱賜審之來汝奇係數萬巨商住
武功坊西大街與身苗父子相文凡打點銀有
不敷從之那借者也同行承差張鯨麟揚首在
京探得貴州應運特參羊安疆臣冠帶毛懋康引
見該司承行吏輩用吾先送銀二百兩轉尋監
生鄭賓亭送員外某 銀七百兩方得覆本
光草
進大木毛國康引見萬慎庫吏萬璟都水司吏蔡
貴字各送銀一百兩托送部中某 銀七百

兩求得復本內旌獎教語禮部國康引見吏盧
榮惠送員外某 銀一百兩求得題

請宴賞又送車駕司某 銀五十兩求勘合填

欽賞字樣凡各部覆本承行吏俱竊稿與安苗差人
先看有毛國康邀帖約期可憑安疆臣稟仰在
京氣味云李元育所稟久使用銀知道了汝放
心銀後而帶來還不可擅用買辦衣服銀兩有
親筆押字可證羅鳳坤等自去冬起身今年五
月方回夷使在

京之久其非理法之宜即令恨張鯨鱗等首告之
真又遣司史進獄中之毒大赦安疆臣金銀如
丘山揮擲如瓦礫是以姦徒冒殺人之罪而甘
為之用安定三代舍冤神人共憤三千人命臣
等不容立視其死懇乞

勅下兵部查照先年安插安國貞事例將國貞長子
安邦仍居織金臥遠地方聽其上班安疆臣境
煨官解責令事脩依舊坐鎮次于安定已救其
妻雷氏子鳳鳴儻欲見寡婦安插著龍松庄王

嘉臣等變亥歸及故充瑯陽營以備征討無事
聽其務農憐及孤幼并救三千之命不加月餉
能增一營之兵與安疆臣水不相關如欲利安
鎮二州先令沙卒誣告安定以為兵端欲虜將
義寨先令文家庄虛稱被害以為我首此猾虜
故套不許沿繫折其逆謀以靖地方即

皇上如天之仁枯骨復肉之

恩也再照狎邪小人急于謀利士夫名節嚴于自閑
或京棍聚徒競為白撞朝士不知橫點青蠅因



其吏以及其官而查數未真恐致

國體之傷惜其官并惜其吏而邪實不塞尤為

國戚之損更乞

勅下五城御史及錦衣緝事衙門將張近泉毛國康

宋汝奇嚴加究問并行各部將司文章用吾萬

璫盧崇惠等依律查革被汙司屬令堂官覈實

具

奏仗官無所染而誅其指騙則詐者正法官或容

私而剪其過送則貪者寒心自後每有吏疆臣

楊應龍夷仗到

京勒限發歸不許潛住城外庶幾拔本塞源獄亂

無所容其潛伏之穴治內戚外對狼不敢逞其

搏噬之兇矣其新責賑既奉

嚴旨無容他議若陳忠王嘉敬仍前抗執容臣等將

吏疆臣罪狀另行提實奏

請施行



題為邊臣頓逆懸殊

國法初懲宜異懲乞

聖明分別黜陟以風邊夷事臣惟夷狄不可以中國
之治治也叛則懲之服則舍之要在揀覈並施
恩威互用令彼仇為惟吾所控馭自古及今未
有以易者持此以施之默而諸夷思過半矣謹
啟者強臣妾

奏欲從貴竹司樞臣石星謬

請行勘數年不決乃按臣應朝節以為新貴設縣成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于
皇上之獨斷何用勅為遂具疏停勅荷蒙

俞允是授臣謀

國之忠

皇上秉日月之明也

赫赫王命即犬羊其何敢違近據華節道取過舊民

張良珠等妄插執結到臣則復稟輸差漸如舊

矣獨陳忌王嘉敬二犯屢奉

嚴旨提勘去強臣竊占悚不解臣與安臣姑責其改

圖再為酌處不敢輕率外若新貴賤雖已復舊
而一忍一薄頓違不同賞罰未彰臣不敢不亟
為

皇上陳之萬曆十八年奉

旨將貴竹司改為新貴賤正長官宋顯印授以土縣

必副長官審團梁授以土主簿欽遵已久乃安

疆臣狂悖聽其撥置矣

奏謀奪其設心以為誇去宋審二人則土地為我

有矣故始以兵威相挾繼用金帛誘招又言不



服者當刺殺之其勢焰薰灼可謂熾矣宋顯印
陰懷異志潛歸大方降附疆臣凡遇

聖壽

元旦安疆臣三年不行朝

賀宋顯印二不朝

賀惟寧國梁赤心歸順不從招致四次謀害而心
不回兵及在前而氣不屈彼雖圖之益深國梁
拒之彌篤臣以為安疆臣謀奪縣治已有

明旨尚不發陳思王嘉歆曉結時執繫兵恐赫勸官

寧國梁能以身許

國大節難奪當此不為勸懲後來為扶正氣隨行

三司查議據布政司署印按察司清軍驛傳道

副使邵廷良按察司署印分巡貴寧道僉事方

萬策都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張雲綱議者得

宋顯印寧國梁均司民牧豈荷

國恩宋顯印明懷二心共謀不執佐謀之職數載

不脩朝

賀之禮三年畫廢寧國梁恥附姦黨輸忠



朝廷統守職奉公屢遭強橫凌辱委應分別勸
懲以昭頓逆等因通詳到臣該臣會同巡按貴
州監察御史應朝弼議照人臣于一飲一食不
敢忘

君宋顯印為世祿世官遂于從逆有民社之寄而久
逃夷戮予爵祿之榮而不拜

君父受命于安疆臣真同大是謀害于審國梁有若
豺狼匹夫之逆如此三尺之法何存宋顯印與
審國梁同一土官改流審國梁迥別宋顯印真

能變夷用夏夙夜脩奉公之職寒暑任佐理之
勞身強臣賄市棍李玲胤以撻辱之遺姦細周
俸罔以密圖之非臣與按臣多方庇護久為安
定之刺矣且宋顯印既去而不回縣丞職事亦
不可有名而無職為忠者不加

寵錫之榮則不忠者無以風其向義之心伏乞
皇上採愚臣之言

嚴勸懲之典

初下該部查議

上請將宋頤中削去世職。梁國梁改陸縣。臣世襲仍督糧管巡捕事務。縣丞員下柴薪馬夫門皂工食俱併于國梁支給。主簿見有庭拱極不必增設。再服土同知張鶴翔土官安文胤俱蒙

封典。國梁雖已改流。秩卑原係六品長官。

褒封二代。應得同張鶴翔等例。吏乞推

恩。頒給下部查議施行。使忠頓不失者有所感而益奮。負國獨狂者有所憚而不為。則彌變于賞罰之間。未必不勝于戒式之揚也。臣等幸甚。方幸甚。

題為恭謝

天恩事。萬曆二十六年八月初二日。准兵部咨。該巡

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仰題為強賊肅戮。剽城

官軍剽捕獲功。懇乞

聖明分別功罪。以示激勸。以靖邊境。事本部覆題奉聖旨。江東之著賞銀二十兩。詹啟東等各十兩。李珏等各五兩。內楊治安。蒙詔仍各加服色一級。其餘俱依擬。欽此。欽遵。備咨。前來。本年九月二十四日。據承差安時順齎捧。

欽賞銀兩到臣臣即率同貴州生營中軍官張澍名
色把總兵富郎越其進千戶封進德王嘉言各

望

關叩頌謝

恩祇領訖及查同賞原任貴州分守新鎮道按察司
副使兼布政司右叅議今陞湖廣布政司右叅
政詹啟東分巡新鎮道僉事今陞本府布政司
右叅議梁銓都勻府推官李廷等銀兩素行布
政司查照齎發各官秋領外臣竊惟高寨微有

擒斬仰仗

皇上威靈文武用命臣守在夷方既不能拮据網罟
以寒跋扈之膽又不能發縱指示以盡漏網之
餘且豺狼之穴甚衆梟獍之性難馴縱使三戰
三捷暫傲喜于時而旋據旋然終易煽于妖風
是臣功無可紀罪猶莫贖蒙

聖恩須賞各官銀兩有差不惟榮及于臣而臣受賞
獨厚拜

命自天威

思無地謹與燕中軍民共祝我

皇上服臨有赫

萬壽無疆從此臣金錢愧受不敢言一囊之貧玉閣

生還六將同二疏之養矣臣下情無任瞻

天仰

聖威激弁營之至

題為撫職有愧舊疾增劇懇乞

聖明亟

賜骸骨以保生還事臣受

命撫黔二年於今矣原以病骨勉強馳驅又以荒僻

不敢規避入境視事即見土酋安疆臣敢陳愚

王嘉猷擬置奏

請改邑復司土地人民遭其霸占縣官已為虛設臣

查得貴竹隸府定于

先帝之戊辰新貴分縣成於



皇上之辛卯歲在

會典易敢改移臣故毅然盟心欲為

朝廷守此區區之邑於疆臣無深惡也新貴一日

未得歸正臣即病且死不敢乞身及

皇上允按臣應朝卿之

請即

賜免勤叛民夙猶始枝謀復業不歸去疆臣而歸

皇上矣臣與按臣誓首拜

命私心自幸從此可得息肩即欲乞身又計以少卿

一年并巡撫二年考滿僅得微

再命之榮于先臣六人子之至情也考滿疏

上正欲具疏乞骸骨報見科臣論臣舉劾可議臣感

慶遠之知已也其言以臣不當汙及部臣某等

不知當專商刺人省城之際鎮遠府盤獲毛魁

康等私書臣審得其首揭據實

上聞臣不識四臣何狀夷方夷使又何知其名而譬

之疏願

陛下聽堂官具



奏以全

國體嚴禁指騙以振

國威臣在南陞方幸

陛下用臣之言矣至為石星辨誣貴州一省皆係土
司改流石星疏曰原係土司者還歸土司致安
酋不服

明旨行勘執節覆為準

兩朝欽定之邑石星以一言廢之受金三百兩銀三
千兩張矮子石六兒送收臣不嚴盡言之乃謂

臣誣之乎酋向嘗賄臣弟子家弟斥之而臣

奏之乃謂臣貞廉未著致小醜侮易則古之暮夜

却金者皆謂之不貞乎是度遠過望臣而臣不

敢當也大抵聞者與見者不同情料事者與臨

事者不同局候慶遠邊度身種臣非侵叛之臣

亦未見其橫耳近據有司申報安疆臣圍麻哈

州以助王世隆之逆圍定番州以揀陳起樓之

因劄營鎮寧州而拒叔宵兵以幼弟贊隴胤之

妻而謀占鎮雄府甚至邀黃獅而書稱共謀為

足皆陳恩王嘉猷導之啟疆而代之舜文扶許
言順而行逆小順而大逆

嚴旨屢下信用二犯愈堅臣與按臣奉

旨屢拘二犯搗弄女孀臣愈甚使僕處遠臨之不疑

上指否也臣因時壯每事寬假不過藉

皇上之威靈以禁諭之責其改圖復以釀變為懼將

同貓鼠之職聽其結好縱其興兵而不之問乎

是為身謀則得矣臣所不能也兼之楊應龍偽

立八統制殺人如麻臣備東失西捉襟露肘信

乎德度不足以含藏權畧不足以顛倒威望不

足以殫歷智計不足以羈絡侯慶遠之知臣勝

于臣之自知臣之內愧甚于人之愧臣反躬浹

汗不能一日安于邊徽之上况臣自辰沉得疾

于頭目至今未得痊愈當此蠻烟瘴雨之中

益增脾胃之疾志切平戎而才不遠心懷報

主而力不前伏乞

陛下察臣不職憐臣多病容臣休致回籍

勅下吏部別選幹濟之臣亟來交代使夷酋破膽而



臣得生還地方幸也猶微臣之幸也臣無任戰
慄待罪之至

題為播苗肆行劫擄阻蹇驛路懇祈

聖明垂調川為憲臣破陋局以彌丸陷并陳切要防

禦事宜事臣竊見楊應龍自撫撫之後頃忘

皇上不救之恩益肆陰謀之慘不遵善後之議大張

怙終之惡雖經四川持臣屢言之土司環視以

為莫如之何也是以湖廣有彭元錦貴州有安

疆臣事事以楊應龍為法臣之職當先行於專

制而後及于兼制者

請以禮法約束安疆臣人便以為不可不得不避者



事之嫌疑今待罪乞休之日臣何敢言近日驛
遞阻塞公文不能達偽官招苗甚諭不施雖有
守備楊惟中指揮李廷棟奉臣檄竭力防禦兵
食俱寡不能為無米之炊臣在位一日且思一
日坐視敢會同巡按貴州監察御史應朝輝據
實為

皇上陳之蓋播州雖屬川東其抵重慶尚有十日之
程而與貴州石阡思南二府及興隆清平等衛
則地相比隣其相隔僅一二日程耳草塘餘慶

黃平白沅重安五司與思石興隆等處地方軍
民犬牙相錯且黃平司與貴州黃平所同城重
安司在興隆以西乃雲貴往來孔道故未有播
害及五司而黔之軍民不蒙受其荼毒者也臣
自貳十四年閏八月入境以後輒聞楊應龍于
諸臣勸處之議一連行且宣言

朝廷威力不止如此是以愈加狂肆各路設險自
固偽立紀制巡行江內七牌則趙士燧未嚴羅
煇東守剛毛池杜勝祖張漢武梁柱坐寨則楊



大楊奇謝朝俸彭守隆楊明宋東羅金朝等江
外四牌則杜廷珍余寬朱仲欽張雲枚等動輒
用金彭旗號大祭大牌靡所不為招集生苗數
千圍住思石偏鎮地方扶取逃戶任意剝殺自
去冬以來先後據思石道副使張斗呈報趙士
燧梁柱等統兵將餘慶土官毛守壽故父毛乘
雲掘棺劈屍又于石汗大都壩等處曉剝花街
子晏經歷家各分贖物不計其數隨將餘慶革
堂二司境燬劫殺一空徧及興隆偏鎮都勻各

衛屯寨殺死軍人劉沐劉廷楠等無數又界連
石汗府殺成生員趙時顯商人張春等并伊妻
毛氏劈屍見心又殺灰木夫王金廣等九命搶
去官銀五十兩又將孕婦安氏剖腹于雷洞慘
不忍言又將生員朱承化等剝虜占據難以盡
述夏秋以來復大猖獗九月初五日據黃平所
申為急救圍城事八月二十八日被擄兵萬餘
前來將本所城池剝營圍掩阻絕出入各處軍
民驚惶逃竄等情又于十一月十一日據興隆

銜呈為緊急地方事被楊酋吳夷日統苗二千餘人將重安司正長官張真司治圍掩抄殺家口居民因本官先聞風逃往都勻府地方去訖今各苗見甯往彼處將本銜重安站堡軍舍客民一槩殘害逃竄砍碎重安江官渡阻梗官道乞差官解散急救地方等因臣聞之不勝駭愕蓋楊應龍日中無

王法久矣自邪珮一行之後四事盡為虛議殺人亦無虛日兵備副使其以撫功受賞之人為嚴

賊自全之計臣以公文百責之而百不應衰如充耳人言川東有某楊首有外護所宜亟為更調者也顧今東事未結臣不敢言征剿亦不敢視其破壞決裂以至不可收拾為今之計選兵備為要務在四川宜遣一將或都司或守備領兵六百名駐劄五司之要害以為思石之藩蔽在貴州龍泉司見有守備楊惟中忠勇可用司道有惡其搶播賊者臣每諭以大義何得與楊應龍同誓但兵力寡弱勢甚孤懸則增兵三

百名以壯扼吭之軍威為川將之犄角且黔餉甚乏臣查思南府可加徵銀六百兩石汗府可加徵銀三百兩臣衙門贖錢增額三百兩按臣衙門贖錢增額三百兩餘吏隨時為之酌處移緩就急極簡易無甚難行者但川之遺官增兵似宜行該省查議然官可以吏當而遺無待寺設點甚寡簿既可勉強增兵三百名川之土地錢糧不啻十倍之而不足解此非理也伏乞初下兵部覆議如臣言可採徑請

上裁行川費遵朕免行再議徒滋禁室之謨無救目前之急仍請

初下吏部急選風力執法之臣來代 甚 懇賜

嚴旨申飭兵備等官緝拿剽賊朱敬等正法楊應龍敢仍前廣招生苗以逞逆圖自積糧草而負公賦容撫按官從重奏處庶彼有所畏而不為我有備而無患矣若以么麼一州之地抗拒

王師既經勘撫待以不宥而猶敢違勘約貽害兩省罪在不赦則在





2025.02.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廟議當有侯時而動者非臣所敢知也





2025012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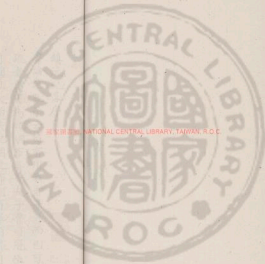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Vertical columns of faint Chinese text,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2025/02/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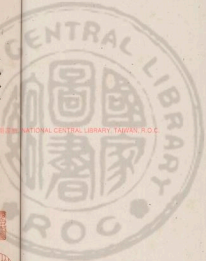


鎮沅紀畧序

魯論記孔子云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註
疏者謂可為紀綱布耳吾夫子魯司寇攝政三
月國止大治矣紀綱之布何有寧須朞月哉言
朞月而可者婉詞也中丞江公由寺卿以直言
忤執政左遷歷辰沅兵備無何

主上從銓臣議召之遷任僅三閱月耳自宦遊者
視之何異造次施

中丞公則素以安攘為己任者節鉞商酌學畫



隨地休養捍禦之術靡不周悉如處地方民苗
趾錯習尚未移也先之以

聖諭六言解又處蚤爾苗夷難為化誨也重之以
報應之說牛酒之罰處土司之驕橫難馴則預
嚴語誡之詞處兵戎之急地不振則首明賞罰
之法以恤士卒則銳遣有禁科飲有禁以弭禍
亂則賂苗有禁通苗有禁至如廣延訪以傳搜
羅中驛現以魁疲困草糧餉摘支之弊以仿混
淆除巡擱經紀之設以仁商賈立未備之宵堡

建通道之津梁種種厝注孰非妥議至計切中
時務者乎不三月而犂熊畢舉亦庶幾乎可也
已倘少假之歲月不遠觀厥成哉吾夫子文言
乾初九之辭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
若

中丞公非成德為行者耶徵二酉五溪之靈越
二載公復撫黔實兼制湖垵雖駐節貴筑而精
神志慮何嘗一日不流貫周徹于辰常五靖之
間總下車而天柱之邑成文武將吏兢兢稟成



今如揭諸日月數載以來疆場鮮烽燧之警即
折七慈嘆之聲者孰非公之績用成哉榜叨備
辰沅喪三禩捧

公之渠壘以為前茅卒免落職然而無尺寸豎
直竟不能仗之豈長乎嘗自嘆曰

中丞公備辰沅三月而已可榜卒由

公之舊章三年不能有成也媿矣夫

萬曆戊戌冬穀旦

整飭辰常黎靖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副使完

陵徐榜頌首書



叙外臺小略

自昔詞典辨今風行神變而民化者詎曰
文具申重六唯足該域而行之故不城不動則
益蠶箔而欲希舞羽之格難矣余要長信君為
名御史時非謫冷不陳非隱憂不散

天子嘉之晉擢御史尋以

山陵議格謝病歸筮者八李君在野言野意甚愉
快當路久而益信其忠朴靡它起君判史穰邑
居有頃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天子特除君楚真備辰旣兵事按殿中古三苗地
往往覃思偏武類無能裨秦君每乞骸骨不報
遂義藥而行曰事不解難臣之職也抵殿皆量
延攬不遺壤滴已歎得控制長策于是土司之
驚驚者有拔生苗之梗化者有懸亡命之勾逆
者有誡邪伍之冒濫者有懲北庶之冥頑者有
渝居亡執何一時事攻西灣夙盡犁心諸苗相
戒謂夫君不情死以殉

國者何有于我慎毋自取誠誅戮故君之言曰天

生猛屬豈敢無可化導而焉用殺為之一日二
日三令五申卒能收平戰之功如桴鼓也者何
以故誠為之庸也余嘗語君吾儒分量甚恭作
用甚密以君之進而盡忠退而補過居中而
盡言居外臺而尽職不以艱難鹵莽不以去位
弛擔雲許猷石畫尚不竟厝而施之非誠以為
攻故能爾爾余也鄙昔承之監司亦以守職不
阿一朝解組去得與君相過從而今又并决起
榆枋即遠在百舍何能不更相攻歎負時音耳

語邦是編也君之屬吏再到常武署中余得讀
而評之未簡以見君誠以實政作用器而分量
充臣職交道而無負矣

萬曆甲午、季秋九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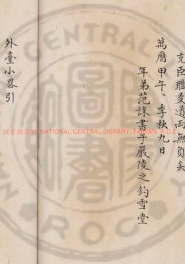
年弟范誅書于嚴陵之釣雪堂

外臺小畧引

維昔聖人任魯三月稱大治予得念所江大夫
諭邊宣歎諸條而纒然異之大夫初以名御史
發大奸當

上意既晉卿寺而以

山陵議忤時相受謫謫居數年而以州大夫起家
量移楚辰沅飭兵使者然後復陟南鄉轉北廷
尉計其駐辰沅時僅僅三月爾能使頽政一新
逆苗嚮化何神也其竅妙在不邀功不市德以



恤將領之心恤士卒以撫齊民之道撫苗夷究
厥訐敵必使生苗盡歸編戶而後已噫使疆場
任事之臣盡如江大夫何至釀成大釁如近日
寧鎮之慘哉當大夫未任時予亦起銅濫膚斯
命以不能將病毋辭歸然竊疑諸苗之仍可以干
羽格也則於大夫益信云先正有言天地之用
皆我之用能今有繩大夫而究其未竟者固不
必功自己出也第予愧大夫則遠矣借弁蘭端
以志予愧

告

萬曆甲午秋九月重陽之旦

古婁友人管志道識

欽差整飭辰常黎靖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僉事

江為撫化諸夷以安邊徼以盡職守事照得

自古兩階之格捷于桴鼓歷代以還向背靡鏡
明興神武開基除元雪耻登三成五功德巍巍于

是威加風動東漸西被南北暨遠蠻夷戎狄重

譯請朝車土威賓與天無極

列聖相承二百餘年薄海內外欽揚靈爽

皇上乾綱獨斷赫怒安民間者西賊驚驚東虜跳

梁天兵所向交爾捷藏于以驗



國運邦隆人心固結區區豺狼講張等子石火此
往事之明驗將來之永鑒者也茲接辰沅黎靖
地方為九邊之扼塞三苗之穴居

朝廷設爾宣慰長官司析符分爵比列冠裳擅有
名位是豈濫恩市寵弄悅殊方為爾能宣揚
威命警服群醜今之必行禁之必止俾永肩厥志
草而回心此

朝廷設官至意亦爾遐臣靖共之大節也有如曩
時人懷私怨借苗苗藪詎意殺戮升木逆啓虜

階只今鼠竊狗偷時為良患豈曰指束無方無
乃見知故縱又者離適作奸反以苗為寇駕禍
糜根恐赫愚弱若此者名為土官實為漢賊蔑
典負

恩莫斯為甚自今改絃易轍報

國勤王其一二生苗務招撫撫諭之禍福示之
節制俾各安土俗毋為戎首毋擾我蒼赤依歸
向化者即為申報使得比于編戶將男授耕女
授織質遷其有無附循其疾苦教訓其子弟寄



之術學服習既久與中華無異嗟夫大塊之氣
亨毒不偏來陰代運春秋吳楚寔為靈英即今
聲名文物反在齊魯之上微獨限爾一苗哉豈
慈和撫既勤尚極化充位之差爾爾誰委便當
而結讓魁獻侏狗律地立功

清時光照千古製丈夫事也夫明者暗未明昧者
鑿已往贊人序躬下士責人本道才非宏鉅性
乏通融一念勿欺自信可噴神鬼昔也不負
朝廷寧其罪廢今也有利疆圉無愛髮膚特與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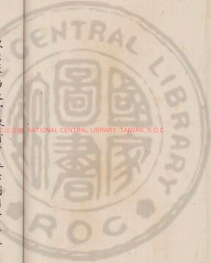
慰諸司官舍人等約新各矢心天日敬共厥職
概到後居喪安堵三月無擾者則有獎三發之
後特地不驚則紀功具奏請

命褒嘉晉顯秩于當時俾土地于孫子身名俱揚
後祿無窮豈不休哉如因循負約縱苗如故將

上告

天子更立賢能聲罪除殘身名俱辱謚為至惡賢
識者笑爾其甘之乎語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爾宜感諸司其念諸

欽差整飭辰常黎靖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僉事
江 為定賞罰以嚴軍令事照得本道整飭戎
務保軍士如保赤子視其袴服責之戰守本道
必不忍若威令不行賞罰不信空糜百姓脂膏
以養之譬之驕子不可用尤本道不為且逆苗
肆劫非有南倭北虜之強哨堡星羅圮傳雷震
同心戮力當使隻苗不逞何致全夥盡脫已往
覆轍殊可痛恨自今與諸將士約一哨失事及
隣哨救援不力者將官解道緝打兵先退縮者



割耳遊營仍計失事大小逸過重輕二哨同罰
將折銀或罰其半或罰三分之一俟有功之日
補給聽陣得賊首一級賞銀四兩將官紀錄兵
先奮勇者與首功同斬賊首三級以上一哨同
賞即以失事之哨銀賞之貪功妄報者抵罪陣
傷者給藥調治陣亡者厚殮哨官親奠舉哀拜
恤其塚口建壇歲祀之爾將士守茲賞罰矢力
宣威平時如家人父子恩義雋然有事如同舟
遇風共期必濟毋相猜疑毋相忌妬本道與諸

將士並受其福如視為尋常泛語當奉奉當享
問者學問本道奉有
天子之勅在

萬曆二十一年十二月

日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ack White Yellow Green Cyan Magenta Red Blue

為延訪事朕得本道性不如物才乏通方一念
為國為民之誠鬼神可贊况荷

聖主殊恩捐糜不能為報即今苟有利於生靈自無
愛於髮膚爾各屬文武官僚及士耆吏庶人等
雖歷既久聞見必真何事有益於軍民而當興
何事有害於軍民而當革何人巖苦而當恤雖
卑賤勿遺何人竄橫而當懲雖尊貴勿避不妨
明白裁我本道嚴實舉行仍將條陳之人官註
上考士庶重賞如或懷奸自便妄聞事洩假公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報私非誣善類密出尖不輕貸至於撫治蠻夷
尤未遑奉

勅專掌牧

聖天子天生神武威行萬內南倭北虜以次殲平叢
爾醜苗敢肆剽劫奸民勾引我軍借資順苗攘
利不出三者有深識苗情隨機密告假以便宜
出奇設間如賈誦之于朝歌介之于于梅蘭無
論良善軍民即稱風狗有過犯者咸與維新計
功賞賚奏

請施行若有曉暢天文熟閑韜畧勵伏波吳尸之志
抱孔明擒縱之才不道藉訪求雖山林逸民遠
方遊寓當折節柱臨以上客禮之薦者受上賞
仍候奏

聞以展大用為此出榜招諭各色人等務體本道虛
懷毋致視為覩語故示



為申明

祖制奉行

嚴旨以蘇軍困事照得平溪及五開等七衛

祖宗朝設立于廣貴之交用以振揚威武攝服洞苗

黃團等八衛每衛撥軍參拾名馬止一匹專為

偵探警急飛報軍情非供應扛糧也自有站軍

之名遂兼徒配之苦忍朽腹而戴月披星摩血

肩而踐水暮日軍不堪命大半逃亡為吾士大

夫見此凋殘當加憫恤或有不及以情恕之乃

RESEARCH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命僕夫肆其極楚近有使客押領百戶侯仲壽
置之播前非禮凌辱縱武弁可責六

天子之命官軍雖無告皆

朝廷之爪士用之過多已屬違

制捷之流血彼罪伊何况嚴清駟傳屢奉

明旨申飭僕一

上聞未免罪譴豈不自損威重理合預行規戒為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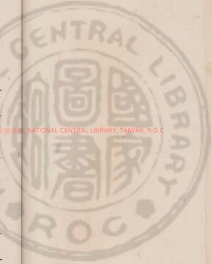
示諭各駟堡官軍今後往來官使公差除應給

夫役不許刁阻外如有仍前凌辱勒騙等弊許

指實赴道陳告以憑查

奏施行





差整飭辰常黎靖等處兵備湖廣撫察司僉事江

為查獎原倡勇敢以清苗糧事照得本道巡

歷鎮軍各哨逐名給餉而戒將官派債科歛不

營三令五申又念諸將官俸祿薄而責其應軍

所當恤官則何堪乃酌議親兵泰將拾陸名守

備拾名哨官各陸名兵不缺餉不加兼為助廉

之資又念本道巡歷自備供應此可律已不可

律人一季官查軍軍餉雖嚴禁餉遺飲食吏書

之需非從天降非從地出將漸次為之設處凡



為將官謀者皆為軍士謀也意從此軍沾實惠
矣及事竣還洞口哨指揮陳秉自叙查出空月
銀兩本道叱之曰既有此便弊何不公言于方
給之際豈得私查于既給之後也因加察訪分
給諸餉仍總收各肖官查扣但言所得視往時
較多已感恩矣令人痛恨此軍即此中之苗不
可以理論不可以情戚不可以法禁向之可學
審戒防檢森嚴皆虛文耳細究根由徠徃平哨
官不思充實軍伍以圖禦苗之策專恃剋扣軍

糧以為買苗之用苗一出劫掠男婦下受被
害之家核制上恐所轄之官皆責順苗從而播
弄其間稱某苗願糧而不願賞因而私許苗糧
求其放還人口在實官謂許糧不出于己而以
起釁為懼在軍謂所扣非沒于官而以買苗為
宜甚至我軍通苗而中分者有之官借苗名而
多斂者有之私許之苗糧尤多于在冊之苗糧
也即如順苗鬼名在冊本道親臨鳴名給領疏
叩稱謝不異我軍隨即散去無費一路之防守

空竭百姓之脂膏况此私許之糧劑我軍心頭
之內徒立法以示稽鉤之密不能立威以遏出
剽之苗私糧年增一年軍弱日甚一日雖有善
者無如之何矣本道所以怒髮上指恨不得飛
泉苗頭而渴飲苗血也敢忘忤世之身謀陳當
世之慮議嚴賞法罰以風用命議備器械以軍
威議運集流民以杜勾引各款移報以便裁酌
施行苗出幸得一還埋伏阻要擊其情歸我軍
必勝負苗不返仗之膽落心寒然後正冊草餉

庶幾來威追千古雪耻酬三軍矣

為嚴行賞罰激勸將官以風用命事照得賞罰
不行雖唐虞不能以化天下况今禦苗諸將吏
功罪不覈舉判不加效有微功不過年終獎賞
失機縱賊止于參罰草哨蒙賞者不以為榮蒙
罰者不以為辱縱有志向上無可進之階雖貪
婪不肖無參斥之慮將士解體逆苗得肆此其
由也即如腹裏各衛將官足不履行陣手不親
戈矛優游皂印坐享輕肥尚得薦拔榮顯禦苗

將官不得一與薦剗乃欲望其宿草厭霜枕戈待敵拔地忘身先報效其將能乎相應酌議通行鎮草等哨并清浪等衛督備領征等官當苗賊出剗之時有能出謀奮勇生擒逆苗拾人以上斬獲苗首拾級以上者聽本道會同守巡或道通詳湖廣撫卷院會薦報功將本官不次陞擢本軍從重賞養仍加名色冠帶以期後勅以勵將來凱播諸兵月餉未及陸錢者因功該加若坐視苗賊出剗虛聲應援實為過縮以至

殺擄人口數多將哨官與掌號頭日人等一併以軍法網打月餉原足陸錢者因罪議減罰不避責賞不踰特如是而人心不奮勇氣不增理所無也至于尋常功罪參年總叙而奏薦行焉有功者雖微必錄有罪者雖往必追諸將士不畏苗賊之悍而畏吾賞罰之明將見平居訓練可奏投石拔距之材臨陣爭先遠勝躍鐵飲金之騎矣將士其各勉之故牒

為備器械壯軍威以禦苗患事近該本道巡歷



鎮草邊哨查得各哨出沒生苗實同腹裏大夥
強徒原非雜禦之虜虜備見山川崎嶇可以用
寡勝衆苗亦不能恃衆為也不必深入以貪鴟
勦之功不必加餉以滋蒼赤之用俟其出剽而
藏之一哨之兵足勝一夥之賊但苗之畏我在
火攻我之畏苗在勁弩弩衣甲不備既無防弩
之資火器不足又無攻苗之具此生苗所以猖
獗頓苗困之扶糧我軍由之退縮也本道帶有
火器諸方有七星銳有火龍噴珠鎗有落月流

星炮有石榴蒺藜等炮取其功于攻苗者親督
教造如方轉傳沅州衛應襲壹拾參人再加半
月俱有成矣查得沅州衛局藏有舊甲壹百餘
領皮布俱為不堪鐵葉尚為可用本道創造新
式壹領分作叁領可得叁百餘領因寨為多足
充各哨之分派易重為輕又便山湖之馳驅括
本道鎮金行各屬買辦布疋欲張等項解沅州
衛及州衛常德衛參衛管局官照領式監造工
食報完補給所費不繁所成甚速不出壹月之



內拾參哨該有甲矣由是遇有苗警責令各哨
官軍相繼埋伏持有謀勇膽略者披甲持矛于
前大器子弩交發于後以吾堅甲裂炮之兵當
持挺荷槍之賊彼之勁弩不能施我之杖長有
足恃有不戰焉必勝則逆苗有所畏而不敢來
派氏無所利而不能誘順苗又何所恃敢播弄
求糧以欺侮我軍也此一方幸而全楚安矣
為招集流民以塞盜源以靖地方事近該巡歷
邊哨沿途告衆多稱父子兄弟夫妻離散本道

聞之痛心酸鼻每一興念竟夕不眠今甲兵火
延本道躬自督造夫事將官軍法網打倡勇敢
恣玩惕皆為民謀民乃不自為謀則恃矣訪得
苗出劫掠必流民為之勾引為之嚮導如各鄉
之貧富山路之曲折不有內苗外苗何能知之
除通夷漢人陳二侯勝虎等究外與諸父老約
無論市井鄉落十戶一保立保長以司糾察內
有戶丁流入苗巢者招還復業即為良民有持
舊過報舊讎者決不准理誘之維新復純以法

鬼神殛之招之不來便當大義滅親首官緝捕
本戶不首同保舉之者罪本戶同保不舉他保
糾之者罪同保零呈散住之民就近改聚一鄉
于鄉之中處縣北邊避虜棹式通用磚石土坯
築造高三丈級三層橫三大深壹丈肆尺四面
開窰覺有苗發先將妻女老幼送居棹上內藏
石塊礮灰瓦礫等項用以擊賊既無內賊之勾
引又有危棹之可依加之將官振揚威武朝夕
巡邏苗將畏我我畏苗滅此苗而後朝食無

不可也嗣今骨肉相保共享太平之福民其願
之乎如殷實之戶不肯為造棹之倡無賴之戶
隱匿有罪之人同保同都見知故縱一有失事
揆制將官不思哨堡近或六七里遠或一二十
里不自為備寺恃將官及援至而苗擄男婦行
矣定拘保長根究流丁責令本戶追還人口仍
治以通夷重罪本道之法必非能行於將官而
不能行於編民也民其自謀之故示

欽差整飭辰常黎靖等處兵備湖廣按察司僉事江

為嚴禁宿弊以整軍用事照得各衛所武職

每以賀儀節禮各項為由科歛軍士扣起月糧

不獨楚中衛所即各省直諸衛官然本道素所

聞見深為切恨者茲任督理兵戎前項科剝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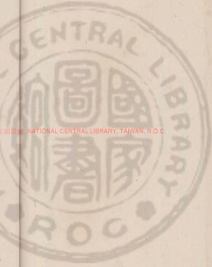
端務必盡行禁絕用蘇軍因相應通行嚴諭為

此除已往姑不完外示仰各該衛所哨堡掌印

管軍等官今後務要改過自新撫恤軍士敢有

仍蹈前弊或指倚賀儀下程及一應節禮為名

SCIENC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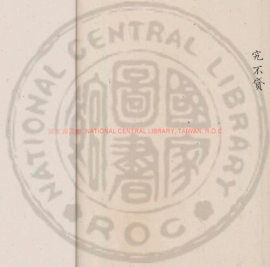


或指搦打燕本道衙門人役之費欲派屯軍以
一科十以十科百及乘機扣剋糧餉盡入私囊
訪有實跡或被害首告得出者定計贖從重奉
提究處決不姑恕如果撫馭有方科剝無聞軍
士悅服本道自有耳目必註以上考優之獎屬
各宜遵守毋得視為泛常未便

為嚴禁扣剋以足兵倉事訪得鎮草各哨獎積
有年如新委哨官到任各兵則有叩見之禮如
新日募兵一名則有投充之費或指送放糧委
官下程酒席或假稱各衙門賀壽儀儀悉皆取
派兵士待放糧之期加數扣剋甚有將家人頂
兵冒餉或通號甲虛名混糧殊為可恨近據洞
口哨指揮陳棗條陳及此益見情真獎確矣除
已往不究并本道先禁儀節外新置分餉小封
當堂親驗驗足色足數臨放將軍冊及身持小

牌逐名查對年貌武藝相同方准給領抽試之
時有武藝優長勇力出眾者分別加餉如餉銀
色數不足給餉查對不清責在委官年貌不對
技藝不能責在將領給時能首虛冒者即以冒
餉充賞給後仍行糾劾者許諸兵赴告本道親
巡覈究以上條禁專防不肖若廉能將官本道
自有耳目別行優叙為此刻約仗各哨官兵同
示為禁約事照得羅舊晃州并平清鎮偏四衛
各站堡軍人專為迎送雲貴往來使客扛擡轎

頂給彈不絕各軍之苦較之他衛哨堡防守操
備者大不相侔良為可憫近訪有等跟隨從僕
朦蔽本官倚勢挾索稍有不從肆行鞭撻甚於
應付正數之外另討人情夫役以致貧軍苦累
不堪相應出示嚴禁為此示仰各衛堡站軍知
悉今後凡遇經過官使到彼止照原來勘合牌
票內載定夫數撥給不得分外阿奉人情多撥
如有隨行從僕仍前挾索凌辱者各軍徑赴本
官處稟究若容縱生事許赴本道陳告以憑查



究不賈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2/2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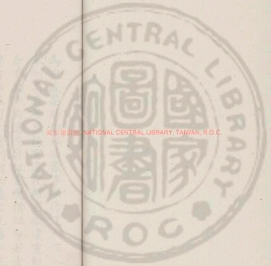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Faint vertical tex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ghost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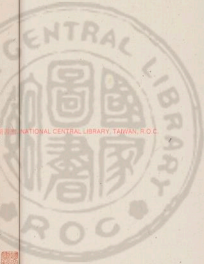
266709 v.9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為申嚴禁約以杜苗釁事願得漢人深入夷地
奉例禁遏甚嚴設有違犯輕則擬遣重則擬辟
在我諸民自當遵守祖業愛惜性命若素為商
賈者在在可以營利何必遠出况苗穴虎口因
利喪身者率多盍不省悟近訪有等流徒或以
買賣貨物或指歲荒易粟或假尋討戶丁錢糧
或稱取討私債貨債縲蔽官府告給執照以致
公行深入通苗惹釁勾引擄掠悉由此輩深可
痛恨近據洞口哨指揮陳表呈稱苗人石老景



將銀貳兩捌錢去向寨苗石老柳家買牛撞遇
麻陽漢民滕啓義輕言許允先索酒食及後牽
牛成交却又多勒價錢踐觸本苗生釁幸尔處
息即此一事其餘可知除已往不完外合行出
示嚴禁為此示仰各該哨堡巡司關隘守把官
兵及地方保甲人等知悉今後但有漢人到彼
經過務要嚴加盤許除官差贖執公文人役外
其餘無分有無官給批照盡行驅逐各回原籍
敢有恃刁強逼即係通夷之徒許各把隘官兵

保甲擒拿解道究遣如各負徭徭情容縱及把
守疎怠不嚴盤許者訪出定以軍法從重究處
決不輕貸

石碑禁約

一禁草萊欄經紀各行額稅不許增鄉民手賣紬貨

不許稅違者官以貪論民貪究白役詐稱條

編未完扭騙鄉民者從重究遣

一禁諭官軍俸糧除出征作銀親故三項議處外有

不俟象詳私相給領者銜官軍以求請諭州官

吏以枉法論

制苗事畧政

此

中丞江公前身楚辰沅時所為制苗畧也辰沅故

楚焚菁地苗屬半之又苗性獷蠢不可治急之

則窟鼠穴詳去稍緩又挽法格殺舞長吏以為

常此在黔蜀類是公至輒為條其利病數端則

盡振爾法大伸則又奉

聖天子德意宣諭六言繪圖刊款綴以禍福故事如

影響梓而示諸夷曰與其為善于昭昭也而獲

賞于冥冥孰與為不善于咫尺之內而身與妻

子無憚類也於是諸苗瞿然謂江公活我願安



所得江公不以三尺絕我而照我我先是公
嘗以御史首發大璫奸狀

晉秩神寺旋以忤

上旨謫去一日而直聲遍天下華夷無論識不識無
不知公名者故公一言而諸苗奉之若神明著
蔡夫其先有畏心武格之也不然豈其獮蕪者
乎胡連肖乃爾昔中國相司馬而南人不復叛
漢庭有一汲黯而邊烽以熄不亦大彰明較著
耶

天子乃終知公志未幾即

特簡昇節威鎮撫點陽楚蜀各土司酋長大半受約
未會播夷新勦伏而所以柔事承之下吏乃得
捧公諭而讀之嘆曰有是我治之以不無治而
無不治者其治苗之勝算乎寧唯辰沅古稱三
旬而有苗格七縱而澶醜擒彼豈不以文德而
武威董之然不免于于羽兩階之舞猶然善師
不陣者耳法曰攻心為上又曰信在言前者不
言而自諭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乎是編也

吾得所以攻苗之心矣因重梓以示諸屬夷知
公名者且無不遵公諭也則不佞琦受成樽俎
與有榮光哉僭為之言附之末簡

首

萬曆丁酉孟春四川東道無雙營兵備副使王
士琦頓首拜謹書

鎮沅紀畧跋

楚故稱蠻荆華輅吾伊罔事褒飭湖北尤題僻
造微而沅又崇喉扼塞之地菁莪橫披承突狼
奔為常號重鎮焉故苗夷靖則沅氓始安沅氓
安而後湖北乃安當事者遠遠難之率薰桂空
柯無裨實用總之蔑以真識格衆無惟法令滋
章奸猾萌起治之不古所從來矣

中丞公

天子耳目之臣來按茲土志肝義膽素微

宸旒下車延訪去與文武僚屬軍民市廛山菁豁尚

圖為史始不逾月而

憲約井井遐邇獨風棠已布之有司勒之氓庶茲
固持吏之所不能効簿書之所不能輝司教之
所不能志惟長材揮霍投誠不一展不動聲色
而中外履盃可俸得哉此

公以

內召移節撫黔道經沅諸酋長擁道懽迎爭請郡縣
勝有茂伐嘉蹟載在剴劄之不敏久叨敷屬

待罪司理項以溲洞不戢漸次掃除媿不能奉
揚

威命咸與維新伏讀振鐸餘諸錄益用康康
敬佩韋亞譯蒙

恩植承之茲艷首尚

公遺政蒐禁諭諸錫種種犁舉靡非安攘至計蒙

集一快通與諸錄相發明竊嘆

負臣碩輔實心贊允建鼓而覺涓澁至深遠矣夫窺
豹一斑嘗為寸管餘可知已



中丞公鎮沅三月而表見若此矧經年庫官若津
梁之建文塔之培咫擱經紀之單行戶稅權之
省造士便民約已惠下自有沅民口碑在
兵備公序之詳不復贅敢浪為之續貂云

昔

萬曆戊戌冬救旦屬下吏沅州知州郭繼魯頓
首百拜跋

附刻懷德紀序

楚粵介星分軫胃計潯溪八桂相距約五迤奇
一舟馳報可旦發而夕至荷

天子神聖思楚為

先皇湯沐地每於邊北蘭英斷臣歌當一面者以宏
敷歷故安攘之澤不歌楚版而感懷究及漸沒
被於桑梓益得附鄰治云

念所江公以度中司直來持辰沅夫辰沅僅彈丸
地公以天下才而何縮于是且平臺煥閣之上

中丞公鎮沅三月而表見若此矧經年庫官若津
梁之建文塔之培咫擱經紀之單行戶稅權之
省造士便民約已惠下自有沅民口碑在
兵備公序之詳不復贅敢浪為之續貂云

昔

萬曆戊戌冬救旦屬下吏沅州知州郭繼魯頓
首百拜跋

附刻懷德紀序

楚粵介星分軫胃計潯溪八桂相距約五迤奇
一舟馳報可旦發而夕至荷

天子神聖思楚為

先皇湯沐地每於邊北蘭英斷臣歌當一面者以宏
敷歷故安攘之澤不歌楚版而感懷究及漸沒
被於桑梓益得附鄰治云

念所江公以度中司直來持辰沅夫辰沅僅彈丸
地公以天下才而何縮于是且平臺煥閣之上

詎容一日之糾繩之獨獸計抗疏乘輿鑿又皆
軍國鉅要不佞級大司馬者每議論建白亦畧
翻未嘗不嘆意氣之相孚也公嘗自矢以為任
匪竇際祇以空言棘槩發奇奇安施項

明詔甫及得請長纆以從事當無論勢殊慶避而皆

可以建勲樹奇此武侯之效馳驅伏波之記瓊錄

香見我沅湖北重鎮也先年諸苗竊發嘉靖初
設大臣彈壓之以繩部落自是夷酋先後就擒
而桴鼓不鳴棘門遂撤盡以邊防重務握之憲

司積習以來法斃于因循兵隸于莽莽豪梗靡
所報艾而竟密未見室塞蒞官則懸魚之節起
聞任事則拔薤之風罕睹公以肅清端憲度首
聞延訪以悉邊情次條便宜以垂永久再懲賄
托以杜窺伺它如閩士伍覈糧餉而又親歷諸
哨以探要害諭攻守之宜嚴賞罰之令又時嘗
中飭捕夫分別真盜過香警即而縛項繫而得
筴不惡波及也甫逾月將支祇承內安外輯干
羽之地莫于覆孟會歲大被公首告縫掖發儲

乘若干石而一日躬見致通

聖廟定議改遷慨以三月俸餼供戎器建橋費外罄
素以倡姪始且捐金助塔擬于層霄教民演說
炳如星日諸所庇沆政蹟業已厚画告成無何
晉陟光祿卿諸博士弟子泣以請晉狀控列駕
徐君真轉之兩臺諸路云徐君儼焚回不見大
堊之厓山澤乎水行則涸草行則枯又不尤震
燬之徹菲屋乎情容者振巨測者思公負請劍
折檻之志必不狎於濫培而涇渭儲胥竟幸柄

鑿一切貪墨不待志文訂之而望風解印肅于
履冰况忌軋者忻奪卿報若去芒刺焚蓋惟恐
涉之不早肯以素所恃典者而為諸生留且夕
乎勢不能也於是諸父老臥轅翠轅而寄情於
留靴建碑而不能已余復憫之曰而毋泣江公
之行也今先祿荒覽賢倍侍

天子於文華崇政之上邊可否則面折無少孫今處
議建儲尚在甲乙想

高廟神靈藉以托重得公一言以定天下奉其於子



惠沅民之意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不佞家大人
夙宦沅徧自來髮昔與沅士偕覲庶講通家誼
茲因家大人述多士之請故飛函及之

音

萬曆甲午歲孟秋月吉旦

賜進士第總理河道官理軍務兼營漕運太子少保

工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中陽舒應龍撰

江公懷德碑記

兵憲江公諱東之號念疇直之徽州歙縣人以
明經登丁丑進士權御史臺抗疏彈射不避賢
迹直聲震中外會

上之廿有一年軫念邊徼惟楚之西寇逼諸苗頃
以邊防漸弛盡繫日滋虞

天子拊髀之恩首

勅公為楚憲食茲辰沅兵備至日下今來撫餘
環九鄉者士庶有熟語邊情指陳利害收其英

悉賓禮之不兩月功增萬緒四封之內於於堵
塲公又親歷諸哨凡要害扼塞喉嚨出沒之地
無間山骨溪崗率諸材官子弟騎直入連首長
之通譯詞者諭以王法曉以利害大羊警服靡
不肩角稽首仍勒款書一冊上列

聖諭六言次載古今明鑒至於橫祥報應之說同
不畢載洋文數十言炳如星日迄於今夷俗窳
穴誣陰佩誦馴於編戶自款書以來無止天遣
錄之費而中外履孟公化詣力也已乃時音叢

足兵餉諸跪灌輸不乏士卒無脫巾比歲餉報
價騰涌公首咨縫掖革發儲粟如千石其價定
以常平而影射自息民始無餓一日躬睹獄通
聖廡創議改逸排群說而授之膠榮議始無聚
訟隨以歷過俸賤糜索資之又捐俸融成文塔
業增六級已又於西江一波叔建復道計費不
下鉅萬復捐榮馬若干金以倡經始業成十餘
硯約功一歲許可告竣其不朽如此又平物稅
草行戶裁冗費錫石於孔道為小民永賴而又



懲餌卒之民鋤刁悍之衆告許之風什減八九
暇日題其額於扉門外曰金城鐵錠曰送膳舟
羽曰控制上游曰平臨北平手翰常日在馬諸
所學畫未易更僕無何奉

上命陞南京光祿卿政行之日盡以常例所奉者
為籍詔代者毋費民財其挹損便民又如此是
是日菜索不檢錠錫不展以今來見而私所課
行李惟圖書數卷劍履一摺灑然風味無纖毫
塵滓在語性太等閒其原靜又如此余嘗讀公

疏擬又篤語日月乎光竊意伏鐵錠師宣威果
憲必有續時孽庭蕙奸域然御夷撫衆期嚮
化不期於抗根刺自新不靳於獨難養和厚於
精明而不苛不亂又況民所輟結而不忘舍者
是日諸父老士民進泣不得去公亦泣下無已
則以溫語諭之始得解脫去民於是為留靴為
勒石以志不忘余辱為瘞叟拜公優庇之賜而
茂錄報稱適沅署州事適判徐元則暨掌衛事
指揮周大誤率寅屬林奇材偕肥博士李應元

周欽率諸生楊時翔龍衡唐應鯨等備述民狀
而請於余曰吾儕以文武末屬不力所執又以
無翅大罹於法惟我公註之邊報恬愉葆符無
警惟我公鎮定之文學弟子斌又承德公率育
之叢髮舍齒落又學生公長養之而諸所興除
公酌行之公德於吾況宏遠矣能無介於懷頌
相與志之余曰唯唯予走來吏民之言從於沅
之父老誥頌庶幾不朽我是為記

賜進士出身晉陞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九

十叟治生王有為頓首拜



祠堂懷德詩

治生王育為四川別

何處陽春到楚城
五溪菲屋盡更生
煙閣萬里寒燈
懸月朗中天
泣鬼神路火無勞
傳遠塞
耶歌應得頌
昇平金甌業已傳
名姓遐思
愆愆統緒誰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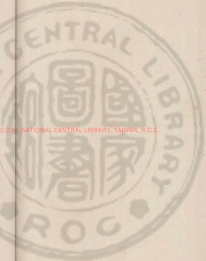
馬尚遊路為知

仗節去何遠
邊藩失所依
三湘心念折
萬姓淚痕霑
未測皇天意
能虛

聖主知良由
此地簿難執
重臣車

又

將士元水城教



解彼青頰聞來沅樹干城膽落五溪蠻名馬劍柱動
習中富韓范華下走兵孫射狼遠迹追鷄夫照且寧
膏澤日下流有脚皆陽春醴騰冷寰宇齊歌江漢清
無何

宸春隆丹詔未形底悠然奮羽翰翩翩入
帝京邊同失怙恃赤子難為情徒爾切攀轅袂貽痛
我心卓哉不可晉焚香祝蒼旻願公翠
皇圖允矣同罔陵願公慶澤長世為晉鯁臣

又

鄭文灼
教齊鴻恩

請此江輪下

九重楚天何幸際人龍邊等業已好惟護磨折多餘
及非身宿靈一朝披曉日沅陽三月足春風棠陰勝
有芳標在尸祝年年擢蔗鍾

又

沈潤
共字和蘇

經世文章輝宇宙立朝氣節重岩廊暫持抄算籌邊
壞未許仙蹤滯夜郎控竹兒童頓灑淚留靴父老共
回腸衰衣信宿無多日願拜祠前效舉觴

又

曾亨
雅州判官



菲屋方歌有寇恂無何徵詔出

根家和美已試益梅手補家難忘領輪助沿革津

垂碣石編氏浸沒範圍鈞

九重如厓長城倚丹雘惟過並濱

又

世路芟夷藉典刑公未擁節啟重扇六言功今淪心

隴萬古網常揭日星此屋漸躋堯舜世荒夷因識魯

邦盟一朝命駕歸台尚景仰惟陳沮且馨

又

行一桂新翠巖

天子厓而顧沅湘有重臣塵煙天外掃干羽望中新
段日暨文教春風滿並濱年未舞農者猶得述遺文

又

李華戶部五事

五溪越在天之涯民懷肺石最堪嗟天助江公將茲
士去其太民安家壘巖巖渾躬躬應問來誰辨俗質
聰聽一朝令甲不晉行走者詔登居者慶歲殺比屋
多教收懸釜成思揮憲旌不難瑤詔懸氏命至今舍
齒沫霖霽六言教演渝心髓大羊向化昭同執手批
天河洗甲兵金人十二伊誰予君不見召與公甘棠



聽斷軫民窮去時曾繫索人受相誠勿謂番遺踪又
不見周元老赤烏凡几躬天討一朝雷雨啟金滕哀
衣猶繫東山邈江公崛起千載後依然周召文左右
甘棠九段後重敬更有儀刑輝祖互何日得甲
九重開勇排

閩闈陳氏情再獲江公益全楚荒服何憂不太平

又

一旦徵書傳鳳閣仙宮飛鳥入

皇都楚天正愁商霖望荆北重敬李而蘇泊泉津津

楊正恭

字辰進士

傳碣石聲名詩詩在

宸樞等閩不盡琴絃意淚列江干濕蕭蕭

紀德詩

虛懷延訪

玉節來沅芷
披誠樹

總章芻蕘多
采納葑菲
盡抽揚
為念千家
哭何嫌
隻語狂
抱毒消
滴者媿
莫效

巖廊

嚴拒請託

丹衷乎晚日
憲禁靡秋
霜誰敢輕
三及何
隸售片
章只知
崇大體
誓不為
剛腸最
堪安社
稷公道
孰能量

李春登

宜良知縣

丁繼宗

南溪知縣



REPRODUCED FROM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嚴軍令

姚廷臣

什部知

百萬貔貅排憲旆
新旗鼓舞增豪陳
師藉有青霜
今著尚何憂
返隻苗

優恤軍士

馮應旻

戊子舉人

數載邊庭患脫巾
雲屯萬寇印文茵
熱蘇已際春臺
京為識投醪有主人

撫化苗夷

滿朝薦

乙酉舉人

數年萬騎擁兵鉤
誰把王言晚著徽
亦服業為繫帶
類叢豈堪架共書
林滿腔春意字群醜
三尺刑章愜

來商從此厥儀成
漢俗鐸音千古鎮
說頭

均平國稅

康生楊時翔

古評封椿令流風
何太奇憲臺初弭
節市井盡笙歌
腰篋無虞胙舟平
藉福多年來瞻碣
石禁諭崇星河

脩成文塔

康生龍衢

古臺山上彩雲橫
突兀高峯漢外生
華跖久荒從此
關天梯夙構自今
成扶輿漸屈傳青
鳥折桂先聲仰
玉衡為問經營誰
是力江公劉係倍
連城

又

康生唐應龍

誰將夸娥手收此九仞功不惜捐河堵鹿知勒景鍾
與肩頰桃望鼓掌慶龍菴才俊成鵝鷺何能忘憲公

初建大橋

附生諱世勳

天整晴能宏濟涉慈航今已頌江公捐金不惜傾駸
贖鞭石惟期渡鐵礮會見雲端橫玉堞已看水面現
蒼龍康衢騰有遺音在祖豆千年報大功

節省公費

生員馬亨然

當年撤樂成騎從幸接芳篆有憲公儲俸盡捐惟藉
劍臨行曾不問囊空

節省夫馬

生員鄧文運

楚濱使節類未往奉法養生多畏遠一自憲公聲影
射肩摩穀擊能蘇

里甲歸農

生員蔣宗周

萬里狼烟屬憲菁閭閻曾履

廟廊憂欲驅猛虎除苛政先濟枯魚賜煦麻東作不
妨勤春鍾而成應擬聽歌謠萬家赤子舒眉宇都在
春臺祗席遊

導興水利

生員許應坤



汗酒遙遙耐未嘗
難將枯槁參危陷
若非憲意勤漢
血女得恩波到閩

節節萬詞二首

生員蕭良貴

當代產伊周
鎮湘流
壯猶元老
忠靈他德
嚴茂民隱
誦會墨糾
伍武脩
又佐

聖散杏壇時
雨膏重浮
天地陶銘
誰可酬

又

生員董元勤

舟下靖頭
誰能指

北遊何計可淹留
花廳驟赤子
憂懼仰向誰
求此去

陽春澤九州

十三首功德歌碑

七旬干羽遠且格
十載何人孰喬
苗生平忠義天所
賦
托麟蹈尼寒
金貂黔楚何緣
借斗杓風聞異類
毛
髮集旌旆遙指
駕深入豺狼遠
遁山之境多軍一
自
將呈報振頽別
獎擒鷹瑞明示
言又炳辰日霜
眠雪
臥誰解勞避荒
何幸觀神標申
威飭令山鬼懸
督領
親兵恩寵特朝
攻夕守爭提刀
昔年獨振疾如
鷗過
未獻誠畏如
鼉况復中天雷
正吼深山馬敢
作麼

不作烽火消民始詩書民始熟道上口碑頌絡繹江
爺不數霍嫫媯馬牛風逸誰敢妄聚屯雲家誰敢燒
營中兒女私相慶此日江爺福澤饒召父杜母今滿
朝邊情誰似撲原燦顧公形馬如西伯一場狼烟質
聖克

萬曆二十四年四月望日督備單子肖辰州衛指揮
魏宗胤
領征濟浪千戶
邊上將

單子司夷人長官

田應藍

全立



里巷民謠

車轉辨公莫去可憐赤子身無主赤子無知

憲公勞停車聽我歌民謠我歌一歌一履轉水蘼聲
華落天遠兒童竹馬去復來一聲高了一聲催天即
天耶胡逸駢白雲目斷何所依從今復收拾短句長
篇勒口碑

又

青青妙隨風偃德以服人思不淺西水千門萬戶家
焚香歌頌願吾靴頌聲落谷江天曉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憲公何事來不早來不早去何急白叟黃童相對泣
四郊旁枕旌方濃憲龍忽指五雲中可憐今辰月明
候望長煙樹影寂寞倚西樓君不見水東流有夢到

神州

沅州二十六里西坊軍民者

老客商人等叩首祝頌

懷德紀序

懷德紀者何紀

兵憲江公德政感民之卷也公以明經登第考文

起家除

君側之奸直聲震中外

主上嘉其赤鯁足以振夷安夏於是起廢特簡公為
飛沉兵備蓋在士辰歲云夫辰沉為楚西徽介
在蠻峒而彈壓撫鎮非德望隆重者不可公下
車歌持風裁肅濼紀除奸剔蠹與民休息不兩

月而遐爾向風夷歌成路蓋千載一昔我公猶
恐勢相釜鬻澤難適究虛懷殆訪嘉與士大夫
文武寮屬及漁樵工替山澤隱逸之輩進而來
其末議可采者某已布之有司勒之氓石暨之
通衢肆令合和飲醇民荷殊嘆已責責口碑矣
無何

宸眷孔殷內召即至以致沉之青衿黎庶遮番載道
留之不得號咷震地恨不能叩

帝闈而聲其情遂相與走兩臺監司皆不報可僉曰

江公為

當代名卿

天子倚之重即今脩

郊迎故事蒲輪數至誰敢泥其行者父老輩灑涕
而歸後謀再往而許無所出因相與留靴勒石
僉議建祠而組豆之各輸緜錢捧奩飾人人競
勸期於落成是役也始於甲午夏月竣於是歲
之冬月乃茲堂階廊廡楹題均鑿金匾碧聯之
額燦然其備矣余自北歸過祠下拜公位疏忱

然在

又戰下得視丰采與諸縫掖革權然道故迷公所
以滌沉之狀與士民去思之情遂作而嘆曰想
甘棠之樹者懷召公之德墮岷山之淚者悲叔
子之仁古君子有遺愛而民有題思願如此夫
鼓笏園則花放鶯鳴埵則雨至感應之理天且
弗違而况於人乎諸士不能泯江公之政余不
能掩諸士子之情故畧而言之以識蔓蔓意至
于政績全紀自有當事者書之茲不具贅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北京光祿寺少卿行人司行
人治生塗時相頌首拜書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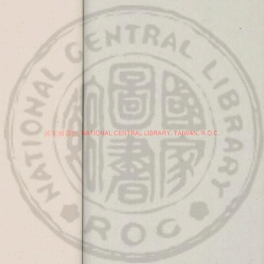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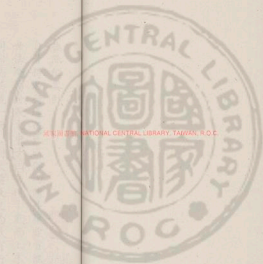
十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KEVIN CHEN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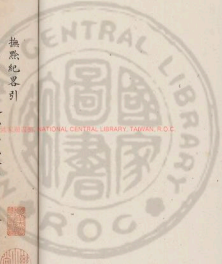
2011.10



撫熙紀畧引

自昔得君行道化民成俗內備外揅首首然為萬
世法為萬世教文中子曰吾視千載而上未有若
周公焉其道一而心制大備後之為政有所持循
噫人知周公多材藝制禮樂示周行泰和在寓宙
間已疇知其愛君之心精微之訓夔左罔不賴焉
徐惟其故公益以忠格上以德化民祐而明之溢
于制作之外明良相遇千載一時矣

督撫中丞江公崐起欵瑞以文學名家



召拜西臺忠肝義膽面折

廷諍即古稱埋輪使莫或過之今奏議海內爭傳為

之紙貴凜凜直氣與峨峨劔閣爭雄也以故

天子明聖

特簡公精忠而魁拜堂卿蓋異轂云亡何楚清江不

馴用公秉憲而鎮一公至不大聲色格以至誠頓

苗俗宣欵約導之不三月而清江苗民愛之如父

母從之如流水

皇上厯內顧思重臣

召入大理

御筆賜環上依日月之光交泰相成良可慶矣方侍

內帑而西南夷裔之俘狡焉叵測

廷議非公往撫毋以化誨警服

制報可公遂以御史中丞節來撫黔諸酋惕于公宿

望如觀白日懾震霆相與嗚嗚鄉風慕義久之上

下相信聿臻教寧公不自滿益振德以服之因性

以膺之爰揭

皇祖六諭次蒐二十四善近擬五賢人傳圖繪箋擇



旁引曲喻因命之曰振鐸長官夫愛親敬長人之
性情公是非人之好惡操之良心在人為不取
耳振鐸一書若論黑白若數一二宜乎百姓之易
以興也管子曰善治民者必知其疾而拊之以德
公造福歎服若偈大殺優寒憐恤庶民疏堆壻惻
況冥種種善政慈惠救舉慈仁懇惻誠加于心又
非徒以虛辭借也是蓋厚生與正德兼備善良與
不率均賴遐方有不蒸蒸顧化者乎都勻司理李
君珏一口經省揖華而言曰貴竹八郡惟勻鎮多

苗夷治理時他郡什伯難養者土司時構爭端盜
賊日有標掠

江公之政重于諸郡而更重于勻屬者珏代庖奉
以周還今六閱月矣而士風淳民俗厚嚮所稱道
命苗酋亦若回面警揚而盜是用希也願借颺言
以鳴其盛華拜手贊曰美哉風化其有此乎古大
臣之以才稱者罕有其文至于忠愛精誠轉移然
運有相度焉公文德蓋世內不設疑外不飾說疑
坐籌遠慮不慎重抱贖魚貫抵括事宜目采四注



摘藻周詳即有不執莫不口喙而舌撝以敦禮尚
節儉不可捐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可以對天可
以格神以此感人宜其速肖叔向有言聖詰之上
明啓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於是乎可任使周
公多材藝而實用在國我公秉靈緝學文為世師
經緯範俗不獨稿子點者可責也指日進

天廷贊機務論道變理比迹周召四海之內謳吟德
化宜讓讓者乎昔周公之化殷也若委撫事以德
為訓而肅將祇敬穆穆迂街聖王大之命寧之禮

以明禮我公受

上知特冠百僚蒞茲土也與化較何異長言如懋昭
之訓善政類周官之詳今之民即古之民周公之
得君即公今日之見信于

上也

三錫之命特復陸而至矣司理芻芻請託之刻以弁

其首

萬曆戊戌歲午月望日

文林郎廣東道監察御史奉



勅巡按直隸河南貴陽治民李時華頓首撰

撫黔紀畧目錄

傅賑公田銘并序

賑救流通議

右文田記

欽恤軍田頌并序

惠藥田記

澤幽田序并招詞

平越街濟川田銘并序

開河諭黔檄



驚破賦并序

振鐸長言序

二十四善引

黔中五賢傳引

重修貴州通志序

貴陽府儒學記

鎮遠府崇正書院記

劉雲中存稿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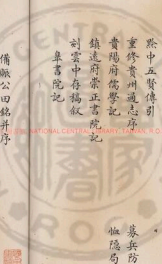
臬書院記

募兵防守榜

恤隱局諭

備賑公田銘并序

揀荒之策古稱無奇黔故有賑金率倚辦于乞糶以故承委者數疲于賑而不顧與無賑同余與直指應公各出儲餘益以公帑為之割置膏腴諸父老詣庭鳴謝不曰為賑與利而曰為賑除官嗟夫發糶為苛政余有味乎更老之言也大都官憂民之饑民恐官之擾匪糶斯然田亦如之考之農政耕耘不時必加罰苗實踰等必加賞農益田墾則吏受實農損田荒則吏受罰寓做官之濫于勸農



之中兩臺東持之兩司督農之郡邑奉行唯謹所
謂黎民樂業降福孔皆者其在茲歟爰立石于阡
陌之間而為之銘

銘曰沃壤如底清明如隍早潦弗恤我田之減瞻杏
望蒲犂鋤不擇爾自逢年飲不過藉舊穀既沒新穀
未登我發其陳市價不增前鑿維何青苗作厲不啟
子錢軍民受惠嚴令致期大信革弊斯為善貸行之
可繼農先其公官勸其勤臺筮長聚荷鍾成雲五穀
穰穰九扈欣欣所賑不用所備孔殷

賑穀流通議

余謂拯饑之政富鄭公在青州為百世師做其意而
行之在後賢焉與賑田之利除賑羅之害今日事矣
除害於今未必不生害於後特舉其弊與諸大夫國
人議之或曰際之天時繁陰雨山溜灑泉可資濯漑
不若中原赤地千里茲田也所賑者少所積者多粟
紅嶺表自古嘆之我取其陳以增其畝黎民尚有利
哉余曰賑租二千斛清餘田損逸馬又釐革倉屯等
弊幾得三千斛特患谷不流通惠不沾浹所少者非



田也又何增焉或曰黔中山多田少舟楫不通穀粟
價踴歲之通惠此時平價以糶及秋成糶之無損于
積倉有濟于艱食此兩利之政也余曰黔之富室多
積穀待價官糶之使民食其平矣官不能自糶非委
之驅儉則進之與博其害與糶賑等耳或曰黔軍多
民少如恩與軍民陰受其賜價踴之時以穀與軍而
扣其價穀踴之時以銀與軍而扣其穀官操其權軍
從其顧此可久之法也余曰歷年軍餉夏秋本色則
給銀非軍之利冬春折色在倉無可扣之糧茲租也

久貯之不可易價以貯之恐以資他需而虛賑之名
也又不可官糶之不能給之於軍而扣之於軍以無
定之價變有定之額又不能無已限數以放之限期
以做之乎或曰此青苗法爾余曰青苗貸母錢以取
子錢民樂於貸之多不自慮於償之難官亦未嘗為
民慮也惟貸有限數民易於償官無牟利民樂於償
匪直鑿荆公之弊即文公惠行浙東稱善貸猶然加
一微息今盡寬之或曰富民能償者不貸貧民願貸
者無償奈何余曰荒年議賑先貧民不及富民豈年

議償聽富民先防貧民遊民無家者勿貸情民無生
業者勿貸武官與軍勿拒况中人十金之產比屋皆
是七八月之間斗米而價倍之孰不樂於貸而勇於
輸也以紓其絀乃愆其期不可以德化不可以情感
以法繩之欲負其將能乎或曰民可齊之以法矣青
衿子負擔儲法何可加也余曰救荒之道先賑士而
後賑民通商之法先齊民而後齊士余增置學田以
優士令學官掌之收放行于有司士不得與其父兄
子弟貸者不得借資中無撓法之人官有必行之法

且法之信而不易又非法之重而不堪行之三年六
年而九年焉田不增而租歲積跨難繼不官縱有兵
興之繁士無餽糧之色黔其庶幾哉此為省城言之
若他境田多山少則常平之法可行也大抵有治人
無治法所委不得其人民將怒于邑嗚呼市余之竭
心思也祇為厲而已矣若謂法外無遺矣也則余豈敢
一放殺以六月初一日起完日止先期還坊里屯

寨有身家德行者報名造冊人給一石不得過
二石富民武弁貸者聽四月屯寨長貸穀種者



聽收期有誤令報者拘人無人方責倍償本年不收下年補還次年再饑貸即作賑小有年軍民率衆刁告為首者以亂法從重論

一收穀以十一月初一日為始初十日止照數還倉穀不乾不淨者罰利穀二斗至初十日後遲一日罰穀一斗罰不過五斗至十五日不交官軍照貴價倍扣俸糧民間不應併借穀迫完方准釋放寧家死亡者查實定奪

一新穀納倉放穀還倉不許先時差催以滋煩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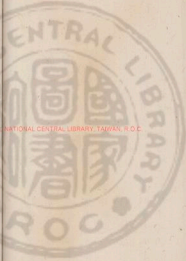
及時隨到隨收不許久稽守候依較定官斗出入如放用小斗收用大斗暗折羨餘及蹈淋尖踢斛拋撒等弊因而挾制細民散外私取升斗者許佃戶還戶口稟將衙門作弊之人枷號一月問罪革役有司縱容曲護并罪之

一荒年或隨地設粥以賑之或計口發谷以賑之富民有禁井市販夫有禁衙門吏役有禁諸色人等假名冒賑者倍加罰治有司不察以不及論

右文田記

余撫黔之三月有青衿子數人謁余曰歲云晏矣
貧者憂之余惟貧者士之常而黔士之貧則撫者之
辜也乃出廩餘分之所及無幾且非可繼也及見萬
馮兩公創置學田始獲余心業喜而為之傳今計田
且七十六分以聽府州司三學之貧者二公于諸生
有豐施矣願每年租貯定番州廣儲倉距省四百里
而遠使貧士躡蹻度夫所得差半故郡諸生之無田
者獨未沾成惠耳余令州官俟價以糶隨價以詳士

國立中央圖書館



無往來之煩穀收一倍之利是不費之說也第思以
空言移粟人其謂我何固且圖之會屯中清出烏當
把路之田若干畝故征巴香備餉而今無所用之最
號沃疇歲收米三百石有奇往輸直十六緡于藩司
而大半肥佃者余以為屑越甚也因念貴陽學宮昔
以講武今以修文烏當之田昔贍戎剗不若瞻文髦
從今銜駟不馳而瑤華耀奕黔雖丹微乎亦知左武
矣與直指應公議割其田于庠復以三百金置田
以附益之總命之為右文云乃與督學沈君計曰士

之輪駟無取成幼苦心者憫其窮而賑之困鹿俱虛
婚喪不舉者急其情而周之博士赴講弟子升舍文
物未備者因其陋而充之教者取之萬馮二公所遺
而量入為出裕如也大都士之重采者什二樓裂者
什三什二無藉于資什三已得于助不中訾不外逼
在羸誑之間者十五過之則勢有不能遺之則惠有
不溥烏當并新置之粟鍾而藏之每歲試少俟而拔
其尤者數中人既以廩粟時時進而語之曰石儲非
終歲之計且以代車胤之螢賞甯越之音也汝知治

田之義乎士之進學如田之植苗生意日茂蕪萊致
功必有豐殷非其種者鋤而去之母為宮墻玷顧黔
士多認意氣為節祭甚至凌轢上人以取因辱余懼
其捨已之田芸人之田而荒于嬉也孔明化行于黔
者誠子書曰怡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多
士佩之母以家薄而志不壯母以身貧而行不高弘
道義以為守守無惡以作器游竹素以為圃耕桑順
以為田嗟夫親順之田險躁之樂石也多士邁貴黎
而化俗其無嗜美疾哉余有進于是者田以養士惟

恐其不多士之自養無取于田之多噉噉之食何足
狃也昔夏侯勝謂治經不明不如耕因矣張禹明經
相業無聞買田于涇渭之旁資其溉灌多極膏腴至
今士林益稱多士異日以文起家得時而駕待諸博
士弟子師萬馮二公即湯沐興思而為學錫類也今
雖未離南陽之耕隱然以孔明自期讀張禹傳則曰
夫夫織儒也若將浼已庶幾哉身貴而仁義附焉無
負于右文之田天下人文孰能為之右沈君曰善哉
言乎遂次其錄而記之乃為之銘曰原田撫繼昔以

用武而今已安堵惟士無田胡以代其耕而育其賢
取武之閒成文之美儲于費宮以培堯李締之經之
公而匪私佇聽風雷起卧龍於茲

欽恤軍田頌并叙

問者胡方字賊勾虜謀呼朝議調宣遠陝浙并
苗兵合四萬坐困之遂擒斬俘獻

上既首叙有功諸將吏且獎帑金二萬優恤苗兵之
陣亡者海內仰

威德洪暢矣碩苗屬竄虞箐落名氏莫可詰辨于是
散給者易與為奸而湛澌之陸沉者十之七余
入境廩得之楸有司進出三千緡與直指應公
議曰茲皆



聖主餘澤吾儕不能宣揚

德意罪與墨等迺悉置畝田上錯歲積其入仍備征

剝賞恤之用勅之石曰

欽恤軍田示不敢移資他宮謹述顛末而為之頌

頌曰於煌帝澤磅礴周廣殺伐斯張功懋懋賞悼

彼執爨捐駟委養

天子曰咨苗師獨憫渙號與居爰及內帑帛死扶傷

以先泉壤迺有舍夫行同題題狼噬鯨吞莫逃天

網議緩嚴辟誅其餘無尊制行意

上德是做春數甫田露零戎幌三苗均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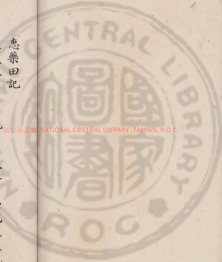
臣作頌

皇仁曠朗



惠藥田記

唐史載狄梁公兩疏活萬人余私心艷之及觀其鍼
法入神良相良醫公兼之矣殷中軍一刺活所投之
母乃焚經方是遵何德哉羅郡侯珣施於金斗殆仁
者之心也矜俗尚鬼民間有病輒刑牲代鼓以解
求安不問鍼砭湯膏羅侯施藥能變金斗淫祀若民
猶故矜何以撫為因還斷事於都司移中軍於督撫
之旁以中軍屬改惠藥局不勞民而事集且在通莊
定番州有上田五十畝余與直指應公益以百金之



田其租今州官如學田易價定于六月解府給醫者
僑藥餌以為常雖然吾兩人用心勤矣民不信醫而
信巫恐弗從也余乃集諸父老於庭而語之曰無難
無苦無醫無藥礪一世於仁壽非余所能昔炎皇御
世嘗草以導民軒轅氏作復受岐雷詳著體泮彼上
古大聖人豈欺汝哉夫赤刀粵祝朔山操箒皆詭辭
無當昭夜景之鑿演亡機之慈祇見虛無自相賓耳
杜蘭香有云消虛自可愈疾淫祀何益斯言也若因
黔之病而藥之三命皆有極參苓難成蹊余譬之於

旱苗得一溉之益蒸藜蒸茂矣故陶貞白曰民生所以
為大患莫急於疾疢疾疢而不治猶濟火而不以水
也汝等知水之濟火獨不知藥之已疾乎諸父老曰
民愚聞教則悟民貧需藥則不夫余曰官主其施歲
考其成醫不効者易之不康者易之局之與田則不
易也若諱疾忌醫養疾玩醫使俞附扁雀望之而驚
民自貽戚我其如民何諸父老稽首曰吾等小人得
聞殷中軍精於醫而狹於量又聞羅侯去郡而金斗
多病夫未若茲惠之弘且久也自今以往壽斯民命

不知幾千萬億無艷梁公疏矣故世拜兩公明德
余曰諸父老之言誇余何以堪之遂次其語記於局
之堂以引黔民之勿藥者為之銘曰官無厲民成聚
生自衛民有疾官之劑以衆易祝爾田五穀藝民乃
粒祝爾民五福備斯為瑞無祈禱以永世無需藥余
奚患

澤幽田序并招詞

大祖高皇帝混一華夷每建郡縣設有厲壇使幽明
各得其理方今司星告覆我

皇上發帑金二萬遣官以優恤黔軍之沒于西夏者
大哉

皇仁無忝

祖德臣民稽首

天子萬年嗟夫人之無良致虛

恩賚鬼之無依微獨遠在赫連之墟也黔為古鬼方



壯士志靖夷落每至捐軀及郊岐之懼惡園扉
之茹冤皆未招之魂余懼夜臺之多餒矣乃與
直指應公共置百秤之田於青岩之場令寺僧
世守每歲收其租以掩骼用其餘托孟蘭之會
仰體

皇上澤枯之心以廣

國朝祀厲之典且善念無遮許齊民間之余亦曰
獵較云尔爰擬招詞授之釋子

詞曰緬昔三五閏登芳繼天立極淳龐沕穆芳

民間天厲黃髮兒齒芳正命而斃時則料條不
用芳干戈載戰銅焦不鳴芳夜戶不閉是謂大
同芳不可見于叔世矧茲鬼區芳封狐雄魁之
成群壯士倚長劍芳氣凌雲將軍非大樹芳兵
交刃接而洞脈露筋戎剛推芳衆心如焚吁嗟
從軍難芳八陣威風遠二嶠雨雲霧赤心白刃

酬

明君抑有循計然之躅募程羅之富不憚嶮嶮芳故
捺覓路豺虎咆哮于中遠芳歲每無措就鵬鷄

之貧兮竟作枯池之澗吁嗟行路難兮千金齋
盜糧三危非安步鬼門生度德誰訴又有迹陸
昭憲身懼非災聽馬魏哉兮蒼鷹遺徊懼吞舟
之是漏兮誰念竊鉄之難猜覆盆無由照兮枯
盤未聞雷吁嗟對獄難兮秦虫克重鄒書空裁
棘林夜哭聲哀哀吁嗟傷哉爾等諸魂或殉義
于戰場或殉利于履莊或因株送疫死國墻悲
莫悲兮三屍俱枉慘莫慘兮四大分張化碧而
曜奇兮血誰與藏化烏而思歸兮誰知音之恻

惶慈親念子兮倚問空望閨中少婦兮九折迴
腸香奩冥冥兮魂歸何方年年歲歲兮白日無
光余等奉

命治跨兮無彼岸此鍾宣

上德以脈生及死兮何存何亡惟季春之瘞骸兮歸
爾黃壤舉中元之嘉薦兮醒爾黃梁燭燭炳兮
幽關照醴爐奠兮卿竊翔蕙葢薰芳蘭藉桂酒
奠芳椒漿演方廣之大德兮振爾於非想之堂
始終兮為物之量生死兮人道之常錢鏗與瑒



方岳云短長扶搖垂天與蓬萊委地方同歸無
何有之鄉鵲亭之鬼寃方從今都忘若故之鬼
飯芳享茲蒸嘗聚丘之鬼狂方效抗回而勿為
殃吁嗟魂歸來方

皇恩浩蕩

聖天子為八靈主芳國祚永昌

平越銜濟川田銘并序

余出撫三載振興為難濟民為急沅州有龍津橋有
石羊橋畢節有急濟橋思州有興聚橋新添有靖羅
橋余皆捐廩俸倡之平越麻哈江山夾水造魚無從
鱗三建橋而三圮復尋緩流與造應直指與予捐助
不過百四十緡特嗚矢耳余東歸用前緡置田租三
百八十緡微助畚耒以資善果如觀成之難厚給舟
子使民無病涉未必不堅久于石梁也命其曰濟
川并以銘之

銘曰滄海派三為巨川兩山排闥水激成洲望洋
空切班馬迹遺利涉維何舟子有田不蹇不崩於萬
斯年

開河諭黔檄

余奉

勅撫黔下車問民事興羊僉曰城南有水可達思而
興人徒以傳土通舟楫為黔萬世利余曰吾志在
鄉山安能久此鬱鬱以俟河之洋洋也願聞其大
錯紳先生有謂往歲黔飢藩司發帑糶賑為民之
厲余曰嗟敬為黔除之乃置賑田直指應公以
持斧至或廓斯增一日謂余曰造福于黔開河為
最鉅公何不先辟策而舉之余以底抱告直指公

曰何為其然也天下事不可議之於人亦不必限
之于已自我創之安知無繼之者余聳然心折乃
檄進擊將軍楊國柱任荒度之責直指公喜曰用
得其人事濟矣相與搜餒金畀之卜仲冬望日旅
于河若泥行乘挽水行乘艇遊擊不憚動指揮葉
天培張承襲司幕楊尚偉馬一新分其任皆選擇
而使之群工翼翼期于底績客有謂黔之公帑既
乏民力亦單與其圖成之難莫先于慮始余諭之
曰昔北山愚公欲移太行王屋山之石于渤海之

尾其室人件之河曲智叟笑之惟鄰之媪婦違始
訛之子助之卒之神負二山厝于豫南邠北以免
愚公之迂城南之水大者批巖衝壘小者澆瀆
墜灑沈靡定僅僅一衣帶間以聞其維以疏其潰
較之鑿龍門之險尋金堤之故跡者為不侔非若
運太行而抵渤海也愚公力不能損魁父之丘堅
任其難且謀之於室助之於鄰期之子若孫已之
力有涯所需者無涯神之聽之蓋理之勝人之定
天弗違矣河上之役能無需乎余不需其周于財

需其周于德者財周則守在一家德周則見高一
世夫往古來今豪華消竭吾身尚非吾有惟名為
不朽是以金粟馬羊人重千鈞視若埃塵者達人
之見也執分寸而用億度處把握而却寥廓愛惜
財費如膏火煎熬生為世嗤死為惡鬼此黔夫之
迷也黔之士大夫多達者高樹標準而使影附之
遠大振嘉聲而致響和之衆不過分膏燭之末光
推葛禹之微潤足矣其營生學博起家今史者數
擊肩摩雖不產於黔乎例以并州之義皆為故鄉

况利涉尤所先資宜其相觀為善而感法各泯也
譬之菽牛之木如垂天之雲千百人呼游游伐而
運之若馳馬甕牖繩樞之子萌隸遠徙之徒不斬
刃錐之助或效胼胝之勞皆物有微而毗著事雖
瑣而助洪即一費之能如何細流之不納從此發
擢歌張蛇蟻仕者不嘆于回車行者無心于顧息
却因漸懸苗患益戢可立待也日者形家告我以
益利會逢其通語云山澤村益國家之寶二美並
與千載一時余才愧管子不能與魚豨以饒東海

黔之自饒將與蜀楚爭雄為海內冠冕尔之桑梓
休有烈光尔之子孫享有餘蔭其願之乎余惡公
也聚室而謀矣母雖然件也開拓達者之心胸不
為迷津所惑操蛇之神聞之將使河若效靈如夸
娥氏二子之負山城南之南思南之北皆安流也
孰謂大夫智也而孺婦弱子之不如哉直指公曰
善是可訓矣遂書之為殉義者勸

整礮賦有叙

眺瑞子遊黔二稔撫鎮無庸喟然長嘆偶從直指
應公悲釣礮謁武侯祠見城南河水清漣與梁亘
跨曰美哉水中不淨民無魚矣公曰隄津未備潛
澤奚錄障而防之亦其事也相與鳩工壘石擁階
宛然整極臨流覽勝遂作斯賦其詞曰

余承

簡命言撫黔藩謀艾澤鎖滇垣可烏納面龍蕃祥軻
金筑蕤錡損瑞爾乃命駕乎蕃郭飲馬乎流泉容

與乎南明凝盼乎富川於以相厥攸宜卜築隄閉
俯察仰觀上紅下紫宛在水中水無漫渙迺進三
老而問之曰孰有當于此者乎河水瀾瀾寧能使
逝者如斯三老對曰僕聞成梁不易防川則難測
而定之有基無壞民其永賴然則君侯之所指也
毋亦務是乎願聞其概余告之曰是其源也未窮
其際來自夷著達浩出定中漚貫城其漲也湯湯
乎若洪濤之浮拍而怒號濟激其耗也消消乎若
清冷之赴坎而潺湲漸滲易盈易涸乍沉乍浮與

汨俱沒與化俱流連而環之夏寥邈而碎約迤而
封之見阻隘而搏綢峻為之防驟氾溢而虞決低
為之閼時淋漓而逐沈眩彼涵潭就伊沙渚方廣
得表下高合寧弱水中丘南溟踴嶼積而能去散
而還聚嶺峯天表是曰署窟為章雲漢秀阜城闌
左齒架筆榜列貴人衍清塘之寒漱芳挹犀馬之
甘泉吸三寶之靈液兮貫明珠以綴連縮北汪之
青柳擷西池之白蓮帶霽虹之腰玉兮極南浦之
紫澌于是我臺机控我抵綫紆介在涯岷安于覆

孟飛鞏岩堯作鎮禹湖象文昌與武曲運經緯以
昭憲斷盤首以立極兮臥長鯨之橫壘迴狂濶于
磯磧兮厥瓊珩之叠嶽浮海屋之龍宮兮訝蜃樓
之非司步登瀛以出塵兮共題名于塔雁左瞻右
睇扶倚婆娑俯濯清纓反射紋波灘聲陵影晨夕
烟蘿若吟梁父忽起漁歌伊惟幽人嗽沆枕石心
遠地偏山青水碧灌木叢陰置景逸藉希躅巖陵
垂綸自適維九鼎以一絲兮客星隱而名高掉扁
舟之去來兮汎不繫而逍遙遺名利于烟水兮委

直釣于釣盤一水盈盈對瞻古廟錦官森嚴諸番
並曜懷美人于三顧兮鱖魚水之邊奇余心悅其
盡瘁兮禹足成而運移誕天威以擒縱兮烏蠻震
而靖夷儼遺容于尸祝兮据最勝之江酒嗟臥龍
之端淵雖百世其可師為龍為魚一潛一見出處
倖時蟻屈虎變既葆真而閔秀斯人傑而地靈榮
光塞河卿霑鬱蒸黍桃浪以遊輪海兮渭熊飛而
干城挽天河以洗甲兵兮勝八陣之遺英歇蘭若
而奪琳珪兮按二表于承明進可獻而退可懷兮

憂則違而樂行山之高而水之長芳登斯臺其含
情匪大夫作賦勉爾榮名髦士壯懷之磊落惟先
哲之是程

振鐸長言序

夫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古樂之不作久矣今之聲
歌衆舞猶有古意存焉是最入時眼里耳而易動
人觀聽故量戒之外又勸之以歌即聖帝明王不
廢也余昔備兵辰沅嘗謂天地間稟氣者靡不含
靈迺順苗俗宣欵約導之不三月而清江苗民相
顧感喻相吻以生既余以

召入而復來撫黔諸苗酋擁道歡迎若從余所好者
嗚然懷德附離而爭事

天子益信苗人即吾人無二心也居黔亡何即有嘯聚之警不免備師籠之而後安堵多就縛者余求其生而不得閉關思之均一苗也此獨逕遠亦未嘗振德以導之而長吏之教不先耳故談兵飭戒即未敢忘民之不華繫我之絲惟是上揚

皇祖六諭以開揚其旨次蒐二十四善以尋繹其義近擬五傳以寄遐景非浮慕息馬論道之風縵晴昔之曼辭亦敬疑險者砥礪而潛銷雄芒也客曰匹夫匹婦胸中自有完經何以為此啁啾也余思

其居軍旅事也請以戰喻號令不申步伐何由而肅抱鼓不鳴勇氣何由而奮將耳提而命之援袍而鼓之故謂遠下同之坭埴言教可已乎哉今投剗刷而并繫之以圖亦猶行古之意也客坐唯，遂書而引之於策

二十四善引

太祖高皇帝六諭不越二十四言警歆成經與日月
並懸即累千萬言未足以盡其詳矣迺為善陰隲
一書又

文皇帝命儒臣彙之

御製序文以示勸率是即

皇祖之意顧遐陬荒徼安得家藏一帙人盡一窺惟
是揭其稍切於地方者得二十四章並廣之梓俾
善師者過一事得一法思過半矣雖然善惡之所



施迺禍福之為階此之為陰陽非得時而駕或陰
施為難則見善不及空為臨淵之羨耳儲心以為
量者在乎我因物以成務者繫乎彼自古記之性
培其善根不落妄境善矣若易繁然備吾心之量
以隨物之成自將相蒙家以及胥靡滅獲皆可為
之斯善之善也封疆遠臣措首頓首數揚
二祖之訓敢云燭火助曜乎哉

黔中五傳引

刻五傳者何志感也五傳已刻者志而益猶附刻
于聖言之末者何者志不概見而茲可人人觀也
夫古之高誼奇行亦多矣曷以不傳而獨傳五事
者何以故五事皆黔屬也被宦于斯與生于斯者
其人皆可為矣則法故不厭煩煩表章使後之宦
于斯生于斯者不習為吏視已成事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此不佞傳五事與刻五傳之意也

重修貴州通志序

國家建置列省以藩屏

帝室卽五等分封遺意而今列省之各有志卽古列國之各有史其義一也黔雖介在徼外西南乎其幅員雖少福乎而地與形勝民風物產戶口財賦名賢職官稔祥古蹟之屬載在全黔通志與制俱未則因時修輯以備參考而昭觀省者是亦不可以已也歲丙申余奉

簡書來撫是都先是土酋舞文亂法欲改邑復司諱



然而以事

聞

詔下其議于兩堂之臣余思以

定判折之乃亟取省志稽其建置由來而志自嘉靖

癸丑以後闕焉未續尋得

會典鏡正始措手以先一疏按志自中丞劉公侍御

宿公增修方志迄今四十餘年而未有執簡從

事者亦已疏矣余方有概于中欲胥謀于直指

應公而會卿先生給諫陳君以請曰甲午之役

不佞象寔從一二鄉紳後設雖校事業副其墨

于藩司倪及今犁而正之以授剞劂此為時矣

余都給諫此意即今有司據堯先驅開集雅之

館復延疇昔所稱一二執簡也雖校也而日趣

駕為事竣給諫謁余言曰省之大典在志與文

君侯誼薄梁園聲高授下豈其愛一言而不以

褒吾黔耶余唯唯不既而藩臬大夫亦復申

之輒思得吾友鄒君爾瞻氏文之簡端而姑為

不腆之辭以志歲月大都曰自結繩以往文明



不著紀事紀言厥有內史春秋禱乘博無隱虛
高矣後世文勝之敵史也奚辭太史公謂周秦
之間可謂文散矣若鄒魯尚文今且質吳越尚
樸今且華是地氣之改而時變之遷也故函夏
之地宜採以忠邊鄙之鄉宜採以儉是輔相之
宜而裁成之術也

今天下大一統以示無外即鬼方靡莫故地已進而
中國之與列省比肩承宣

德化

聖天子特于黔乎加額開科所謂以冠裳易鱗介以
粗豆仍戰陣意在斯乎則凡天文辨柝于分野
地理究極于輿圖士習民風兼採于夷夏田賦
兵車與時盈縮固維新之一機也黔故有志自
諸葛武侯以至于新建王文成公上下千有餘
年其間英聲破劫搗溢三危際可睹矣嘉隆以
來代不乏人或鐵石之秉曜奇于禦侮或瑤華
之藻展采于

天庭亦有却金茹淡繼美關西之清遠客碩儒講明

洙泗之學是皆質之于前而有光俟之于後而
可法昭昭在人見聞方真非乘歲時之近錄而
紀之將事與時湮人隨世往典刑寥邈若存若
亡藉今家傑猶與尚友之謂何哉

國家有一統誌載天下山川名物如指諸掌若

會典一書非時時著為

令甲則因革損益無絲而藉以斯知誌之有續猶
國之有典彼石渠之上夸討纂脩必有鴻筆近臣
摠裁其事而後法守畫一敢變易以千度者

雖海外夷邦尚尊而信之今茲高世名賢探觚
登壇又得督學沈君相與印正而潤色之凡例
有綱有條爰分爰合各有攸當文不傷質麗而
得體除之衣冠禮樂彰而傳矣且也其事核其
義正庶幾裁麟經遺意猶能翼

國典而寢詞謀即晉楚之史亦何讓焉于是乎序

貴陽府儒學記

明興二伯年來聲教丕隆基洽泐詒詎惟函華繫悅
即窮蕃荒服亦齊漸被蓋家絃戶誦其磅礴匪
朝夕矣黔中古西南夷地自

高皇帝開乾肇造後遂得列為藩服雖治雜漢夷乃
百司庶政概標

兩都諸省有差無異而貴陽尤黔省首邱故群柯
程蕃地

命考御極之三年明年秋始設學如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令甲一時親候未備始就陽明書院改署明倫堂
群博士弟子員講業其中若

聖廟賢廡所為瞻禮陳樂也者則第因宣慰而青
陽附焉夫使邑學隸府猶曰儉制豈其改郡改
名而于弘風訓典之要地顧讓而未遑耶大都
崇儒表正在

朝廷作典倡率在有司而盡制備物又自有時為
之耳癸巳冬前巡撫林公奮相題按薛君繼茂
提學副使徐君東正始慨然興創勸議遂于會
城門北得吉壤焉昔為蜀行都司今割入黔雁
武修文寔相遠運因山川靈秀所鍾最勝之道
而都人士所注念已久于是鳩工御石經始告
成亦閱三年于茲會余被

命撫黔下車首謁

宣師暫見廟貌鼎新丹楹刻楮雲構翼屹恠而問
之乃知其昔也有待今始考焉時乎漸次莫或
至之余徘徊凝睇自公宮以至堂奧若兩廡祠
齋園橋亭閣急中程度且也地不煩改闢用不

傷公弔民不廢時務制不踰春廡問誰贊成則
郡邑藩臬左布政王君朱賢廉使應名存卓知
府劉之龍同知馬宗孟推官龍時躍等問誰捐
助則烏紳長者副使許一德御史李時華馬文
卿等而贊序之能事畢矣獨兩柱之石缺焉未
立先時劉守紳諸生謁余於惟是學閣廿有餘
歲而始一建前此兩臺諸公及瓜屢矣顧遙觀
厥成乃在今日信非偶也願先生一言記之余
謝不敏居有頃會用師高若監司詹君啓東梁

名銓以投奏于是督學沈君思克入而申之曰
詩言既作頽宮淮夷假服先生什倍倍才藝茲
面醜不載于淮獻之訊之行且懷好音也先生
終無意乎余謂然即古羅甸國鋒揮時起七萃
聯纛士之覽稷莩入教者與燕趙爭奇亡論已
方今

聖天子右文教諸藩于制科以加額請特於點
詔可豈以諸士異采爛辭綴錦儒術為足多亦以夷
方秀出于民鏡檢所歸從今月會句修整騰茂



實中原文獻未之或先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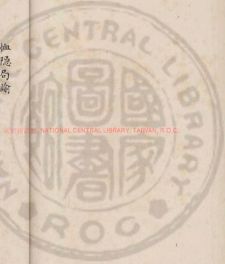
聖漢之訂也士生斯際千載一時茲廟貌已新適逢
其會諸士仰而思之將何以據所學而不負吾
石也矧諸士之先皆來自舊都所稱故家遺俗藉以
遠實徵外原揅用夏之權向之抵掌而譁據梧
而吟者又東越講良知故館諸士服習已深即
今學舍移而中有不移者使處為孝悌出為忠
良胥自翱翔書園間養之語云堅樹在始今之
時也是謂早之無甚高論若撰竊附于魯頌之

末則余豈敢人亦有言夫子居夷浮海之思後
先致慨而文莊公獨謂浮海之言千載始驗于
瓊崖爾諸士審能誦法惟勤將與諸章縫相揖
讓微獨聚燕趙趨材肯筑其鄆魯矣居夷之言
旋復驗于隄服瓊崖云乎哉沈君拜手曰善遂
謀之劉守而勒之于石

恤隱局諭

始余蒞黔即首詢民俗善敗諸所得于延訪者業亟
為興而去之最後得薄惡兩事如僑寓之人未有家
室而此主人之廬成婚者戒另托處姓婦此主人之
廬親身者亦戒另托處余以此兩者亡當于法使遊
為屬禁民將謂我重若彼而輕若此是未信而屬非
善也夫川谷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先王齊政而不易
俗者非不易俗也示之以大同所以易之也故因賢
有司之請而以公罰之羸為之措教廋于城隅內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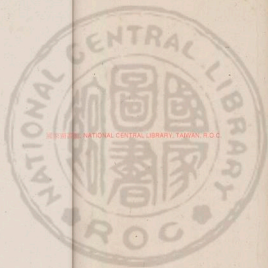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以便貧民之無依者當其時合邑寄于斯孽育寄于斯名其坊曰嘉禮曰慈育統曰恤隱局仍于媿身之婦無舉火者人給米三斗使彌月而後復其居嗟乎吾人並生于大塊托處于蓬廬皆寄也以彼生者成者曾何損于已而示人不廣使倉皇急迫之際比秦間之期冒露寢之苦亦大忍而大愚矣嘗觀風俗通云宅不西益俗遂謂西益宅者妨家尊也爾雅之言曰室西隅為奧尊長處也不西益者難動搖之耳審西益有損增廣三面豈能獨吉乎昔田文以五月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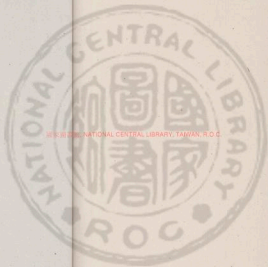
日生其父嬰成勿舉謂五月子長與戶齋將不利于父母其母竊舉之及長而見之嬰嬰怒文頓首曰人生受命于天將受命于戶必受命于天君何憂焉如受命于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卒之田文能大嬰之門而嬰用其言謚為靖郭其亦足以明習俗之不一經矣余既為此局以不即禁民之泥俗者而復為此諭夫亦曰上之便民不如民之自便繼自今有司或不能脩其廢墜余寧無望吾民之能易俗耶





RES:8128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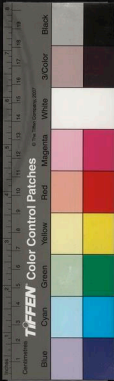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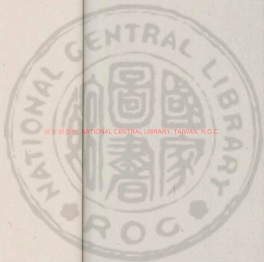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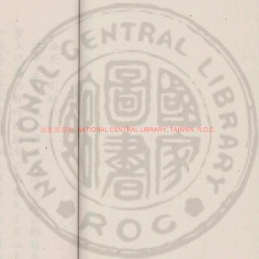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聖王曰
 今將得也於地矣少民惟是官斯王者以百夫
 羊耳委不可無祥不易利且以爲憲法之而公不
 能人探測祥可以意言公以執刑乃可得祥故必
 所故必以嚴法記杜祥送爲嚴而民慶時雖
 則又未嘗以嚴如而齊魯之大都忠臣之士之
 心地方之利官焉此身家之利官也故其法
 久行其仁其本
 純極焉

3463751 v.11



KE33122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撫然紀別錄引

江中丞素性耿介雅不能隨世浮沉雖極荷

聖主殊恩而與時齟齬卒亦不能久于其位其奉

命撫黔也黔地夷漢少苗民雜處官斯土者以苗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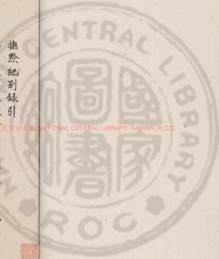
羊耳蝨不可誨悍不易馴直以竊廉治之而公不

然人謂調停可以塞責公以振刷乃可弭奸故公

所設施必以嚴法紀杜邪謀為兢兢而民瘼時艱

則又未嘗以纖細而弁髦之大都忠臣義士之設

心地方之利害為重身家之利害較輕故其謀身



也容拙而疎其為地方謀也則無不審以密今
觀公之去黔而黔士大夫之所以敷揚明德而不
忍以去公者則公之所以謀黔者可知矣余與公
同籍而臭味獨深雖不藉黔士大夫之頌述以知
公之經濟而公之經濟有如此

友人程有守書

視他省更亟茲茲土者又多鄙夷而傳舍之民
愈鮮敢賴矣惟公以九列崇階奉

命填撫萬目斯民特屢軫恤旒節初駐遼新貴報設
檣旣未安即召其長率晚辭禱福折以憲典遂
輪欵警服具復

明旨而新邑以定鄰首不謏稱戈啓蒙騷我邊鄙乃
蹶其逆狀峙饑厲兵用張天討益以斤斧治亂
解桎梏于於潢池之中振鐸有訓乃首緝

聖謨增以文告用夏變夷至明至簡士及民咸若於

訓而傳譯侏儻亦憮然有悟黔省通志久訂未
成公開局校讐藉裁麟筆昭垂南服之典刑黔
筑山多田少穀價昂踊昔舉常平之法取糴勞
民害甚於賑乃捐俸捐帑凡數千緡益置膏腴
歲入可萬斛以時散復為豐稔俾無侵匿若
中衝而致尊然惠均且溥矣黔中寒峻往為馮
二公置有學田而施未廣公清屯餉得穀三百
石獲得三百緡易田益之命曰名文無論單寒
即中產之士歲試而核其尤屬以康粟時時進

戒俾如希孔明而羞穢儒養且教之矣郡費與
設公忻然丹雘之不斬鴻詞立石宮墻不彰風
勳城南有河可達川境即檄當事者荒度以通
民利又親南河襟帶少停富堪輿家所忌乃搜
鍤金出公帑凡千緡伐石建隄巋然巨壑載蓮
山氣完脈厚澄暎如鑿行且葆奇毓秀鉅鹿擅
西南已黔氓疾疫罔事藥餌往往罹天札特置
惠藥局用定番上田五十畝增以百金之田收
租易價以格藥餌曰不改而藥無匱斯民可躋

仁壽之域掩骼祀厲除國典外間有行者隨時
設念無成格也公購田百畝付青岩震旦嚴收
租以掩骼用其餘托孟蘭之會以饗無祀澤及
枯骨矣戒溺有文保嬰有錄鮮聞處及誕彌者
公設恤臨之園以舍之更鍾衆瞻媪慮無弗周
保護之恩尤在嬰赤未生之始種種善政未易
更僕夫公之惠愛我黔黎也感振殊俗既為防
其外侮而拊摩嗷咷又綢繆其膺戶於允拓強
增勝賑瞻屨就必欲再軸我薦紳渠球我章振

登我元元于春臺之上然又匪取具日前因不
畢慮碑精為之深其根因其抵俾無動搖以開
千百世之利意以郡邑甫報若混沌初開正宜
當期奮勵益懋規恢方駕名都用禱我

聖天子大一統之治登三成五繇茲以增吁者歎甚
盛心也先是戊戌歲杪偶有異議者期以中公
公即疏疾以請賴

天子聖明簡畀益篤餘人罔不舉手加額抃舞若更
生不意言者未已竟俞公請而旋節且南指矣

除人更勞皇奔走驚然喪其樂生之心泣向愚
曰公開千百世之利福我黔黎今恨不能叩
顛苗而愛戴微悚曷惟其已頓勒堅瓌以志不朽

一德辱郎叱而又叨於粉梓廟年誼曷敢以不
敏辭竊聞公蚤歲起制科輒以文名冠寓內比
侍殿中執殿一疏首清君側之奸嗣此忠言謹
論披瀝殿廷流傳薄海公時奮不顧身違恤其
它惟此心耳丙申持斧鉞來撫是邦諸凡規畫
皆人所不能為不敢為者而其湛思渥澤博大

而閭遠公時攻苦食淡純白無緇捐身利物無
人我相亦維此心蓋天寶奉吾

皇以股肱名位為之揆度瞻東予以弼內附外翊景
運而揚鴻麻書稱天統佑命蘭實詩稱保茲天
子生仲山甫其謂公矣不然何自立朝以迄開
府率屢采錯事蔚茂踔絕屢非俗吏所能為者
若此也夫我公上荷

王如下享有象日豐年穰穰無讓畏壘業已與天為
徒矣乃竟為異議者所格何以故蓋先民所謂



俾于天而畸於人者耶要之唯天不容偽則國
家社稷臣舍公奚屬而曲突徙薪之見終亦無
能易已雖然我公方且以鴻濛為柱寥廓為宇
尚羊瑞陽之阿固異日者矢音卷阿之胚胎也
公亦何劉芥之有吾意其舍之元藪蓋于九域
八埏之間與今惠澤之在黔者相為渾融淪浹
而莫可底止吁此公之本末則然也汝輩蓋心
公之心者愚敢寃言之俾世知黔人愛公匪私
愛云

賜進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前陝西道監察
御史許一德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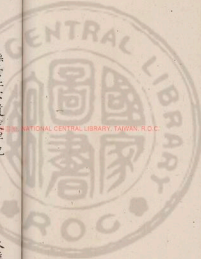
撫臺江公遺愛碑記

天柱臨立

最不可滅者民心之神聚不可掩者民心之公
惟神故其靈不以情情而亡惟公故其權衡不
得毫忽而爽

撫臺江公自垂髫勃物抱英氣壯為元伍迨投魏
科對公車拾第春官居諫臺骨鯁峻峻稱殿上
虎諸時事人所造巡畏縮不敢吐頰者公獨慷
慨自負明目張膽章教十上即

天子赫怒公尤喜執鱗甘碎首百挫不回



天子嘉之倚任之蓋其精誠貫日月照金石不作靡
靡隨遜慙其性根於天子然也登已歲分道並
沅整鶴邊鎮缺然燦然羣駭駭破亡何以寺卿
沒秩湖北士民攀臥不忍釋去越數年公奉
初使節嶽嶽中野楚中靡不喜公之重來而瞻依
怙恃猶舊也是時天柱朱令為幕之初年朱有
條議撫化諸夷各各以建縣為願願
天庾遠於萬里誰其扣關而達之
寢聽公曰吏而美左袵而冠裳侏侏而編戶刀劍而

牛犢朱之賢能著於邊圉蓋錚錚已吾為若
請事下當道詳覆再四遂毅然上章且留朱涉今以
觀厥成

天子可其奏一如疏列而天柱成巖邑矣自是窮廬
弁服悉入版圖男服于農女步于績刀斗不驚
四民樂業挺戈警蹕之習積散枕骨之寃日不
再覩耳不復聞蓋共遊於光天化日之中非公
之賜耶凡此有民安而思感而激報祠祀之謂
非朱邑長何以撫我有今日之安非江撫公何



以代我為

君門之請公之遺愛山高水長生成厚賜膏壤易踰
以故驅列祀者措不勝俸而公其卓犖為因是
而益嘆民心之神而公者此其彰明較著夫官
同此愛愛同與遺乃其心醉而亟稱者惟公公
詔要之蓋人心之天機不容息惟天則神惟天
則公神與公合有對之天地質之鬼神無不欽
仰而悅服者矧曩髮含齒者耶祠或勒碑春秋
稊祀為之詞曰

公抱直氣白鶴茫茫貫金破石鉞歸腸吐詞抗疏

巖廊
著

重瞳精鑿赫有光丁時朝野無射狼裂膚斷盡勁節
揚桓桓仗鉞臨夜郎猗虎碩龍牙潛蕪麻拖重
譯浹炎荒易而侏僂登冠裳絃歌誦讀週琴堂
彬彬禮樂典文章熙熙治化誕封疆斯民樂利
不能忘無須歲道樹甘棠四維錯繡成金湯公
之遺愛博且長願陳俎豆薦馨香公扶人紀典

天網敷業猗與殊燿煌我來仰止挹餘芳敬拜
稽首為公題
賜進士第前蜀州副使點色王有為頓首拜頌

江公堤碑記

萬曆甲寅年寄到

嘗讀堪輿家言謂山川之融結在天而裁成在人夫
裁成之道不過日力之巧工力之具施至改天命奪
神功斯謂盡其當然而不害其為自然者矣自昔人
之為其子若孫計者靡不講求其理異以鐘靈啓後
即稍稍小節之疵者亦必裁其過益其不及使適於
中斯祖父無窮之心所由來長遠矣吾歎會城之南
襟帶明河奈至卧龍岡而稍跳又其勢傾瀉而少踏
蒼敷成之法自昔講之以後大費繁任之者難其人



歲為曆丙中白下

江公來撫吾黔崇文飭武兪慕別囊靡不悉心籌畫
未嘗遊視吾土而鄙夷之暇則咨詢閭閻利弊所不
得盡聞之狀次第興除為如置賑田以備歲稔而祛
糶谷之害拓右文田以優寒士而免定番之支貧民
疾苦者患黨有屬貧姓露產者恤德有屬寘沉無依
者澤曲有田以至縣治之執持縣庫之創議國乘之
策削種種患政所費不貲語在遺愛坊記中茲不勝
舉越三年形家告以築堤障水之法或惜其說之晚

也公進父老面詢之俞以疇昔之說對而較然任之
曰天下事論其於民有益否耳奚論其難易也爰捐
餼按賻而財不取之公督募工給貨而力不勞之軍
夫甃石瀆灰跨江擁堤堤之中壘臺作蒼鰲狀題曰
鰲頭礮臺上建閣周遭環以石壁外後闌以柱礮奉
武曲

文昌項焉巍然一奇觀也公之慮蓋不惟愛及吾民
之身且愛及後世無涯矣東錢憲臣孜孜然若祖父
之拊循其後人而莫其敬敬歲于曩時詩云愷悌君



子氏之父母惟公以之惜未落成解組而去是役也
費幾二千金公猶慮其無成而於鎮況候代之日續
發五百金貯府庫以終其事公之心愈殷殷矣奈何
督役者不體其心於其行也侵漁急玩苟且塞責而
意見不同者或視為不急之務遂爾中止上則滲漏
下則潰決其勢將至於不可收拾成公者徒憮心長
嘆耳鄉薦紳評若崇德劉君學易薛君彥仲倡議謂
公造福吾縣不惜重費而興此大役功幾九何矣吾
儕倘薪一費之費是祖父為其子孫深計遠慮殫力

裨補而為之子孫者望視其傾圮而不為之所毋乃
不可乎諸大夫翁蕉是之即以其事屬之許君而輸
錢穀助工者爭先焉君理江公餘忠而佐以募金計
費度材調工覈役室室然如經營其家而不以為勞
此何心哉誠惜之也於未脩者增之續石橋五洞甃
甃加長虹駕漢矣於未安者更之易梅閣三重聲板
如華表捍門矣迴瀾諸澤未相聚氣民其永賴乎告
成之日薦紳相慶謂禮有功於民則祀公之功在殿
者未可一二屈指茲尤其不朽者宜祀請之當路



奉公於名宦祠而尤壽祀於堤閭志不忘也當是時
公去縣蓋八年所矣蓋有所要求迫勒而為之者此
可以觀民心乎昔蘇長公守杭築萬柳堤利賴無窮
後人思之名曰蘇公堤今江公之惠莫讓於此點亦
名曰江公堤其思同哉其名亦同耳昔部院郭公直
指舍公樂業厥成咸有惠施焉諸大夫屬予紀其事
以詒來者遂次其略而記之士民樂輸鄉約勤勞者
例得紀於碑陰云

賜進士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前翰林院庶吉士都人馬文輝撰

大中丞江公祖去思碑記

衡所全立

萬曆初

主上冲齡御極揆瑞竊柄時古水郭氏岳陽艾氏吳
沈諸君子輩相踵抗疏逆鱗以襄順治我

耽翁公祖崛起於時矢揚忠肝以匡朝宇一疏而

摘元宰之奸再疏而除厥庭之蠹三疏而彈璫

場之弊種種章奏皆人所喋者公首發之一時

中外凜然吐舌而驚傳萬既而屢以鯁罹中間

尋謫尋邊遠四顧晦者閱十餘年公履之泰如

也公既卧瑞金

天子於念舊弼特

賜御筆召還大理會狀之節錄

主上思默在遠徵土瘠民勞諸吏時警非志侃懇誠
之佐無以戢違罔舒南顧簡於廷中特以公往
公至則寢食俱勞思慮並楸百圖所以裨默萬
禩者任勸與引以肥其瘠而訖其警焉嘗曰撫
亂活鎮擾以靜又曰戡暴以武俾逆節無萌而
四境安於磐石是故揚經略則秦處烏微而河

備之亂弭龕蕩麥新而高赫之披秦社微漸則
定新貴以復附邑而詞謀竅設天柱銅仁以控
諸苗而統馭明歲損供應以募兵而葦菴之警
靖聲也突則各衝所之餘糧清出者數十石善
權政則家關津之賦賦清定者若干緡除糶害
則置公田以備賑而出納有方優鬻序則置右
文以贍士而婚養有藉仁疔瘡有志築之田宇
嬰妊有恤德之局哀荷骸有津幽之祀訓曾鹿
有武庫之探它若纂通志以異因乘而筆削必

履造火陣以利攻剋而豫事有備編振鐸以廣
善誘而六行八勸之教明荒蕪磧以開風氣而
富水貴山之雄振篋籩不入都門俸餘悉為賑
用縷縵吳政未易殫析蓋公之忠誠孝友仁儉
清正篤於天性故以實心弼

當寧而累疏皆訂謀以實心善邊疆而興徐皆至計
誠固爾忘家者即今吾歎水得公以司節制則
生聚訓練以為萬世治安計者當何如哉奈何
贊者不規於時哉者不存於偽而哆侈者贊我

干城去也歎更老黎赤何以叩關而陳詞哉既
借寇而吳魏亦奉轅而靡遂於是歎之士民相
與避卧於道周歎之縉紳相與樹坊於南浦歎
之衛所諸官相與伐石誦功以志遺愛而屬余
徵詞焉余曰昔召公南循西雷棠政思周公東
征而衮衣志愛德澤在人莫能諉也今公祖之
實心實政裨我歎士縉紳若是則寧第產於茲
者觀石而懷瞻依之念即宦於茲者亦覽石而
興仰止之思矣遂撮其大都以付之貞珉者若

此碑後之觀風者采焉碑在向明門後墉內有
价亭覆其上

公名東之別號耽瑞直隸之歙人萬曆丁丑進士
萬曆二十七年五月十七日巡按直隸河南廣
東道監察御史李時華撰

送

督撫耽翁江公祖老先生榮歸序

請易繫詞有曰天地之大德曰生體而行之難
乎其人必其人有好生之心而後可以行之
督撫耽瑞翁入境之初詢清鎮道中無寧日概
三把總巡行亭嶂者供應三之一募健兒百名
提北鼓偵防以故諸苗歛戢途人歌之一日請
益子諸縉紳余舉生民所疾感者貴州軍衛毒
官選餼饑之年領官司賑濟之命得藩司銀兩

與時難買富者買一兩富者以一兩納之即以
與二富二富如前即以與三富至三十五六人
外不知納銀者買之次者買八錢六錢四錢納
銀相同是官欲以生人而安官不但不濟貧之
生且促富之生矣焉用賑能萌好生之心勝辱
出室之所携銀三百金拜省健儀銀五百餘金
發藩司覓賧田買之收稅候徵賑人又查軍官
隱匿糧田馬地等銀拜發司府委買備賑不下
三四十兩所收穀六月借陳十一月收新則所

積者多所濟者衆此非生之云乎建忠藥局發
銀買藥又暨店房三十餘間取租備藥允貧而
不能醫者醫之惟恐其至於或失命此又非生
之云乎五城買房與孕婦無房者入而產之給
穀六斗銀參錢為膳終一月恐其風露傷和至
於委命此又非生之云乎買古文田給儒學收
穀過生饒貧者濟之文行通省俱照省城之賑
田學田藥局產房使處處皆全人之命此又非
生之云乎又念貴土多瘠尋於南河長流處築

一高堤以鎖水口使士民皆有所利賴此又非
生之云乎如此生貴州轉撫他省即如此生他
省矣入而相國即又如此生天下矣其德不亦
天地之大德乎如天地之大德天下誰與及之
遠邇人間之歡歌曰官守如水土視金生人濟
東是真心子孫繼世延千萬福澤綿綿江海深
賜進士承德郎南京工部主事活下生陳治身頓首
拜撰

奉贈

大端揆耽翁江老公祖老先生大人致政序

愚歸田久矣宜見夫畫疇而均田者損鬱壘以
就乎夷其他農者聞而咻焉謂鬱壘者難損而
夷也庸詎知鬱壘者夷而夷者益拓而夷乎不
則偏我咻不則礙我佳禾又不則剗棘藿藪夫
耕流種為農病不少也是可為時事諱矣夫厥
益接壤中間漢者十七夷者十三顧今夷益浸
浸非昔比也往不過左帶侏侏顧瞻應化已耳

茲且以不淑任遊使詛諸方上勢踈盤而難舉
也往往諱者任羈縻為彈壓羈縻久而弊日成
先是羈縻固養驕術也而申歲冬白下

江公持斧鉞來撫吾黔黔人曰黔極稱民涵亨簡
較他藩最省而治難於他藩則諸酋夷強悍故
也公雅望素著得藉吾黔黔夷可無慮矣蓋股
股有何暮想焉至則撫其剽劫督其悍習昧動柔
靡休沐暇奚啻夫畫疇而均田也者居無何公
欲密而議者不容而揚公欲嚴而議者不嚴而

疎公欲疾而議者不疾而緩國鑿柄方了不相
入語云偶王在重噫若公者其誰為偶而重也
然則公將何似哉內牽於議外牽於力勢見公
形於聲歎者隱隱有山林思耳未幾

詔致公致吁又奚異夫畫疇均田者其不諫於他農
也公其遂而山林志哉是固吳夫諸酋夷者怨
父不可彈壓不可僅僅抱羈縻以滋其不遜若
所養牧咬而難為近又不可然則夷胡難治哉
愚不自知竊以為治夷非難難於難公者耳雖

則云然可以致公改而不可致公德也公釐此
夷其勛不獨在今日焉漢與夷若邪於正不相
為敵也漢日就而盛則夷日就而衰矣默士往
待周於萬德兩公令復購田如古文而不但已
也貧無居者葺舊社以貽爾安而尤有姻事不
能自舉捐金以半其姻意倍今且彬彬禮義方
殺矣則釋備備贖達意非不脫脫淑而後羅者
以釋故累其民是荒山常在歲而在官也為
田以往其獎而名曰賑丘陵墳衍居恒察察鮮

麥飯矣而為田曰澤幽已則癘瘴殘疾者有藥
餉貧姓露產者有隱局薄城富水探簾為病就
下流結石禁陡以注其水哉我作奮釐狀命曰
鑿頭成於不日觀者致手而騰歡焉通志舊狀
故多麼滅夫次公著意手編犂中式即游夏不
能增頌也至於淑照序有議通河流有極事雖
未竟而數苗美意未始不悠悠其也率茲教役
費及獎獎千金而人不言費者及獎千人而人
不言勞此其故何也蓋額光開府費者五十金

有奇例得收以佐輻重而公無纖毫不以資前
數者賞也尤佐以贖金則財匪罄出力綠蘆幕
其不怒而喜也有由也直令貧者聽疾者起而
市門無味米而桂薪也點將伯仲中原優優稱
澤國矣由是兵強食足諸吏首當望風悅首以
奉至尊而分此惟命其厚貽非公而誰也方於
淨邪百車蟹螺且未染焚家者況將復為咻耶
將頌權輿而稱賞耶此其功豈不獨在今日也
是為序

萬曆己亥孟夏朔吉旦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前陝西道

監察御史治下生許一德頓首拜撰

奉送

大師相殿中丞江老公祖致政還飲序

中丞江公祖以廷臣高等開府殿中幾四稔矣
置田若干頃曰賺曰學曰藥局曰澤幽所費贖
錢帶金以萬計又撤葺學宮教所又恤德局教
所築城南鰲磯一所費金又數千計庶幾茲為
庶謀日不暇給矣默之薦紳髦士吐庶之倫自
今世世永有賴於公之澤澤金不謀同辭刻之
貞珉以詔來裔語且碑誌中不具論獨諸人士

國立中央圖書館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ColorChecker 38 Patch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Black

方薰然公渥澤如赤子聽於慈母恐旦夕去
又旦夕望公起握中樞待政柄以永忠我熙蒸
答殷殷政理也居無何會黔蜀兩酋為蒙我公
忠憤至欲兵之以辱

國體坐策之已在日中矣不知其議者終屈公名
又忘功成從旁沮之以

主上之為知公既俞公所請而復沒應忌者之說也
則何以故焉夫忘已量之所稱而謬為營議者
專也不指任事者之歎而以旁覩為確者不智

也逞臆私以誤國無共濟之心非忠也動撰吾
孔通父母鯀蒼亦向隅之江不仁也獨

主上為知公之忠歎石盡足倚辦西南事顧不終倚
之乃別議來代之何哉首以警境以內臨敵易
重臣非便有如猶首不畏

天憲倉犯順嚴吾近郊如吾民何乃公何以遽去
吾歎於是父老謀攀卧番公公之大節鑿然難逃
易選必非父老所能番於是策之下得其要領
乃反復思惟則知忠臣去國已有石盡善後矣



何者兩首敢狂逞稱亂者以在昔宜與師問罪
乃任事者多持首鼠事姑息後首已嘗知其情
以是無憚乃公憤小醜藉千國冠即裂首指冠
欲滅此而後朝食必往之壯已足視首之魄而
首惡凌倚尚不懷者又揣之兵食不繼且乏將肩
之乃公儲餉徵兵檢將之請業已

俞允首已在殿掌間繼來者有所愛成即破竹之
形成矣非公所為石畫也與哉則戮父老可女
枕而卧無事矣然

主上所為聽公去則有群情所系識者是殆未知公
亦乘結

主所為聽公去者即欲亟召公也當公抗疏權倖貴
戚既清之別蠹悉聲然當

上心亟驟擢公既權相例日

主上亦聽公遠避外吏者逾時然壽又

賜環矣

主上何嘗一日忘公之去今

主上患我默土以公殿中丞聞府於茲姑息養亂者

公銳然對討於肘腋憂者公儲蓄不遺俾
主上明照萬里遠徼知首長有必不可原之罪知邊
徼有必不可已之費未師而

皇威已震國體已伸視苟日前寢曆新者莫若此何
負於中丞而遽聽公去也則已知公有全策不
欲以戎馬煩公旋欲召公密勿樞軸可知矣然
則吾父老終然微我公握中樞持政柄以永忠
我黔人士蓋在此時我公為振鐸長言汲汲以
拯人患物為利且望之章布一命之士乃其聞

澤眈仁近滲蕪輔遠流澆點驚歎為尤竄此默
之尸祝公彌千况尚景曠也為疏鑿控三巴列
今祠祀尚相仍也公世世令黔人耕田而食即
荒饑無作溝中瘠者此視禹功明德已遠歟之
尸祝公豈僅比於先故哉持社稷之靈且陰厲
公非久而

皇上聞之適式重公併食章厚之報矣

萬曆己亥歲閏四月吉文林郎奉

勅巡按直隸河南廣東道監察御史治生李時華頌



首拜撰

奉送

大端按聘翁江老公祖老先生大人暫致政即膺

大呂序

是歲宗堂秩序報我 馳瑞大中丞江公暫致
政于九緡紳士庶咸謂公勲華蓋天地吾民之
獲此寔唯福曜之灵是藉茲吐咄異事遵何說
哉公惟時命如長鶴御風而不可留一時祖帳
都門外其在司庫博士弟子員濡炙道澤尤不
忍一日去么者以贈言使載筆于禾實子為公

華其行不佞實以為大臣之出制諸藩在安內
攘外計安社稷而已哉

京師萬里頃來西首諸庖邊陲大為中國患波女

酋則弁髦

天子之命而毀其制播首則魚肉民命偽置官屬

殺蜀官軍近蕞焉走莫敢誰何狀蜀人併苦之

于是

當宁簡命殿中丞朱尊議官才公以為是嘗編虎

贖而不忘曉暢邊防者以斯者舊招賢往鏡之

矣遂

勅賜大將軍威儀命嚴程開府殿都督制之惟是公

以明甲科揚歷中外理學實際懸河決策獨得

真解尙至勁如雷震炯如日星事舉其剛理得

其勝創右文設公賑備省志捐遊馬忠藥田開

河道且也澤幽田置德局革倉屯嬰政印捕推

餘未志紀最其著也捐幣饒建鰲磯肖文武大

紳于上而又副以石堤壘以雅賦以補山川未

有之風氣以聞西南再造之乾坤觀者偉之諸



所注厝良以建萬世之長策博脩乎內為攘外
本不曰社稷計已乎而兩首檢惡為甚公不獲
已走狀語

關大率以為么虜獨首謀為不執大索虜中蔡送渠
魁而酋長則盤水加劍加木不則出偏師討罪
蘇清迤已而兩首怙終不悛煽養蠶養鷄牛場
等案死相盜弄公靖得

上命走尺牘立降萬虜餘寨平無何播首拜善釜中
倡五牌為亂公命將提兵若雷電下擊而首黨

愈肆猖獗天心厭亂計旦夕當車轍矣此又攘
正外夷以為內固不曰社稷計已乎夫內之修
外之攘公也殫竭心力無少休廢此其熟華真
能蓋天地不愧古社稷臣即冊功養賞酬之異
數亦為常典乃卒有此命社稷之謂何波言者
不顧社稷安危何足為公病已昔周公无聖值
時事難艱之會內脩政務外攘夷狄手口拮据
又盡章章如是乃遭流言居東卒之人定天勝
凡几還耗至今為相業稱首初何損於姬旦也

公令于百執無庶府內外情懷事靡不兼舉無或
于周公者之事願重去吾歎茲有稅駕在野
召入平章華國吾歎平定僅製待終賴之矣波周公
去東東人留之曰無仗我公歸兮不知公之去
楚蜀人留之如歎人否歎人留之如東人否又
不知公去時獨能怒庶無周公之意否遂併及
之于是博士弟子員書此以送公之還于

朝
音

萬曆二十七年歲次己亥孟夏閏月穀旦

賜進士第翰林院庶吉士治生立未實頓首拜謀

贈

大柱國耽翁江老師老公祖先生大人詔還序

天下公論不在廊廟而在輿情天下大志不在
外虞而在中制當炎漢時大將軍七出驍騎六
出率戈指風靡即旣越蔥嶺旣旣靡莫之屬國
不繫劔叩額稱庭天子晏如明先馮唐內享彼
豈獨其富強徵積教世哉惟是中外矢心捐回
釋豎以協勳威嚴之治故東戡西磔如左右手
無難者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制紀綜牽輓近學閥益甚壹昇羣咻難與慮
始察者崇啄鯁者寡和謦者潰腹刳者溼沉監
者揀津練者落拓異者等云救惡震者覆曰攤
僕彼以巧匠此以貞淪雖彈光爰往往而是則
剛大米穀之氣不伸而個儻奇俊之才日絀朝
廷需才將奚寓哉默故隅在西南夷漢相半苗
氏嘯聚盡都攬刃兼以土裔盤錯練之則玩競
之則莽又苦乏戎模以佐緩急即衛霍都帷畫
莫產哉乃吾

師江公以壘棘名弼蜚直聲于海內剝虛中外懸懸
侃侃請宰揆成瑤場契等既天下想望平未迄
備兵辰沅威靈澤澍草而繁繁諸醜志爾喙駟
用及諭夷不三月而清江苗民相格以化當是
時黔巴鄙彈壓矣此公以極諫卧病金

上特詔賜環大理簡煥歎服歎之人相賀曰於禱哉
撫我者匪向彈江陵縛馮噶者乎匪向鎮五溪
邊順苗者乎其何有於吾土楚以北蜀以東驩
聲響矣既度沅軌趨銅江置天柱邑以控諸苗



入默且哺不違壹意保釐清屯則則歸侵田者
幾十畝備大校則置賑田者幾十石優寒俊則
增右文者幾十頃廣

聖訓則振鐸有編英國來則通志有養仁死焉則志
蔡有田憐字姪則恤德有局開風氣則謂地氣
自北而南參奎煥耀乃覽驚嘆以擅辰膠麥新
平月有警指鹿定之北者么膚匪茹耶捫然泰
討

天朝簡戎箐饋一割忽之以發軒華美之氣時方枕

戈待旦以秦膚公人曰新息重來武侯再出矣
乃峭介抵時整于萋菲孜孜以公則所云公論
者果在廟廊耶所云大忠者果在外虞耶夫春
桂而輟之咻緒批而授之抽走為不類者仲快
而蒙杰扼掌矣亮我公疏所云議事與當事殊
局也然極聞吾師家居孝友脩文正故事廣置
義畝以贖宗黨故今撫賞治國如家益天性然
者節錢三載纖毫不入諸所經畫胥萬世利照
父老子弟胡以叩閭而臥轍哉夫至人臨見變

幻如龍吾師不以去留為重輕而天下以去留
為欣戚周公至東而東喜周公去東而東悲公
之篤果無二于周公而公之休咎不殊于几几
故今日都臺者明日調節者今日卧山林明日
起大理世所駭者公履為常安知後日徵公綠
莖不猶昔之賜

環音秩耶

九廟鑒之今

上識之正人君子知之黃山點水之間不得以高年

矣仰極伏在獲蘆蒿日已父門牆親矣固將師
公之忠誠大節以弼朝宁而清四履者也則夫
詞之賴而不頽焉乎恤之

萬曆歲拾柒年龍禁屠維大淵殿閏余月吉旦
治下舉人門生胡仰極薰沐頓首百拜撰

舒撫江老公祖致政還徽志思律言四首

治下知縣蔡日乾

萬里千城控百蠻
忽聞恩賜林陵還
千年宦績陳樽俎
一日風波起侮姦
此去故園歸計得
從來任路到頭難
君今一夫蒼生望
何日東山起
謝安

思君清淚欲懸河
隨處棠陰慨慕多
報主寸心原激烈
為民千慮動謳歌
征途莫謂家山遠
道岸先登宦海過
當宁總無公論在
難容直道竟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如何

張翰秋風騁路催海門山色望雀窳風波頓起
尊鱸思巖穴偏博將相才為姓號驄馬去三
吳欣看絳駟來構君補袞非几手此日懸車畫
錦回

玉節行造三度年憂時志在滅腥羶深誅奸宄
千般計獨惜英雄萬里旋自是金陵完白壁豈
容清廟廢朱絰歸興且抱雲林興隨有微書自
帝宣

送別詩

許一德副使

驪歌一曲祖筵闌萬里中丞擁蓋迴鶴取久懷
高隱志虹橋新有去思臺獨使黃菊陶公徑更
惡清樽畢氏杯收得繞朝詩滿荀郎人休訝載
珠來

陳治安 五事

東轍曾提百萬師歸來松菊舊標期尊浮綠蟻
食金澁社始青山採紫芝五畝久耽司馬樂一
杯猶戀射公基倘得信有林泉在恐負蒼生社

懷思

楊東錢 詞 任

一既殷勤逢

帝鄉承恩暫返瑞陽莊玉環舊賜光騰壁

丹詔新開墨帶香事業幾人兼持相君臣千載

際明良蒼生正爾思霖雨未許高眠舊草堂

燦燦長庚燭未清當朝耆舊又新真百餘二十

籠中鶴萬有六千海上椿堂下彩衣明畫錦天

邊駟馬駕蒲輪無飛渭水多經濟尚為

吾皇壽萬民

懷德詩

貴竹清風

五木實 庶古

巖岫高連似首陽洪圖分種得蕭湘福銜稱管

鷲鷲鸞弄玉裁蕭引鳳凰弱晉七賢資收遠歲

唐六逸倚猶狂清標勁節稱君子千古為風振

廟廡

銅鼓遺愛

楊春芳 衆人



玉鼓曾敲駕六龍却藏銅鼓最高峰
相傳人獻南康郡漫擬泥丸束谷封
禰子三提軒勇氣馮夷一擊孽妖峰
武侯過化翁遺愛千載人猶識
故踪

靈承映月

黃裳古 選首

貴竹招提起剎邪神僧卓錫見纖河
銀床引脉通銀漢玉虎牽絲散玉妙
不問陰晴沉桂魄那省圓珠漾金波
殿中往古如長夜故遣水輪照
耀多

聖水流雲

張漢言 舉人

富水何年得聖名臨流焚度漫推評
消消細浪騰方沼滴滴回潮露片瓊
應有山靈司吐納豈因月魄作虧盈
吾翁已會其中趣坎止流行理
自明

獅峰持臺

余鴻漸 教諭

大將征南豈鑿空獅峯營壘列西東
風雲露氣迷三里草木秋聲似八公
鼓角變成山鳥弄旌旗留作野花紅
荒臺寂寞深閨事共說平蠻第

一功

鴉關使節

吳光宇 奉時

避荒萬里接衡山，置國驚飛去路艱。
漢服息蘭湖鳥道，唐封羅甸度鴉關。
時迎使節通三峽，歲有天書下百蠻。
擊柝不聞雞夜唱，共瞻紫氣水雲間。

虹橋春漲

趙時雍 通判

宛宛長虹墜碧霄，南明春夜雨瀟瀟。
龍拋雷鼓雲根裂，地擁鯨波雪片消。
擊楫中流散浩浩，乘槎

槎銀漢水迢迢，青鬢紅尾何心羨。
直欲投竿學巨鰲。

龍井秋陰

楊師孔 舉人

何年貴竹開藩省，帝遣龍來莫此方。
木閣峯前通石鏡，貫城溪傍瀉瓠漿。
居民昏夜爭餘瀝，古木蕭疎逸夕陽。
神物豈能岩竇久，終歸滄海潤瓊湯。

鳳輪起詔

黃桂華 舉人

秋風幾度憶鄉關，海上思歸放白鷗。
抗疏當年

曾折樞機掛冠今日自投閑堂開綠野餘荒徑
政洽蒼黎望峴山

聖主中興思補衮蒲輪詔起五雲間

德茂碑

黃桂華舉人

風清萬里鎮邊陲鎮鎮三關肅漢儀一鼎赤心

惟

王歲平生清節異人知却金尚長膽先破卜蘇
蠶磯去後思父老口罕猶載道蒼苔遮莫覆殘

碑

泣思詩

其一

白 采知州

憶昔雙旌出隴郊琴轅臥轍祖前茅紆菁自壯
鏡經圖尺祝毋庸欲代庖老去風塵看早厭悲
來蒼赤動長號也知不朽人間世日晏誰占大
壺文

其二

曹維藩 同知

十年白簡重朝班黃籤逢持列百蠻天意尚驕

夷虜暴

空思持節道民關，蹉跎泣涕從戎事。想像崢嶸

報

主顏脩短即論何，所恨千秋疏草照人寰。

其三

陳九功 舉人

大星沈落暗長虹，形骨全銷真氣融。見謂邯鄲
故干亭，知從松栢下。秋風遮頂國，主陳思在甕
華宮。居白傳同六十年來傷短算，祿絲麻莫被
膚功。

其四

薛芳卿 知縣

梁木真同秋草萎，承天八柱竟何之。生前業障
難民計，死後觀慚國士期。佩有古花三尺鐵，可
無新擬四愁詩。白冠絮酒澆長恨，耿耿惟應地
下知。

西賊平憶江中丞公祖

許崇德 知縣

負固由來長蜀酋

九重 怒肅如秋元戎，詳伐黨讎壯窮壘。蹂躪
獫狁，慈劍闌烽煙行息警。夜部砧杵坐銷憂，獨

嗟李廣無封骨索矢先歸卧隴立

其二

劉學易知州

百戰功成士女休
岷江從此定安流
三藩誰是探珠子
六月今為克壯歡
鏡吹奏四千騎部中
兵洗淨五溪頭
那知祖遜鞭先著
錦上何人慰德憂

萬曆貳拾陸年

貴州布政使司貴陽府新貴縣南北西谷四里
伍千名民劉飯等呈為懇

懇轉乞

天恩垂憐萬里邊民俯留撫臣以綏生靈以安地方
事萬曆貳拾陸年玖月貳拾伍日聞刑科侯給
事參稱 撫臺江 為新貴縣事大率與宣慰
安強臣不合兩勢相持恐生變故無非為地方
惜為生民惜為

國家以無事為福也然默中情形未經目擊夷方
事體未細當局豈知邊民受撫臺之賜悍夷
畏撫臺之威貴州不可一日無江撫臺哉
但貴筑司原非宣慰司所屬止保隸名附樹四
里百姓俱係流寓漢民與本土苗疇不同自祖
以來夷法荼毒控訴無門隆慶歲年蒙

皇上垂念邊方移程番府入省改為貴陽府將本司
改屬該府拾玖年將本司同平伐司共改為新
貴縣至今卷拾餘年官與民始得欣欣受漢官

之撫摩追恨夷法之苛刻如出覆盆仰戴天日
詎意安疆臣承襲以後聽姦徒陳思玉土糧故毒

奏欲廢新貴縣為夷屬官民思蒙

朝廷撫恤歸附縣治老幼得生民有依仰不從其願
本酋縱兵四野故害緝擄妻子革管民命棄家
失業不得安生成威如坐水火具告撫臺
批行布特藏司會同守巡各道勸議蓋土酋玩

弄

因法恃倚草莽愈肆兇狼四外甲兵無論軍民也



寨橫行殺捕驚民四散老者填壑少者失所赫
赫然若有不軌之狀情慘天地復蒙 撫臺於
憐受苦屢次差官禁戢本酋驚驚不違約未蒙
兩院會奏奉

旨提問撥置森徒本酋抗違

明旨庇護占據不發仍集兵貳萬於省城外假而
征倭之名實圖謀害安定仍繼殺土主簿竊圖
梁并假等蒙 撫臺燭破森計方將散兵斯謀
不遂積怒 撫臺無端欺玩復蒙 撫臺題允

將官民仍歸新貴縣供職復業當差等語臣馳
相機安置

皇恩教及遠人軍民欣戴土酋膽落安疆臣稍知收
斂地方始得安息貴州童叟皆持為從此可無
事矣詎意聞報愈肆暴橫縱漢北李甫叛民張
夷珠固國亂馬廷揚胡世國未仲登陳嘉謨等
統兵加派里民火煙

御木扯手等項銀兩若有不從財蓄盡掃撐殺縣民
王洲舟雲洞劉學公差曾攻周鑑等屍堆遍野



人心克克境內惶懼况貴州軍民受撫臺之
惠而頌之有曰甲兵數萬有曰文武全才如捐
俸金公費置田谷以備賑設慈局以恤幼增學
田以布文置藥局以救生令瘡醫以東死劉強
賊以除患嚴官吏以禁貪設縣治以變夷撰長
言以化苗患足以報
國德足以覆民威足以攝夷智足以慮遠節足以
勵風人方謂推才如撫臺

皇上可無西南之慮矣今欲改焉為是 撫臺本以

制夷而反為夷所制縱不為江撫臺之惜獨

不為後來 撫臺掣肘之惜獨不為悍酋抗

命虐民之惜獨不為西南百里生靈之惜哉似等處

恐尾大難掉全黔顛危不得不昧死直陳懇乞

天臺將似等呈內原由特

奏

皇上電鑑萬里民艱俯賜

勅下該部查議如果似等所言有據將 巡撫江

加銜留任撫綏軍民彈壓土酋庶千萬民命得



生而地方有賴矣

萬曆貳拾柒年

貴陽府宣慰司武學康增附學生員楊州賢葉
賡遠陸國興張雲龍等

呈為懇乞

奏留威望撫臣鍾邊方安黎庶以昭公道事竊聞宏
仁普遍關士人景仰之心至德博施動赤子恬
恃之念歷來撫賞先臣善政加民固多聞有一
二採錄勒石立祠俱未有及撫我全黔如
撫江 蒞任以來政教嚴明綏柔貞肅撫獎三



載百度維新備服土苗之驚驚消盜賊之縱
橫恃風紀以約諸司恭儉科以安萬姓興學校
建文田以濟貧生撫軍民設賑田以倍歡歲立
藥局以療疾病察庶獲生樹河堤以培風水士
民被澤故恤隱局以居孀育患及無依置賑局
田以恤陣亡恩及枯骨至于移風易俗則仰體
皇訓翻刻長言以教化人心興廢舉墜則正已率屬
中嚴政令以保安邊氓威望茂隆明並著德
政多端志難枚舉口碑載道遐邇稱揚允深入

人心洽于骨髓者也正擬久道化成二天仰庇
偏值微議毀出求全雖寸雲之薄翳難礙高明
而全點之人心如夫父母目覩時事不得不披
瀝以上工者懇乞

奏留庶日久改成氏愛物阜全默仰覆載之恩萬
世荷生成之德又不止今日之沾濡感澤也人
心幸甚地方幸甚



萬曆貳拾柒年

貴前武衛鄉約老人地方保長周應爵胡佩黃
效禮謝鈺朱戟呂廷用等

呈為衛留仁政

天臺以固邊疆以安民心事切照貴州設居荒徼
僻處四夷盜患頻生民多愁嘆幸蒙

軍門老爺江巡撫臨入任百墜從新法施仁政之
寬心存好生之典定建天柱銅仁二縣而用夏
變夷捐俸築堤捍水而轉害為利清屯務則歸



侵田幾十畝備大役則置賑租幾千石贍寒生
則古文有田優戰士則恤武有田仁免為則忠
藥有局憐媿孚則恤隱有局化夷俗有振鐸之
編翼國乘有通志之纂節勞逸使印捕官歲相
更代而武弁無偏枯之嘆通商旅則募巡兵各
處防護而行旅無奴奪之嘆罷曠稅而士庶
傾心檄輸逆苗而夷苗落膽誠然先舜治世實
荷歲造洪麻令聞欲倚疾癘安屬邊方失仰伏
惟

俯念邊地多艱民情孔亟懇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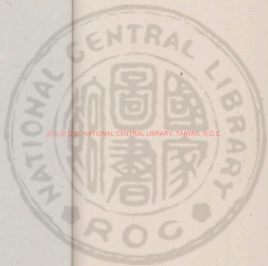
奏留庶萬里邊民永荷生成之德而殊方異
不萌
反側之心矣





2025/02/2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 © 2025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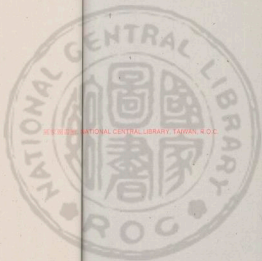
2025 20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臺灣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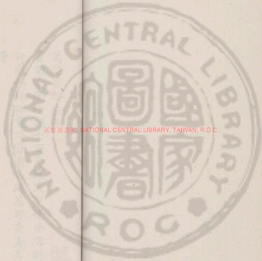


2025/12/26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一日
國立中央圖書館
藏書

2065752



2065752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萬曆貳拾柒年
貴前戴衛指揮千百戶蘇民悅徐登階劉效記
許敬所揚師震洛獻圖馮國恩邵崇義馮逢樂
等

呈義公舉明庶以重

國體以安地方事切照貴州九夷雜處僻居萬山之
中盜賊肆行夷性鴛鴦若威令不重則愈恃猖
狂殆無寧日近

撫院江老爺棧賚貴筑咨訪民瘼振揚風紀强悍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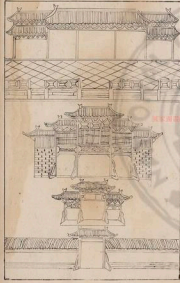
欽迹狐鼠潛消較之往昔大不相侔至于備賑
田恤軍田在在留心惠藥局慈幼局人人盡德
脩頓學禁河堤欲期士貴而民富刊布振鐸長
言遍及撫夷五事百廢俱興碩康儒立撫治善
政惠難枚舉今聞在告如夫所天憇乞

天臺函賜

留借寇邊徼伴官軍士民安心樂業矣地方幸甚

家政小引

事有可已者有不可已者余所記瑞陽河多上林子
虛竟余友汪潛夫蘭芳一章業已知其解矣若余所
記家廟其所未備者多與陽河同所不可已者則與
陽河異蓋彼以逸老娛情令吾力猶能亦何所煩吾
慮氏以尊祖奉先即吾力不逮亦往往塵諸懷是謂
有可已者不可已者余持以可已者自適以不可已
者自勉勉之不足則以望吾族若吾弟與子務如記
之走必觀厥成而後已敢採春華忘秋實為潛夫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笑耶

江東之書



歙州公祠堂記

余光世由三衢來歙蓋自宋汝剛公官歙後遂家於歙之橙子塔今余鄉猶稱橙里云里故有祠以時其祭自世遠人著又各立小宗而大宗祠則祇以修禘者余自晉寧茂予告臥荷丘首時二三宗老命余曰裕祠湫隘久欲更諸壙衍而難其時是在吾子其亟圖之乎余唯唯退而相厥攸宜得川原環護之處北距余里可四伯武西距歙州公墓道可三伯武周聚族而謀闢其田若干畝以肇基

焉基為東向橫十丈縱一倍有奇環堵厚皆二尺合鄉僻在萬山無從得榭梅惟是棟幹皆合群木而成之兩楹為石堅白亭亭極春柱高四丈有六難乎木也難乎石則以埭猶墻走而砥之不則道旁築舍待河清耳中為齋成堂志申錫也濶五丈深六丈緣深典處禁臺以設主高五尺為五間外卷簾楹中奉歙州公暨蘇氏夫人其旁列世祖以從其諸後死之有德有名者皆得以次而附主焉由堂左右分為夾室各濶二丈五尺深如堂左為



齊曰乎先製盥薦也右曰饗後膺福昨也左室以
內為倉曰禮成以供祀也右以內曰義給以備荒
也堂前為露臺凡四丈橫十丈環以石欄中為甬
道由臺四丈而近為棊榜曰

語勅承天寵也棊榜甬道之中凡十二柱各以磚圍
之四面通氣不畏風雨下墁埽為欄以夾輔之寺
皆踞獅以特角之棊上懸楹虛殿核椅棊飛藻繪
朱碧登臨四望如在雲間由棊四丈而近為坊題
曰古良臣昭世德也旁冚則曰龍興獨對曰天寵

褒嘉曰青雲接武曰昂孝相依示旌異也由坊四
丈而近為門闌橫十丈內分遊廊為八柱外墻方
廣五五不擬甬蕪第平第一石為額曰濟陽家廟
卜新築也門前因澗為池設梁豬水荈葦挺出夾
岸垂楊臨河凝睇秀峰隱約頗豁心目大都祠制
不襲故常蓋量力儀園斷雕為標積小為大以故
報始慮難落成忻為人情乎獨棊制更華而華惟
是

九重之綸綍在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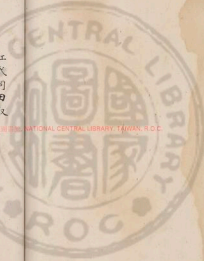
累朝之寶墨數焉最從都野而香名器是役也經始於丙戌之春迄今十有三年僅得觀其概余所筆記半屬烏有計損余族若富貴若貧力已共千有餘婚而余歲括囊錯并故人筐篚親贈贈聲馨以益之余家無一卒之田依然乞糶而守先人敬庶有以也經營歲久祠宇未備尚可為慈公乃兩舍有名無實謂虛望人曠何丁酉秋余仲弟不幸中道棄捐其生平好義有田百數十畝以食族之貧者夫將沒世不渝而今始得以實祠原上而修禮於禘祭之日下而平糶於升汶之秋不務博而務濟是亦善成仲志可藉手以復二三宗老矣故記之

商孫東之頓首拜記

江氏祠田叙

余先大父有隱德急人之難掩人之短人沒齒不知之先侍御之老於諸生也相與謗然咎嗟竊自起而萬日宗祊之無告者大父舉大夫子二則謂先侍御也才即屢困他日猶能克家於是以前薄田三畝孳而遺之使任一經曰是吾受之大父也自食恒於斯推食恒於斯封侍御敬諾既而諸從寔於生先侍御嚮以資之各稍自樹贖歸原田先侍御以數奇不售歲食負從鄰人乞糶每不應晨炊

2025 RELEASE UNDER THE PRESERVATION ACT



乃嘆曰使兒曹得志當效范希文時季弟東會在
樞抱仲弟東昇方聽侍側遂問范公故事而心師
之甲子不肖幸薦賢書又十年始叨一第先侍御
即捐館舍徒齎風水之悲既不肖筮仕京師所得
俸薪悉以原函將母封太孺人感晨炊不應執思
封侍御慕范之言泣數行下舉以付仲曰我無用
此長物更置附郭以自食而推食可也仲益勤約
自勵不肯背闈家秉少裕會戊子歲稔斗米百七
十文比鄰嗷救遂以穀若干石給里族之貧者藉
其田歲以為常大中丞鑑塘朱公廉得之檄下郡
邑云江東昇以中人之家故不置之義人情所難
急宜建坊旌異如

招仲愧避不敢承丁酉余代匱撫點方具仲行誼

上聞七何仲訃為之過夕不寐杜門傷悼如喪予也
蓋思先君子未見之施待不肖小展不肖二十年
來浮沈鄉國屋守三畝之業乞糶如故所賴以行
余志而成先德者恃有仲爾今也不幸其生平慕
義一節有不隨死而止者亦惟是惠賑之田在故

伙仲也生者則余可藉手以見先人於廟而仲已
矣竟仲所為即自尊父命非為名高余不能昭而
延之孝友之謂何延棧其藉田一百六十畝計租
五百石余倡族民建欽州公祠十年不能觀成先
以仲田為祠田祠之夾室後置二倉一曰禮成倉
貯租以供燕嘗一曰義給倉貯租以助族之婚喪
不能舉者所餘獨過半不敢望范希文此張市虎
所稱黃兼濟者做其意而行之散之於艱食之時
叔之於登場之際升斗不加祠有儲粟以待賑歲

田歸於祠統於一租于姓食指甚繁分宗輪管其
出入庶幾無德色受無私戚上以絕父祖相遺之
意下以盡兄弟同胞之心則今日事也若田穀有
限望思無窮族中未必無義起者余且與享共圖
之

不肖東之叙

江氏義田傳

余漢贊皇公刻石平泉垂戒子孫何如文正公之
義田至今存也大抵宋儒多達者如楊誠齋留俸
給於司漕其子東山分俸奉母母羅夫人曰此長
物也悉散之是以東山即五羊以俸錢代下戶輸
租服母之詔父之清矣楊氏范氏兩家父子光耀
宋史其世德懋哉余郡中巫江伯子善承父母之
命仲子能佐伯子所不違又今古罕觀云方封御
之困於諸生也守先世三畝之田且鬻之以贍諸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從語伯子曰吾與而母歲食貧靡念之者使兒嘗
得志當效范希文無隱

君之賜每念人之急吾願畢矣伯子中心勃之故其
仕也由使署而柱後而御史默替得展其志耿介
不諂於相是以遷謫不免八年有司不得見其
面雖業無蕪辰不以清中官慶若蟬脫也先是官
京時悲以原函之俸將毋封公即世仲子當戶封
孺人胡氏不樂而悲則出所函金授仲曰吾無用
此長物無志而父慕范之言無失而兄遠將之意

昔楊誠齋居官以身教封公御窮以言教胡孺人
奉遺言以督仲究然羅夫人家法仲以父有其志
無其時兄有其時無其力李方仲吟佔伴成父兄
之志非我其誰於是綢繆拮据田成而歲大稔遂
出穀賑餓明年藉其田以為常或曰邑中高者
子不敢望之且族與兄孰親汝兄無儲梁此可為
急乎仲曰吾先君意也吾兄圖親家而我視族
二兄意也丁酉秋仲薄遊而返無疾而逝中丞遠
在黔中方草草填撫為民興善去敗違恤其家故

居無奕埴也而敝祠宇建津梁築堤榭滄河流每
致力焉炊猶乞糶也而恤軍而賑民而右文而惠
藥澤幽各有田焉撫之不為家計而以天下為家
不為身謀而以萬物為體往與執政爭

山陵汪觀察貽伯子書曰若吾子其忠於謀國而拙
於謀身者茲斯以譁不益信然哉頃悲仲之不祿
有不朽者在則盡歸贖田於祠走書於漢屬余傳
之余觀伯子所自規畫大都脩禮以達義不煦煦
以求仁惠以時成我不費而人自濟而家而國皆

可修行視仲所為宏且遠矣嗟乎伯子居家孝友
立朝正直人人能言之今日之田蓋承封公疇昔
之訓先國事而後家事平之志盡而孝亦盡惟仲
不忘疇昔之嘆叔中丞之餘祿而以與鄰里鄉黨
成父之志即成兄之志故孝盡而悌亦盡微伯子
不能拓先世之德微仲子不能代伯子之勞伯之
帥點也留東山五羊之澤仲之置產也布衣文百
年之思二氏不得擅其美故不辭而為之傳使人
知中丞家有世德父子兄弟之間各行其志而竟

以相成如此

賜進士文林郎巡按雲南監察御史海陽省廷張應

揚撰

江氏祠田序

義田之說文正公而下寥寥數百載無聞彼好問
舍求田者士大夫何紛紛第於族黨略不加恤此
其病在私與薄耳新安懿族右江氏江伯子中丞
從忠文時正氣挺然

朝守比稟鉞三藩建樹多撤揚即點爻亦相戒以避
大都平生所為但關

國關氏者慷慨擔當不辭彈竭一切家計澹然無營
獨於道義倫常處則嘗踐營耳先是封侍御守前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人三畝業鬻以給貧諸從奮然有布文之想而未
逮伯子亦思以繼封公之志而未遠若季子則奉
遺訓不忘願得一當以尊父命如窘於力何伯子
官京時嘗以所得俸錢持母孺人孺人感戚憶封
侍御始而盡以與仲子經紀之仲復苦於營得置
田若干畝歲收租若干石以給族里之告匱者無
何仲未竟而逝矣伯子謂是田也可以思吾父母
之德可以思吾弟之功吾鄉所竊有志者今始得
寄之於是藉田歸利租貯二倉在庶嘗供賑貸而

宗黨中之貧者給者葬者胥賴以助總之皆伯子
分祿所致儼乎有范氏遺風且時在黔中究心博
濟氏欽於醕軍拔於續如淪河築堤創田諸政皆
興千百世利澤以于地方即楚若蜀均被其賜不
啻志哉周里之施焉迺伯子家依然無食產即擔
石乏儲也固怡甘之耳其不為家而為

國不為身而為人數若此而一體之公設睦之道鄉
邦無間之行幽世情誠其難之是舉也善

君之賜成先之志弟廣兄之意兄拓弟之為忠臣孝



子義士仁人蓋悲備之一門世德洵可以風我伯
子孽負當世望卓以古人自待他日吾而爵厚而
祿必如漢蘇老之散祿而義田所置當不止此
固其備先之政弘施之基也頃余代

行江左首揀歛州月旦極服伯子家俗之高又服仲
子善成父兄之美且季子有女以死殉夫業為
秦揚以昭伯季教家之化惟是義田一事尚缺表章
屬不聞耳故承伯子之命而謀以序如此
題按廣西監祭御史治生龔文選頓首書

江仲子祠田記

中丞江公撫黔者匝歲余適奉

上命來持茲土輒為余道其弟仲子塵播金扶余義
之為咨嗟贊嘆無何而仲子訃至公為之扁門流
涕余往唁之曰公無痛也如嚮所云不以千金傷
兒名入云云而毅猶謂仲子可以不死矣公曰嗟
乎余先生夫有范希文之志賴吾弟以不朽而今
已矣則又為余道仲子捐金置田贖族狀余聞而
益咨嗟贊嘆宜有感也夫義利之際昔人比之為

執虎為闢象為石余竊以為過及親世士大夫
居常高譚性命揮斥六合及遇災微利輒周旋不
吝有不難以身為誼者然後嘆昔諱之非過也且
身好醫祖宗崇陵城賊其宗族不啻秦越又從而
誑託之以明得意者此比聞仲子之風然可以愧
矣夫惟不緇其身者為能不私其身以仲子之崎
然不洋視不義長物寧營巢土且曰吾籍先人之
訓以稍稍積聚庶其實而墜其志謂先人何吾以
教奇無能步吾兄于日月之際又以吾兄所遺公

康奉慈母者自私也又謂吾兄何雖時伏臘春稅
代耕無大贏餘唯以是區區釜鍾教私俾吾高祖
以下或藉以舉火或持以婚喪即無敢侈言先哲
庶幾無慚先君且不令吾兄傷

君之賜也吾願足矣嗟嗟仲子葢慕義無窮者耶於
是益高其義曰仲子信可以不死也已公稍為之
解頤余曰此仲子所得為者止是也以余所睹公
撫然無論卓犖大者即撫餘若賑荒若右文若忠
禁若淨幽諸事處瘠匯之區興永賴之業憫憫焉

為士民生死疾病百世慮甚周悉真不啻其家事
然是公之先德流行在默世世無窮極也詩曰孝
子不遺永錫爾類公實有焉乃公之業又有進此
者且集入佐

天子弘濟時艱方將以天下為己任是仲子之義抑
又希文之小者也言未畢公益愀然以余得遺
時過

主待罪邊徼即無敢一念不在民猶昕夕拮据憂憂
乎難之也且吾親直不諂於俗久矣何敢言其他

獨吾弟仇為蓬華僅僅中人產穀然承先志以惠
我族屬余固無奈天道何奈何令其事醫醫弗傳
所以不惜尾尾為君言之余曰余亦何足為仲子
重若仲子者誠可以訓矣遂書以為記

柱下文亦城廬朝輝頌首拜書

江氏祠田記

中丞江公之撫黔也下車而襁負至而扶杖往者靡不期緩頰史宄以見德頌之灑然再歲而黔荒大穰黔之民靡不計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所為綏動之妙不可彈窺大要威後而震用先強梁而湛穢而流不遺莠弱自備賑而右文而恤軍而忠藥而澤幽莫不有田雅與侍御應公暨二三大夫謹庚辛之節盡斂散之宜者又莫不較然明聲照當也議政之暇亟言弟仲好脩狀如却點首



黃白賂千金事在中丞疏中至其軀自勤約而倚
田粟急里族之困事益奇聞者艷羨不容口無何
仲訃至自家中丞公泣然出涕曰天乎不欲恢我
江氏宗乎何奪予仲之速也已而喟然曰嗟予仲
不幸而止亦幸有不亡者作江氏祠曰叙其畧曰
先封侍御故受先大父遺田畝三以益諸從寔故
中廢居恒從鄰乞糶不應則慨然與香菘致范
希文為人仲從旁聽記且服膺久之余起家侍從
以所受祿錢奉太孺人太孺人輒以授仲先志是

屬仲益苦身力作治生人產廢度稍益羨會歲祲
穀價騰躍仲乃出園中粟活族人之貧及其鄉而
籍其田鄉族誦義事聞當道檄郡邑旌坊表其閭
而仲獨避避不受先是余倡族人以建歛州公祠
今仲不祿已矣而仲之田在余得接籍歸諸祠祠
置二倉一曰禮成以供祭嘗一曰義給以贍族人
婚喪而餘猶可大半約主者觀時歛散不與里民
爭升斗之利而祠粟歲積以待歲嗛而籍田如仲
之初益入祠其不盡者屬諸昆嗣其義自是東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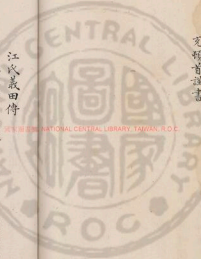
嘗從事先人樞密間九京可幸不朽敬再拜徵忠
知已為死者聞其微侍御應公既為仲立侍克以
固陋辭不獲謹序次中必公語而記之嗚呼世之
齟齬澆澆者無足數若因尼而感忿眩駭思一逞
即賢豪者不克為而封侍御獨因尼自恕以周急
廣惠之義貽諸後稱父作者非耶太孺人既以子
貴而不改其志以成侍御賢哉母矣彼責介子弟
志在乘堅驅良恣欲自快而其號能立者守父兄
業善自封殖已爾而仲獨以隱約自奮施及里族

竟成父兄之德以彼所就試與中丞比權較施效
功於當世不可同日而論要以惻怛慷慨忘人我
形體骸不為惡聲要譽而趨於一仁則父子兄弟
間有隱顯無伯仲矣抑中丞公稱其先世景房公
況吳穉厚歛藉魁浙東西坂困則世德所從來彌
遠庭槐方益茂未艾而宇內在在樹甘棠俎豆者
亦何涯之與有則江火祠田姜弟滋世穰穰新都
飲酒間也與哉克竊於默窺其景矣

勅提督學校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楊李洗思
克頌首謹書

江氏義田傳

新安稱甲族無慮數十家而江為最著顧諸族子
姓蕃殖支屬益疏其卒也邈若秦越有如范文正
公義田以贍宗人而庇其本支豈惟新安鉅姓所
未有即江以南耆親已蓋觀中丞江公伯仲善承
先志置祠田其世德纒然可鏡焉封侍御公初在
諸生時守一經受先業董田三畝耳茲且鬻以贍
王父昆弟其志固已遠矣居常召伯仲履教之曰
余教亦不鮮猶然乞糶無復念余之困者謀子勉



之它日得志庶幾效范希文時季子方韶伯若仲
咸唯唯既伯子成進士紀家使署歷中執添所得
薪俸素以原函持毋封號人胡氏每思封侍御
公之言不置輒以函授仲欵歔泣下謂而父志尚
未竟吾不願以祿食自慳其公之族黨是猶而父
之遺也仲亦復唯唯唯中丞公雖職任乎性抗直不
避強禦憂世危明務引於正義說者謂其忠懇謀
國而不知有家夫當與執政爭

山後時臨不測而批逆鱗且不知有身又違於家之

恤蓋自西臺而御貳而在告直道而行二十年一
轍也故家徒四壁其乞糶猶故延仲子先是以封
孺人所授者丁躬勞鞅掌部署不數年而家用益
饒矣又不數年而賑田成歲稔賑施全活者遍鄰
里矣夫居官者廉而正處家者儉而施及於人雖
其出處異跡意尚殊執要以守先人之訓均之不
諱前聞也亡何仲子即世中丞公不勝悲泣始以
仲志賑之田入焉斂公祠田是衆也追遠反始聯
世系弼周親敬睦合族慶弔婚葬咸於是乎需命

以義夫仲子為不仕矣夫人情貽燕是圖嗜不欲
長遺於其子而封侍御封孺人不然朝夕惟宗人
為是念人情拮据克阜厥家嗜不欲一勞永逸以
身享其成而仲不然朝夕惟厚施為是念人情叨
一命任一職嗜不欲割榮於家令家廢其庇而中
丞公不然朝夕惟先德為是念父有懿德子寔成
之兄有餘祿弟實廣之一門之中慈孝友恭其在
蓋依然行輩之風焉蓋本根之莖者耶且中丞公
蓋默三載矣無論右文士符戎兵豈河渠堤建梁

惠樂德政爛焉即其偕侍御應公捐鉅金置賑田
以備旱荒至悉也今觀屬郡郊原無不公田暴布
倉園露積也者公勒之銘曰沃壤如底清明如隍
又曰臺蓋長聚稽事孔嘉績用可親已蓋中丞公
握三命以蒞德兆其視國也大於家故國為重則
公田並仲也優游閭里聚族而居故視族彌親而
祠田並公田施編氓其為惠也周而薄祠田澤及
宗枋其為惠也曠而不偷此其崇施視文正賢哉
嘗進而論世陶朱再散疏屬脩業而息之義至高

矣乃韓宣子有崇武子之質叔向拜手稱賀何也
惟質而後義益漸彰許由諫陽共伯共首皆是物
也江仲子不中贊而施普是陶朱所難乃伯子位
上卿而身處窮則叔向所謂能其德而質也惡悲
仲之壽不洵末尤壯中丞公之不為宣子云故能
為范布文者乃能不為宣子輩者乎

貴州等處提刑按察司兵備僉事閔蕩陽方萬象
撰

江氏義田傳

暹稽宣尼父氏迪其弟子憲與爾鄰里鄉黨俾以
常祿為之遺囑皆溯歲厥後千百載徵之發源紫
陽氏出得其心印體而行之質秉賑饑崇安又三
年以所貸叔社會規畫詳盡鄉土居民賴之雖凶
年不乏食又十年得請上頒行社會之洽於天下
不啻范希文者然頃者封先侍御公躬值乞糶不
應炊事遂嘆曰使吾子得志當效范希文大中丞
公聞而慕慕而范圖隨即紀賢書大魁海內及仕

由使署而勝或悲以所獲俸許原函將母封太孺
人封大孺人感先侍御公言不樂此長物出示仲
子曰爾兄所付宜竟爾父歿希文志也仲忻忻勤
懇心父兄心買附郭田計畝收租若干因建祠堂
禮成義給二舍備來嘗外惠貸濟由族而親而疎
無論歲之稔稔率以為常其里族之貧者凍餒者
婚喪之無力而醫藥之未能者咸仰給之嗚呼論
義者不可更僕數而授者不為名高不為德色處
之若亡也時中丞朱公廉得之具

聞建坊旌異未幾而仲不祿其事則未泯泯然也丁
酉歲公撫黔惠政種種其最者畝田義倉之建視
國猶家利濟士民章章如是吳日者季弟將復踵
其芳躅庶臣侍御公之所遺也先侍御公穆然愕
然感激而思不能必後之果伯仲希文也而仲也
行於歛伯也行於歛復行於歛雖志遠事孝莫大
焉相提而論父子兄弟世德作求若公不獨光希
文直接鄉先正紫陽氏之軌宛然孔氏家法也者
夫棟宇之隆易抗衆布之富易耗惟田之息可以



雷及無涯傳曰愛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義之節也伯仲以之非所謂惠不費養不窮至不朽之業者耶夫公以先侍御公之未竟體之身而托之仲卒歸仲功而忘其功余則功仲之功而歸之公又總公與仲之功而歸之先侍御公散載之侍如此云

貴陽府推官張應選頓首拜書

江氏義田賦并序

夫學者裁藉雖博尤考信于六經詩書雖缺而歷代之令聞懿行可覽而鏡也太皮公作質殖及列傳于陶朱倚頓之富桑弘羊孔僅之言利不少假借而獨于伯夷叔齊大夫晏子曰求仁得仁曰執鞭所忻忻慕焉則其意可槩見矣執近世人私其身不遠前古亡論氓隸賈豎值鏡財止于自愛即指紳先生高爵厚祿者止于潤屋卷文貽其子孫而已千金之子播貧人富人之權苟匹夫匹

婦得升斗可以自活轉而納之溝中不顧也即同
宗共派孤苦無聊且孱臂其久亡若越人視秦人
之肥瘠庶夫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况其親族一體
而分者乎是一賸之外俱非已有情誼不貫而血
脈不流矣新安江氏號稱江左義門今考家乘其
先世積功累仁心不殘人之善口不言人之過謙
謙德讓君子也有萬石君之風及中丞公起家為
直指精忠亮節海內想望其風采乃以直道不容
退居林下幾十年與其弟仲氏季氏相聚一堂脩

天倫之樂敦睦族之義曰古人親親而仁戾世未
有薄其本根而厚其枝葉者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矣其仲氏家無餘貲亦中人產耳然其素性好義
樂施募范布文之風直義田以贍宗族曰世人以
田園貽子孫子孫未必能守吾以義貽子孫所貽
不已厚乎俄而中丞公撫黔不意仲且訃至公悲
恸如失左右手獨思仲平生好義直有義田義田
不廢仲不死矣遺書與季共成仲義歲戊戌樓來
黔中請得從事甫入辰沅而知公之仁風義舉洋

溢楚蜀間始信君家兄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吾
聞其語而吾見其人矣昔梁孝王授蘭光園至今
仍為千載盛事漢書云登高能賦可為大夫以予
不敏所當避席而不敢前者故如其田連汗粟
陌比比而是如其義往古未令塵歷一二敬掬
管而揮毫敢違避而避席豈謂雕蟲壯夫不為乃
賦義田情見乎詞詞曰

繫宇宙之溥沔植郡營于不齊素封狼籍貧窶
朽或口厭梁肉或樂歲啼饑或身服統教或煥暖

蔬衣簪賸不給兒女夜啼巷庭前之玉樹俱同氣
而連枝乃頽忘乎根本竟棄且而然其若乃瘵憊
不恤襍早不顰手倫自富榮蕪自貧彼瑜炊而玉
饌兮萬錢日食此朽腹而待哺兮蠶釜生塵彼履
絳而曳縞兮千兩歲積此麻萊而鵝結兮寒谷無
春嗟感棄之相倚兮誰能保乎榮瘁迺義利之不
辨兮何殊乎越秦若乃東南佳麗虎踞龍盤勢
峻峽壇竿乎新安眼江門之毓秀迺世德之淵源
自先世之翼翼迄慶澤之綿綿孝友是敦仁義作

法無論無驕隱惡揚善又因未行食貧未展臂伏
十鈞金加百銖千鈞必強百銖始成實流芳而確
擊更首葬于中丞伊仲氏之梓美鍾河東之薛鳳
迨李氏之英妙標海內之龍荀爾乃慕妾子之高
風豔范公之逸軌素志不違者十年中心藏之而
未已及對公車擗為柱史白蘭樹聲卓囊振起紀
頽叩乎九閭直氣灌乎三閭雖國爾而忘家身樂
施而好義計天府之大春所入不償乎所需寧蕪
焉而敏車品妾敢隱君之賜于是仲承厥志不忘

其初萬田之義慕張之居欲推食而食強忍彈鉄
而飲魚值年歲之大歉實斗米而千錢痛待哺之
救救當日食而萬緡流離賴之而舉火焚黨因是
以安全于是扶老挈幼日踵于門治費游釜不懈
朝昏氣無歸之寒婦積未絕之餘魂光竊嘆于仰
屋莫恸哭于孤村遂使野菜薪茶終不致于膏屋
以故靡家靡室或可保于猶存爾乃捐資置田垂
桑于梓以助婚嫁以濟死亡無豐無歉歲以為常
仁風萬萬義氣琅琅高雲天而可待壘日月而增



光山嶽華舉龜龜我我而並峙江河浩汗洋洋洗而流長于是鄰白之沃衣食之源提九井之鹽場錯百畝之綺分溝塍即闢而臚列原隰基布而龍鱗決渠沛然而降而荷揮油然而成雲麥穗漸漸兮垂隸菓麻蔚蔚兮成蔭人人享其樂處處慰其豐登考先則祭祀以時蒸嘗不廢孟春孟秋以時而至酌酒燕老少長成集婚嫁則雉媒有梅迨其吉兮男及其冠女及其笄有室有家無怨無累襟風觀俗方將

上聞彼仲曰吁我居今世載藉輿墳寧處其質安用其文寧韜光而欲遠敢希世而終緘宜彭篋之同永迥鼎湖之乘雲慨拜降之相襲芳萎哲人而長逝懿瑤華之無徵芳恨朝霞之難挹悵曜靈之西頽兮惜望舒之不繫日月忽其不淹兮世間人而為世悲美人之遲暮兮緝芷蘭以為芳乃芻草之棲塵兮竟落月其空梁信松茂而栢悅兮此斤斧之為殃嗟芝焚而蕙嘆兮虛翠屏之_此蕙范留最聲之流播于天地兮似瀟瀟澆澌之注汰餘仁風

之水堅于金石兮若崩若陷之龍庭惟是中丞
友愛督撫中痛鵠鴛之不返瀟湘柱鶴以城封
曰我處其達仲處其窮家食既敢義而睦該官居
益布德而親風于是開府建牙礮祭戰戟玉鉉金
符臨組纓綺招呼八蠻鞭撻九夷凡牂牁越雋之
地荆北蜀東之巨塚飛鴻勳合生載載之衆俱仰
沫于仁義雕題卉服陸海水天之地成廣被于德
滋置四阡陌儒流中士既以需足年饑預備養生
送死靡不周迴惠藥開局則有木蘭校柱杞楹椅

桐樓榭楔縱椽楠之隆棟瀟河潛水則有湛滌涉
清濯沂滌滌淨滴漉池神澗之漫逸登蒼生納之
壽域躋海宇措之靡熙惟是官視其家仁及其里
激澤汪思創病胥起體父祖之素志憶慈訓于庭
幃敬薦藟之厚念因棠棣之終遺按租五百餘石
藉田一百六十有奇志竭其入以散之于宗族使
得終免于困苦流離緬想如天之堯仁惟親睦乎
九族騰思好生之周德猗萬厚乎本支視身外之
田園為長物最貴望陰德于報施蓋畫棟連雲者

不過容膝棄屋洒雨者不過需米飽鼠之飲河不
過滿腹鷓鴣之棲林不過一枝此外皆浮漚而泡
影抑亦薄霰而烟霏苟于物而有濟何愛殘膚而
不為幸乎氏之可托天朝夕而提攜捐此負部之
常穩俾子孫世世共如茲嗟夫竟田多水患湯田
或早時賃殖豈足富田園有盡期揀方寸為耕地
種乎仁義復奚擬解曰豐年穰穰多黍稌兮播人
成功社鼓樂兮鎡不餘苟緩風習兮粟不盈庾飽
德飲兮家家給兮人自足元方難兮季方績豈弟

君子兮受天百祿酌彼肥醲兮華封三祝

賜進士第貴州布政使司左叅議前給事中翰林院

庶吉士梅國樞撰



祠田行

中丞昔日力回天
凜凜風裁動八垓
白蒿奮身爭
執政那知風雨敵
廬前

中丞今建黠中
蕩曠日晴空
何潮激窮
蔭蔭屋
詎鄉鄰胡能
故里夢
執子丈夫自
是天資者
盛事相成自鄉社

封公始基仲也
力忍以奉餘
委草野
萬山迢遞
是新
安象水重
縈碎月灘
金谷有人
俱自擅
富春無
恙可盤桓
豪華手
方寧旨
數獨
蘭長
挽問
誰補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試取疴瘵照同胞之鏡號嘆阿誰主誰無緩急
與饑寒分消壺餐便自完因憶舍旁不長者

封公曾為發長嘆趨庭螢已聞芳躅開府兼能寄康
錢九族于時皆仰給園中晨釜半舍煙祠宇歸
然椒斂州義田垂積世相調終見太和凝義域
良圖便自足千秋誼行舊救范希文高名萬古
楊芳芬疇謂古今不相及古也范相今

江君

明賜彰彰未敢私主人猶自食貧時諾

父微時能不與生

君宜恩貴相欺即看點蜀棠麻影水邊綠樹燕堯池
石洞渝江氛盡淨田疇與頌欲為祠台衡公望
屬

公身

公視蒼生一體親霖雨即今思共濟千門迎得四
時春

四川布政司左叅議郭士吉撰



瑞陽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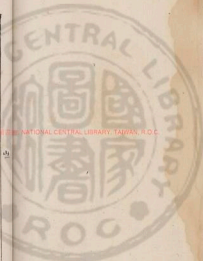
古人有言士不得志則山林得則朝市夫非應世之
迹而大易成德為行周書孝友為政其涉世之意乎
不佞昔與耽瑞子登北山其上蓋有瑞陽河云耽瑞
子昂自為記寄余纒纒千言不藻而華不雕而纒何
嘗瑞宮貝宇心竊疑之謂何物窮文忽然暴富非發
地幣則過大還了一恠也余夜不成寐神遊夢想便
欲飛身縮地及再過山河僅見茅屋兩間不蔽風雨
余喑然掩口輟然獨笑甚哉吾子之羔為寢言也耽



瑞子曰不然嘗端觀世為純類登氣幻形唯自性一
真累叔不可磨滅始吾進而倘或則觸事認真今退
而適意則隨境認假真邪假邪高有商無假邪真邪
孰非孰是吾子識之余瞿然大悟喟然太息曰吾見
子之心無方寸之地虛無夫耽瑞子唯虛已遊世則
萬物皆備萬境皆通引而伸之殺粟與青梁異而飽
同布韋與文繡異而同齏類而長之則不火而熱
不冰而寒不怒而威不慈而憐皆是物也自非玄覽
超景之汎未易辨此故智士仁人樂乎山水非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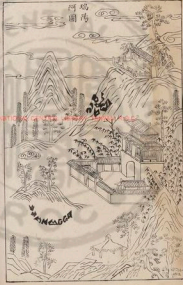
足樂也濠梁觀魚魚樂無非魚樂也故維門之泣素
糸之悲應若响答而先有感應者存是可忘言而冥
公矣嗟乎以迹觀耽瑞子窮矣無是以意而觀則謂
之無窮無無也其誰曰不然故山林與朝市不異事
父與事君不殊丘立之子扶百官之富唐虞之際等
太空之虛耽瑞子已自記之余又何言吾姑以証子
之故窮故無

萬曆士辰暮春之初友人汪應錢書于瑞陽之阿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瑞金山瑞陽河記

始余

山陵議格尋出知晉寧中道疾作不能前因乞骸骨
歸自是烟霞之癖益痼居有頃不事老母終堂病
妻捐館氣氣弔影息已三年於是日涉壙莽之區
遂得曩先侍御若二母若止婦寔寥寥事并期功之
在淺土者亦卜歸藏十餘履惟是

聖明放逐之恩烏烏之私情少憫矣列禦寇有言人
不昏宦情欲失半有味哉其言之矣雖然身處江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0Color Black

湖之上心懸魏闕之下者不忘君也身伏占次之下願依丘墓之旁者不忘親也往者不忍負吾

君心事遠矣若余親視不孝室督也者即不能身辱塚壙尚可掃除墓道於歲時伏臘羞一滴於九上則思得近墓之所居之無勞修治也而可以朝夕望飛雲遶營州卷為終老計斯其無所解於心乎蓋余先自倅歙州公卜築橙陽之里世家練水之濱開門見山蒼崖然踔絕扶輿磅礴為北鎮山曰飛布飛布一名玉尊昔世亂有葛君顯者率人民

保依山苦固以葛君之官名之一名瑞金欽故有七金山曰紫金曰大金曰靈金瑞金其一也世傳甘露如來轉身修行處金今其上蓋有甘露洞云瑞金發源黃山達開仙仗蜿蜒百里而來高者入青冥低者栽培樓榭而復續者如削如綫走而忽飛者如鳳如麟漸近十五里曰厚山一曰武山其高亞飛布巨半之志謂飛布去郭二十里而近而四封之內更無如此山雄鎮者昔賢往往留識謂山中有葆異閭靈處得之者將產名世大儒尚有

成仙作佛於是凡心世眼脈然動盪然覺人人自
為得鹿家家私詫探珠吁亦愚矣余謂自有此山
以來其高可以望雲物察稜祥其下可以潄泉水
濯嘉穀其峻峻峭可望而不可攀者石也其磊
磊落落可坐而不可轉者亦石也其潤細如粉膩
可以樹菜種藥移花蔕竹者土也其為玄為黃為
赭為大赤為青皆可斂手足形懸棺而窆者亦土
也何必索之不可知之地窮之不可必之天哉自
瑞金絕頂而上四望無際群峰環向屹與天連山

頭突起如鳥卵貫右則如蒼橫臥惜無嘉樹第豐
艸蒙茸而已凸平衍處猶堪著一小亭為蔭顛者
少憩避日恐不免為箕伯攝拔故卒無亭者背巖
直下深約百餘丈俯而矚令人股栗神聳西迄百
武餘是為甘露洞洞深窈窕冥區測底止洞口僅
一人地而入東折而下大許窳若斗室乃可容數
人以下屈曲轉深不可駐足冬月白氣噴騰滿霧
自洞中蒸出著壁如雨珠欲滴夏月涼風吞吐與
靈氣相呼應或曰別有地竅相通理或然與洞口

近為左司馬伯玉指金甃石梁跡之洞上即塑如
未像示有因也而較夫農養賢就於外構三楹如
佛廬然可供遊客啜飲題曰江南第一洞天蓋司
徒所營生壙近在瑞金之麓北向叔練水之源人
固有見也洞之西首多崔嵬惟石為懸空為倒插
為合壁為綴巖色碧而黝古不可言其巖巖絕壑
巖巖險澗下臨深谷自非伯魯督人等敢足抵外
二分循西崖而下稍東折行三百步劃然夷壙方
十數畝故有瑞金菴東向此廢成虛近有老僧號

鐵牛者主之比丘聽法談經來者亡慮千百藉十
方菴粟刀布重新梵宇于故址之前為南向余頗
其扁曰古瑞金菴菴地形如欹釜短松脩竹鬱鬱
蒼蒼鐵牛示寂二沙彌守之居然一精舍也於是
士庶之遊者禱者日益衆頃有道侶 山人依絕
頂巉岩處菴室燒丹余題贈曰寂上居且酌他日
刀圭成幸無忘一七由山門三折而下盤行第鬱
狀如拖練其曰壘布有以也由南突起岡壘如威
鳳欲舉曰右弼宮俗呼牛鼻絕不類誤矣崑為瑞

金中出陽厓壁立橫黛峭倩厓半長松一株亭亭
挺秀風時作老龍吟可聽環山前後左右松數萬
本然無踰此松狀美而頽崑下土潤可拘其峽方
廣盈畝取臥橫三丈石高尺許延袤四旁立石於
後命曰瑞陽臺臺中平土芳艸雜雜第為帳具方
廣僅取廢臺以供酒友不更設几席班荆而坐匪
直情襟開襟亦覺沙界空虛南行數十步有奇石
杳塞如熊如羆如龜如虎如怒蛟如蟾各獻異形
不可名狀其方平者可偃仰而臥可奕可琴可飲

數人東有牛山招眺如許自東望遠大部嵯峨霄
漢其名山若從巖若站竇若紫芝萬羅以南曰土
屏曰飛來曰問政蕙翠岩光與西來諸山連嶺疊
嶂西越飛岑形類石鼓自西望遠白嶽隱約雲端
其名山若靈壇若黃羅若天馬石均以南曰龍王
曰玉魁曰紫陽峭崿崢嶸與東來諸山駢羅競秀
其左方旋繞曰登水右方旋繞曰練水兩溪出瑞
金兩腋交匯於南無觸濤飛沫勢成圓整又源出
膀胱為富賢水出香溪為豐樂水自西而南與登

水會又西環為浙水經率溪會於歙浦入新安江
中流狼石瀉青深潭澄碧抱之涇無涓濁百里懸
灘數帆輕擢其煙波景也吾鄉稱山峭水清大都
山巖水詘吾臺獨臨五溪之會若淫雨如注長波
漫溢浮天無涯尋常水落波靜紫陽間政之麓連
漪紫抱吾臺更覺增媚臺後青碧千尋余勒之石
曰萬嶂雲之五溪襟帶新安第一山水陟斯臺也
如大將登壇稱驢列羽隊萬壘環設蘭綺此則
瑞金山之一大奇觀也南行數百步稍折而東頓

起阿阜此余所闢為終老處山多奇石可標瓊基
垣橫澗三丈有奇縱橫一丈連成三洞中洞稍廣
善丹青者欲於壁間虛白處用水墨作群木羅戶
衆山當窓圖以叔陽河之緣更欲寫萬內名山大
川洞天福地今尚未遑兩洞相對為壺門以通中
洞各開南北圓竅長夏納涼風冬可闔以凝溫燠
題曰瑞陽洞洞上為樓八窓虛敞無墨無礙類無
梁宇命曰瑞陽樓樓上以石代瓦雨海濤響迴風
欲翔短垣四面如欄趺坐可吞日月之光吸衆廊



之燕棲負山淑不若臺披紫岡樓中諸勝樂與臺
同徒倚流觀會心在遠連臺飛煤烟火萬家暮布
於西高聊七星夾輔百雉與吾家樓里如彈丸黑
子高峰遠岫蒼顏秀色森羅几席平沙漫流風檣
烟艇出沒鳥履聞此則石樓之一大奇觀也樓宜
風聽激曲世響未石室娟娟調調吹萬不同憑樓
擘聽絳音律鳴兩乎比竹宜月關夜肅清皎皎雲
厓戶入方暉室疑水鏡山川遠映列宿低垂坐梳
胡床莞然獨嘯不啻琅嶧漾欽河宜雨山色空濛

溪聲乍湧平波漚沱點點可摧中夏淋漓景日瀑
衆赴壑如決滯河此時靈蛟恠蜃澎湃而出余居
上乘不使人有懷襄之虞宜著洞門爲觀層阿疑
寒赤日天行午亦不識予停羽扇寄傲南眺好風
時至亦復羲皇上人宜霧霓光埋沒坐失氛霾非
烟非雨閨漢四合凡在平地者咫尺不辨須眉乃
余山透露覺舉世溷沌而我獨清且雪葛葛浮浮
長密積素松駕玉龍竹樓瑤閣時無風觸響有月
通輝余方夢濯冰壺臥驚素卧凡此得高之力居

多故皆各有所宜如瑞金巖高則高矣觀風雨雪
不能著履扶節即最上居甘露山房如蘭若雖可
坐賞而皆有壅蔽不堪攝景入景頭故猶有宜有
不宜耳洞前因山之勢稍降一等為兩夾室以居
園丁中為池方廣二丈深六尺種紅白蓮花廡然
哉有華峰十丈之意夾室而下又降一等掘一池
池視上池加一倍以蓄水換臨池為亭亭長而狹
以觀遊魚從容廡幾哉有瀑瀆間想也四面垣墻
輯以枳棘山花野卉點綴繡綉紛中植倚莖數千幹

或以銀杏朱櫻紅棣安石榴大宛葡萄粗梨盧橘
黃橙之類下池沿岸芙蓉蓮芡荻葦叢出水西宛
然小天湖也南行二伯武又紀同樂故開兩神塢
曰高塘左山如鷄冠右山如屏橫出一如帶群山
前列如兒孫形象恒謂朕未停也從亂石中掘得
藏土土具五色余撫心嘆曰吾嘗執此以事

君今得此以事親可矣遂營二塢樹六尺碑書先君
封御史先母封太孺人墓此中遠山遠水三面交
環向之形勝又無煩登樓可一覽而盡余之懋懋

而不忍去者其在斯乎墓旁之西有巨石方廣丈餘下有泉甘冽可釀可烹酌其石曰瑞泉旁之東山腰托出如懸磴結草亭於上命曰且止東面隱隱兩徑皆馬道紆迴余始除之人可苟與而登陽阿從中涉者捷而阻也由墓而南數伯武則為吳處士墓閨其費數千緡山分兩翼其右湫又出層密可二里則為故尚書潘公墓遺翁仲淒涼石馬萬蔓今觀者記孟嘗之悲又西折從田行一里則今踏大學士許公墓道垣石周遭儀容煥采雖兩公墓有新故然皆在余樓日中獨許光君墓費何敢望二大夫萬一節準之吳處士當在馬首之拳毛通許余山不盈二十畝水田六七畝計買山築室之資不盈二伯緡余力已訖而余得此不啻鸞鳩之決榆枋餘魚之縱大壑喜可知矣陽河之東除五畝種茗可充酪奴山之磽确尚可任樵蘇其肥衍處種桃千本茅芋栗千木大都其葉可玩其實可餐其同蓮接壤之界植桐無算春暮始華芬芳之氣在有無中柞其骨焚其骨杆其煙又可裨

大用山中處峻如平即雲如巖在杲有雄出谷有
鶯鳴山靜萬綠俱息或與玄禪居士托鉢沙磧
或與山樵野老量晴較雨深話素麻客有戲余曰
深矣不紀如蒼生何余曰余性不和物蹈湯火者
數矣得坐清涼界一水一石臣之樂也

主之思也使舟辱沒途如北山之雲何吾居之中有
爐香茶灶掃塵筆床有列仙高士傳黃庭經傳燈
錄靈駝篇有蒲團數具歎一如憲一焦桐一主人
不能榮那識趣再山澤之利足饒供客客至不迎

客往不送鉅釘山殺鐸饌野具饌而食湯而飲不
分賓主不作僮僕不談時事顧相忘於各適之適
唐子西趙文敏之言得之余以為然因念昔賢隨
地逍遙不著無有相故得也奚以喜不得也奚以
悲搃之晝夜一時也寒暑一氣也進退一機也連
人有冥會無成心若烟川盤谷洛下愚溪則皆擅
有丘壑可以適生不致累生奚至辱生若叔教之
寢丘獨得棄取長街李倫之金谷一轉矐等朝華
久暫如彼列一道也他如李文鏡之虛平泉則似



達而反痴余深惜其不廣而世之名固往往以人
力犯天工逸使假處逼真真處疑假奈何以有盡
之年為無窮之役徒耗精神以供耳目悖矣夫一
切有為如泡影山河大地皆幻法湖心內照者不
會外境佳麗亦以吾軀殼尚不能久有况區區會
魚花木色聲玩好而欲望子孫世守哉然則余之
自賞丘園亦惟是先人之墓在將焉適且因天地
自然之巧益夫虛自然之利順其僕來聽其適往
故所營丘壑樓臺不過隨地布形御土壘石斷雕

為標力少功多有托於山水之真無假於花卉之
異足境有盡而目境無盡山園為主我園為賓我
可主人亦可主人可賓我亦可賓視世之名園雕
鏤藻繪繪局為已有者則檻柳瓶花曬鷄井鮒而
已余雖然亦著有無相楚園為夫齊亦未得也語
曰形生識識生染染生相今欲頓去之不能則有
漸減之法少族此法入手將掃空巢窠獨倒須彌
將心於淡合氣於澹樓神沉照之鄉且視此山為
贅懸疣矣又奚煩余記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萬曆辛卯龍瑞山人江東之著





RESERVED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

